

說部叢書

第二十六集
第十編

歷史小說

清宮二年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 本 小 說

偵探小說	偵探小說	歷史小說	言情小說	言情小說	言情小說	社會小說	言情小說	言情小說	言情小說
三人影	華生包探案	希臘興亡記	鴛盟離合記	天際落花	情俠	賊史	血泊鴛鴦	盜窟奇緣	雙喬記
一册一角半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二册二角	一册一角半	一册一角	二册四角	一册一角	二册二角	一册一角

言情小說	言情小說	哀情小說	偵探小說	筆記小說	筆記小說	短篇小說	政事小說	理想小說	科學小說	神怪小說
碎琴樓	空谷佳人	不如歸	金絲髮	技擊餘聞	車中語	時諧	外交祕事	飛將軍	新飛艇	荒唐言
二册三角半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半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二册三角	一册一角	二册三角	二册二角	一册一角

教 育 小 說

天 笑 生 編

二 角 五 分

埋 石 棄 石 記

是 書 專 描 摹 小 學 教 師 之 模 範 以 貢 獻 於 青 年 界 凡 學 校 諸 君 洵 宜 亟 為 購 閱 以 端 本 身 作 則 之 法 也

偵 探 小 說

小 本

一 角

七 醫 士 案

是 編 述 七 醫 士 沈 迷 科 學 專 以 解 剖 生 人 為 實 行 試 驗 之 計 不 顧 人 道 莫 此 為 甚 迨 奸 情 破 綻 皆 就 刑 焉 世 之 滅 絕 人 道 者 可 以 鑒 矣

壬 四 〇 七 號

中 華 民 國 三 年 二 月 九 日 印 刷
中 華 民 國 三 年 二 月 廿 七 日 初 版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四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再 版 發 行

(清 宮 二 年 記 一 冊)

(每 冊 定 價 大 洋 伍 角)

著 原 著 者 德 菱 女 士
作 譯 述 者 東 方 雜 誌 社
發 行 人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棧
印 刷 人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昌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昌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棧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此 書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龍 江 吉 林 長 春
西 安 太 原 濟 南 開 封 成 都 重 慶 漢 口
長 沙 安 慶 蕪 湖 南 昌 南 京 杭 州 蘭 州
福 州 潮 州 廣 州 桂 林 雲 南 澳 門 香 港

廿 七 九 申 (七)

六 九 四 七

小 說 本 小

倫理
小說
美
洲
童
子
萬里尋親記
一册一角

冒險
小說
金銀島
一册一角

偵探
小說
白巾人
二册二角

偵探
小說
車中毒針
一册一角

偵探
小說
七醫士案
一册一角

偵探
小說
寶石城
一册一角

偵探
小說
雙指印
一册一角

偵探
小說
指環黨
一册一角

偵探
小說
毒藥罇
一册一角

警世
小說
一束綠
一册一角

義俠
小說
雙鴛侶
一册一角

社會
小說
老殘游記
二册三角

社會
小說
白頭少年
一册一角

社會
小說
蘆花餘孽
一册一角

言情
小說
媒孽奇談
一册一角

滑稽
小說
旅行述異
二册三角

滑稽
小說
化身奇談
一册一角

偵探
小說
桑伯勒包探案
一册一角

偵探
小說
多那文包探案
一册一角

偵探
小說
圓室案
一册一角

序

前數年西人勃蘭德及白克好司二氏 Messrs. Bland and Backhouse 曾著一書。名曰慈禧太后之中國。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名傳一時。後讀辜鴻銘君著論。極稱裕庚之女德菱（譯音）所著『宮中二年記』之善。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By Princess Der Ling. 因購讀之。其中所載。一得之身歷目睹之餘。日常瑣碎。纖悉必錄。宮闈情景。歷歷如繪。不獨閱之極饒趣味。而隱微之中。亦可以覘廢興之故焉。至於一支一節。足備掌故之資者。更復不鮮。間嘗竊嘆昔在帝制之世。宮府隔絕。吾民之視皇宮。若瑤池瓊島之可望而不可即。雖或傳聞一二。亦恟恍而莫得其真。今得是書。一旦盡披露於前。不亦

快歟。爰每日口譯千餘字。歷二月而成書。不用文言。恐失其真也。余既譯是書已。復將譯勃氏之著。以質於世。與之相印發焉。 陳貽先識

跋

余與貽先譯清宮二年記其先本用文言以不能傳其真且味同嚼蠟遂改用俗語北京內外城語言本不相同內城貴族婦女說話清脆甜俊雖以太史公之文筆亦不能達惟曹雪芹庶幾可耳再者宮中稱謂各有等差而原書亦但就英文所有者代之不無錯誤容異日訪諸識者改正之此書所述皆宮中

尋常瑣碎之事極饒趣味雖譯筆甚拙尙可
以掩蓋焉商務印書館重印單行之本爲書
數語寄之冷汰識於宣南之洗心閣

清宮二年記

第一章

余父任巴黎欽使。四年期滿。挈眷歸國。從者參贊大臣海陸軍人員隨員通譯並諸人之家屬僕人等。共五十五人。由巴黎動身。乘安南船。於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二號到上海。船抵岸時。大雨滂沱。行李頗多。照料甚難。諸人皆無可恃者。諸惟余母親一人是賴。余母乃最有經驗幹練之人也。船抵法界黃浦灘。上海道上海縣以及諸官員人等。皆公服迎接。上海道謂余父。已豫備天后宮爲駐節之所。余父辭之云。在香港已電密采里飯店。留房數間。招呼一切矣。蓋余父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出使日本時。曾住天后宮一次。知彼處情形。故不願再住。天后宮房屋本不甚壞。因年久未修。遂破陋不堪。中國風俗。凡大官經過某地。其地方官必爲辦差。事事供給。而余父每婉言卻之。余等到密采里飯店。知北京已來兩電。催余父速去。但此時天津尙

未開凍。船不能行。由秦皇島雖亦可行。而迂曲頗苦。余父既老且病。不能離醫生一步。故覆電俟北河開凍。當搭第一次輪船北上。余等於二月二十二號。由上海起程。於二十六號到天津。津海關道。及他官員。亦在岸邊迎接。一如到上海時。中國禮制。凡大官出使歸國。須先請聖安。此時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派一差官來。云已預備。余父乃著禮服。朝珠花翎珊瑚頂。往萬壽宮行禮。萬壽宮已有官員等候。中間設一案。立太后皇帝牌位。上書萬歲萬歲萬歲。總督袁世凱及他官員先到。袁世凱立於案左。其他官員分兩行侍立。余父到時。跪於案前。說阿哈請聖安。說畢。起立。問聖躬安康。袁世凱答云皆好。此禮遂畢。余等在天津耽擱三日。於二十九號到京。余父病益加甚。請假調理四月。蒙旨允許。余家所建之屋。已於一千九百年拳匪之亂焚燬無餘。約計損失十萬餘金。此屋乃某公爵舊邸。余父購得。重加修葺。遂變爲極佳之西式住屋。雖形勢不能改易。而陳設煥然一新。惟僅住四月之久。遂赴巴黎使任。殊可惜也。此屋有小房十六間。正樓屋一重。共一百七十五間。有極大之院。約英畝十

畝。華畝六畝。由此屋到彼屋。皆循廊而行。有中國式花園。有池。有橋。池中有荷。有魚。沿池有垂柳。有極繁茂之花。有幽徑。余等動身往法國時。爲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六月。滿園之花盛開。來觀者莫不贊美。此屋既燬。余等在天津。不知到京後。住在何處。余父電京中友人代覓一屋。亦甚可住。爲李鴻章與列國簽辛丑條約之所。其後李鴻章卽捐館於此。中國人迷信鬼神。僉以爲不祥。莫肯移住。李故後。第一家搬入。卽余家也。余家住此。甚順利。毫無意外之事。然前屋之損失。遂永遠不能恢復。因余父爲官。不能經營產業。中國風俗。凡入仕途。卽當以國事爲念。不可顧及一家一身。凡私家之損失。惟有默默而已。一千九百零三年三月初間。慶王與振貝子來拜。云太后欲召見余母及余姊妹。明晨六鐘。須往頤和園聽候召見。余母云。我等出洋多年。穿慣西服。無合式滿服可穿。慶王云。已將此情奏明太后。太后有旨。不必定穿旗服。甚願汝等著西衣入見。可以考究西俗也。余姊妹二人。心中躊躇。著何種衣服最好。余妹選一淺藍剪絨衣。以彼最喜此色也。余母常使余姊妹二人。著同色之衣。自幼

以至於今皆然。余此時選一紅色剪絨衣。以爲可以悅太后之意也。商量許久。乃定。余配以紅色美麗之帽。飾以翠羽。鞋襪亦選同色者。余母著一極美之海綠色長衣。鑲以淡紫色之邊。戴深紫色大冠。插以雪白之羽毛。由余家到頤和園。約三十六華里。坐轎而行。夜間三鐘。卽收拾一切。預備明晨六鐘抵宮。余等初聞慶王之言。頗爲喫驚。繼思余以前之光陰。多消磨於外洋。已見所未見。此時可以瞻仰宮中景象。亦一最好機會。頗遂余之初願也。惟余父未將余姊妹二人之名。報告於內務府。故太后至今始知余父有子女也。余父云。不報告內務府之故。因欲余姊妹讀書求學。若太后知之。則不能如願矣。凡旗人生女。至十四歲。皆有挑選妃嬪之望。西太后卽咸豐帝選中之妃也。而余父之意。則與他人不同。夜間三鐘。坐四人轎。有轎夫兩班更換。三乘轎共二十四人。轎前有領班轎夫一人。前有頂馬一人。後跟馬二人。尙有轎班騾車一輛。余等上下共四十五人。馬九匹。車三輛。余坐轎中。黑暗無所見。但聞轎夫喝道聲。馬蹄得得聲。此路甚遠。故到宮後。頗覺疲憊。

第二章

余等到城門時。已行一半之路。城門洞開。余甚異之。因各門每晚七鐘即閉。非大事不啓也。問城守。乃知上官吩咐。伺候余等出城者。官員分兩行侍立。轎行過。皆一齊行禮。出城。天仍未明。余因思已往之事。而今日尤爲奇特。不知太后爲人何如。見余等亦不知愛憎何如。聞有留余等在宮中之意。余思果然。則當設法勸太后回心轉意。使中國變法自強。余思至此。頗爲愉快。當盡余之心力而爲之。余發此願心時。遠見一縷紅光。現於天際。逆料天氣今日必佳。無何。天大明。可辨物。漸入佳境。見紅牆圍繞。隨山升降。即頤和園外牆也。遠望殿閣之頂。皆黃綠色亮瓦。曉日照之。絢爛瑰瑋。復經寺塔數處。到海澱。聞人云。相離已不甚遠。不過四里耳。余聞之甚喜。因余想恐永不能到也。海澱地方甚好。皆有樓之磚屋。外觀潔淨。羣兒出觀。內有一兒呼云。這些太太。到園子裏去。將來都是要做皇后的。其言殊可笑。過海澱。行不久。見一美麗之牌樓。雕刻工細。離園門百碼。頤和園有三門。中間大門。非太后出入不啓。余等

之轎。停左門之外。門外廣約五百碼。有兵房二。爲禁衛軍駐紮之所。余轎到時。有一班人呼曰。已經到了。余等落轎。有四等太監二人。五品翎頂。帶領小太監十人。持黃絲簾。置於轎上。此乃太后所賜也。約長十尺。高二十尺。二太監持之。乃石黃色幃幙。此四等太監二人。極恭敬。立於門側。請余等進去。進門。見一廣院。鋪以白石。約方三百步。有極多之小花台。有古松。上掛鳥籠甚多。當面又有三門。乃紅色之磚牆。左右一排矮屋。各二十間。卽軍機各大臣預備召見之處。院中著禮服者甚衆。太監導余等至矮屋中間一室。約方二十步。陳黑色之棹椅。紅色鋪墊。牕上掛以絲簾。候五分鐘時。來一服飾美麗之太監。說太后有諭。命請裕太太等到東邊宮內等候。說畢。導余等之太監跪下。答曰。是。凡太后有旨。皆跪下。如親見太后也。余等隨太監入左門。後有一院。仁壽殿在其北。旁屋皆寬廣。太監導余等入東邊室內。陳設烏木極細雕花棹椅。鋪墊係寶藍光緞。四壁亦然。室內掛鐘甚多。余數之。共十四座。樣式無一同者。不久。二宮眷來云。太后正在裝飾。汝等在此稍候一刻。所云一刻。實二鐘半時也。

余等亦不性急。時時有太監來送牛奶。及各種食品。約二十餘種。皆太后所賜。又賜余等每人一金戒指。鑲以大圓眞珠。不久李蓮英至。著禮服。二品紅頂孔雀翎。太監中戴孔雀翎者。僅李蓮英一人也。人雖老醜。而排場甚好。告訴余等。太后一刻就召見。又賜玉戒指各一。余等受之驚喜。以爲尙未入見。而賜如許珍物。則太后之慈愛可知也。李蓮英去後。有二宮眷來。乃慶王之女。問太監云。他們會說中國話嗎。余聞之暗笑。余先開口答云。我們雖會說外國話。本國話也會說。二人聞之驚異。說。好怪。他們說話跟我們一樣。不料宮中有此不知世情之人。然亦難怪。彼等皆未求學問知識也。彼等忽云。太后候余等入見。余等隨之而行。經過三院。至一大殿。雄闊壯麗。廊簷掛牛角燈。上罩紅絲。下垂紅縑。綴以美玉。有稍小之屋二間。連於正殿。椽楣皆雕刻極工。紅燈懸正室門前。見一婦人。服飾與慶王之女相同。惟頭上多一鳳。與余等拉手。態度極佳。雖歐洲最上等之樣式。亦不能過。後問知卽皇后也。皇后說太后叫我接你們。皇后貌雖不甚美。行動溫雅中禮。神態甜靜。令人生愛。忽聞殿內大

聲呼云。告訴他們就進來。余等入內見太后。時太后著美麗之黃緞衣。繡粉紅大牡丹花。珠寶滿頭。左邊垂一珠絡。中間粉紅牡丹。全爲寶石配成。項下著一披肩。形似魚網。爲三千五百顆眞珠編成。粒粒大如黃鳥之卵。旣圓且光。復有美玉纓絡。手上有一副珠鐲。一副玉鐲。右手第三指五指。單金護指。約長三寸。左手兩指。單玉護指。亦長三寸。復戴寶石戒指數個。鞋上亦有珠絡。鑲以各色寶石。太后見余等至。卽起立。與余等拉手。面帶可愛之笑容。甚異余等知宮禮也。謂余母曰。裕太太。我稀罕。你怎麼撫養你的女兒成人。他們雖出洋多年。說話跟我們一樣。怎麼能穀這樣。余母答云。他的父親。管教甚嚴。先教他們念中國書。太后復說。我甚喜他的父親。教訓他們好。待他們這樣用心。說畢。攜余手細看。親余之兩頰。笑謂余母曰。我喜歡你的姑娘。要他在我跟前。余等聞之甚喜。卽謝太后之慈愛。太后問巴黎衣飾甚詳。說喜歡你們常穿西服。我在宮裏。總難看見的。太后最喜路易十五式之高後跟鞋樣。余等與太后說話時。見一人遠立。太后云。我引你們見皇帝。你們喊他萬歲爺。喊我老祖

宗。皇帝與余等拉手。面極羞澀。身長約五尺六七寸。面容瘦削。大口白齒。高準黑睛。光而有神。容貌清剛。余見皇帝。若有憂者。此時雖含笑容。然余知其心也。此時李蓮英跪於石上。說轎已備好。太后命余等同至朝堂。步行約二分鐘。太后召見軍機大臣各部尙書之處也。太后之敵轎。太監八人抬之。皆穿禮服。李蓮英扶轎行其左。尙有一二等太監扶轎行其右。轎前有五品太監四人。轎後有六品太監十二人。各人手中持衣鞋手巾梳子刷子香粉各式鏡子香鑪銀硃筆墨黃紙旱煙水煙等物。最後一人持黃緞椅子。尙有阿媽二人。宮女四人。亦各持物件。此一羣之人。余見之甚覺有趣。皇帝行於轎右。皇后行於轎左。其餘宮眷亦行於轎左。朝堂約長二百尺。寬一百五十尺。偏左置一長案。鋪黃色緞。太后下轎後。卽入殿中。登寶座。皇帝坐於左邊之一座上。各大臣皆跪於桌前。面向太后。殿後若暖閣者。約二十尺長。十八尺寬。周以雕刻之欄。約高二尺。有二門。可容一人出入。登階六級。卽至此處。後面有小屏風。太后寶座之後。有雕刻最美之屏風。長二十尺。高十尺。爲余生平所僅見也。暖閣

雕刻鳳穿牡丹花樣。全殿木料。皆似烏木。寶座兩旁。有髮二柄。乃孔雀毛所製。殿內一切鋪飾。皆黃剪絨爲之。太后登位後。命余等同皇后及宮眷俟於屏後。余等立處。能聞太后與大臣說話之聲。

第二章

此日爲余永不能忘者。以余在宮眷內。爲一奇異之人。彼等見余自外國歸。受外國教育。知外國之風俗。而余遂爲諸人問話之的。余乃知諸人。亦與他國婦人相同。皆好奇愛說閒話也。慶王之第四女四格格。爲一年輕寡婦。像貌甚美。謂余曰。你是在外國生長受教的嗎。我聽見人說。凡有到外國。喝過外國水的。不久就把中國忘了。你的外國話。是學會的。是喝水後就會的。余答曰。我在巴黎。會着你的哥哥載振。到英國賀英王愛德華第七加冕。那時我父親也接有請帖。本要同去。因雲南交涉事。沒有去成。四格格說英國有皇帝嗎。我心裏以爲我們太后。是世界上的女主。四格格之姊。爲皇后弟妻。極慧靜。旁立而笑。其後問答許久。皇后最後言曰。你怎麼這樣

糊塗。我知道一國有一主。有些國是共和國呢。美國就是共和國。與我國極親睦。但現在到美國去的。都是平民。他們國裏。以爲我國人都像那樣。我想不好。教我們滿洲貴族也到美國一游。他們纔曉得上等人是不同的。皇后告余。彼甚研究各國歷史。爲外間翻譯之本。言之娓娓可聽。早朝後。太后呼余等同往戲園聽戲。太后云。今日天氣甚佳。我們步行去罷。太后在前。余等隨後。稍離不遠。規矩應如是也。沿路太后指示各地各物爲己所愛者。因命余等上前。傍太后而行。後余乃知爲格外優異之事。不輕爲之也。太后所愛。如花木犬馬等物。有一犬。爲太后所最愛者。行動皆隨太后。名之曰海獺。行未久。經過一大院。入沿山之游廊。透迤而行。卽至戲場。戲臺建於大院之中。三面皆可觀覽。有樓五層。前面空場。其上之第三層臺。爲佈景之用。第一臺爲平常之式。第二層臺如廟寺。以備演神鬼之劇。爲太后所最喜者。兩旁一帶。皆平房。房外有廊。爲王公大臣賞聽戲之處。戲臺正對。有房三間。乃太后聽戲之處。高十尺。與戲臺平行。前面一排大玻璃窗。夏日移去。易以淡藍紗格。兩間可坐。右一

間乃太后休息臥室。臨窗一長匠坐臥皆可隨意。太后帶余等入此屋內。後知太后喜坐此間。稍倦即可睡也。太后能於鑼鼓喧天之時。酣眠不醒。讀者必知中國戲園中。頗難引人睡神也。戲開場。第一齣爲蟠桃會。一切佈景。皆暗合西法。與外間絕不相同。余不料太后有此思想也。扮戲佈景。皆太監爲之。余更不料太監有此藝能也。戲中時時用幕以分戲情。太后從未看外國戲。何以暗合如此。太后愛讀宗教書及小說。常自排戲。以此爲能。余等在旁侍立。聽太后說話。太后問余懂戲中情節否。余說懂得。太后甚喜。太后說我與你們談話很樂。忘了吩咐備飯。你們定餓了。在外國有中國東西喫嗎。想家不想。我要在外洋這些時。一定想家。你們在外國多年。不是你們的過錯。是我差你父親到法國去。我並不後悔。因你很可能幫我。也叫外國人知道。我滿洲婦人。也能說外國話。太后說話時。余見太監料理三大棹。鋪白臺布。院中有太監持食盒。盒上黃色。中可置四小碗。二大碗。棹排好後。太監列爲二行。至一小門。傳遞食品。門口有衣冠清潔者四人。接碗。置於棹上。太后喫飯。不拘一處。游行某

處。卽在某處傳餐。盛菜之碗。皆黃底綠龍。或壽字。蓋爲銀製。余數之。約一百五十品。排列成長式。大碗小碟。相間行列。有二宮眷提黃色提盒。余甚驚異。以宮眷而司此賤役。不知將來余等亦當此差否。置二几於太后左右。陳精細果盤。皆糖蓮子瓜子核桃等各種乾鮮果品。太后云。我甚喜歡喫這些東西。比肉還愛。又云。你們不要客氣。余等謝太后食之。太后食糖食頗多。食畢。二宮眷持去。太后云。我常常以剩下的給他們喫。一太監送茶。赤金茶蓋。白玉杯托。一太監捧一銀茶盤。置白玉杯二。一盛金銀花。一盛玫瑰花。旁有金筋一副。太監跪下。太后揭開金茶蓋。檢金銀花少許於茶內。太后云。我很愛花。其味極好。你們嘗嘗我的茶。你們喜不喜歡這味。卽命太監取茶。太后檢少許金銀花於內。余飲之。果覺香冽。

第四章

飲茶後。太后命隨到外間。已排設停當。余思太后已食甚多糖食。不知尙能喫飯否。太后命將蓋子揭去。坐於上座。命余等立於下面。太后云。平常聽戲。皇帝與我同餐。

今日你們初來。他害羞。你們同我喫罷。我願皇帝不久就與你們渾熟。余等聞太后此言。知爲莫大體面。遂叩頭謝恩。余等初次叩頭。頗覺累人不便。久之。始稍慣習。太后又命太監拿碟子銀筋銀匙。置余等面前。謂余母曰。我不願你們站立喫飯。但此禮乃祖宗定下。我不能改。就是皇后。在我面前。也不能坐食。若叫外國人聽見。一定說是野蠻。所以我不願外國人知道我宮中的事。牛肉爲宮廷所禁。因爲耕田之獸。菜最多者。爲猪肉。羊肉。雞鴨菜蔬等。今日所食。猪肉約有十種。肉丸有二種。一白一紅。紅色乃醬油烹製。味甚美。此外尚有竹笋炒肉絲。櫻桃燒肉。葱熗肉片之類。葱熗肉片。太后喜食。余嘗之。亦適口。有雞蛋餅。香肉。白菜煨肉。蘿蔔煨肉。雞鴨魚類。亦有數種。中間一大蒸盆。爲清湯魚翅。蒸雞鴨。魚翅在中國爲一貴品。又有鍋燒雞鴨。雞絲上覆以松柏之枝。取其清香也。太后復喜食燒烤。滿俗不甚食米飯。常喫麵食。麵亦有數種。炕餅。蒸餅。椒鹽餅。甜餅。樣式各別。有龍形。蝴蝶形。花形。或其中有肉餡者。又有醬數種。太后最愛食之。又有綠豆糕。花生糕。帶甜湯。太后雖命余盡量食之。然

余不能多食。以常常留心。太后談話也。粥亦有數種。有大米小米等。太后命余食後。必須將粥喫完。余等食畢。太后起說。你們進裏間。好讓皇后及宮妃喫飯。他們常喫我剩下的。余等隨太后入內。余立於門邊。見皇后及宮妃進來。圍桌而立。喫飯毫無聲息。太后從未命彼等坐食也。余等喫飯。臺上仍在演戲。但無蟠桃會之有趣。太后坐長。匠上。太監捧茶。太后命倒茶給予等。閱者當知太后待余等如此優異。余心何等快樂耶。中國視君主如神聖。君主之言。卽爲法律。見君主不敢抬頭。以爲恭敬。余思今日所遇。實破常例也。余往時聞太后脾氣極大。今余親見太后。實甚和藹。待余等如此之好。與余等說話。如慈母之語子女。余想傳聞不盡可信。太后實爲世界上最慈愛仁厚之婦人也。太后休息片時。說你們可回家了。時已不早。太后賞八盒食物。果子餅餌之類。謂余母曰。回家去告裕庚。把病養好。可服我所差御醫的藥。好好靜養。把這八盒東西帶給他喫。余想父親自法歸國。病至今未愈。恐不能喫此等雜食。然父親必感太后之恩也。太后賞賜各物。余等復叩頭謝恩。余等回家時。太后謂

余母曰：我很愛你的女兒。想你們到宮裏來，做我的宮眷。余等聞太后之言，復叩頭而謝。太后問余等幾時來宮。來時只帶衣服用物。此外我替你們佈置。又引余等至樂壽宮。此宮建於湖濱。太后所住也。看書休息，皆在其中。興至則游湖中。宮內臥室數處，隨太后之意，無一定宿處也。旁有屋三間，在太后所住宮之右。太后云：你們來宮，即可住此處。余等起行，與太后皇后及宮眷等告別。人雖疲倦而心中甚樂。以今日所遇，爲今生所僅有也。余等到家，已有太監數人等候，頗以爲怪。太監出太后所賜宮緞，每人四疋。此次之賞，送在家內。將太后所賜之緞，供於桌上。朝上叩頭，請太監歸奏太后。說余等受太后許多珍賜，心中感激，不可言狀。每太監給銀十兩。例應如此。後知太后每有賞賜於人，太監返命，必詳問受者如何謝恩，給太監何物。太后亦准太監收之。太后又問太監余家之狀況。余等對於太后，果愛戴否。此等太監，最喜傳話。余等入宮後，太監告余：太后前日說余等之話。余母因父病，本不願入宮。又不敢違太后之意。故余等二日後，即移入宮。第一日甚忙。先詣太后處謝賞。太后云：

我今日有事。俄國公使夫人勃蘭康入見。帶俄皇俄后全家相片。送給我的。太后問余能說俄國話否。余答不會。但俄人大半皆會法語。太后聞之。甚喜。顧一宮眷云。爲什麼你說會說俄國話。我總可以查出此人誑言。故太后嘉余不欺也。此宮眷不久攆出。今日宮中又有戲。因太后之姪德裕定親。循滿洲貴族定親例。有福晉二人先往女家。新婦合目。盤膝坐於床上。二人入新人房中。以如意置諸衣上。復以小荷包二箇。掛於新人鈕扣之上。每荷包內置金錢一枚。又以金戒指二。戴新人手指。上刻大喜二字。行禮時。甚覺靜穆。禮畢。報於太后知道。

第五章

今日俄公使夫人入見。先無人告知。余卽奏太后。應換衣服以便接待。因宮中無地氈。長衣拂地。不久卽壞。而太監等。又時時踏余之長裙。余遂改服簡短之衣。今接待俄使夫人。故須更易也。太后聞余等換衣。說你們爲什麼要換衣裳。我看這衣裳比先好看。我常笑外國服制。何必要拖長。跟尾巴一樣。余尙未答。太后又說。長衣拖地。

想比短衣尊重些。此話對嗎。余等答曰是。太后云。你們去換罷。換你們頂好的衣裳。即刻就來。余等換衣時。太后差太監來看。問換好否。故甚忙碌。太后見余等。說你們三個人好像仙子着宮服似的。又問你們走路時。用手牽衣而行。不覺累嗎。衣裳是很好看的。但我不喜歡衣裳拖長。一點意思沒有。西人看見你們穿西服。不知怎麼猜想我的用意。我想他們不大願意。我要你們穿西服。要叫外國人知道。我在外國服制上。也很考校。我沒有看見外國婦人穿衣像你們三個人美的。我不信西人有中國富足。我看他們戴珠寶不多。有人告訴我。世界君主。沒有比我珠寶多的。我現在時時添製。渤蘭康夫人。十一鐘到宮。在宮之外院等候。由余妹招待。引之入仁壽殿。太后坐於寶座。皇帝坐於太后之左。余站立於右。爲太后繙譯。太后穿黃緞衣。繡蜀葵壽字。鑲以金邊。頭上有巨珠如卵。手上有金鐲戒指金護指等。所梳之頭。與平時相同。余妹引俄使夫人入殿。余領至太后前。太后與之拉手。俄使夫人呈像片。太后說謝俄皇俄后的盛意。措詞極好。余卽翻成法語。太后命引見皇帝。余引至座前。

皇帝起立拉手。問俄皇安好。禮畢。太后下座。帶俄公使夫人入太后宫內。太后請其坐下。約談十分鐘。太后復命引見皇后。滿俗姑媳之禮最嚴。朝見時。皇后坐於屏後。見過。卽導往席間。席爲滿式。與漢制不同。漢俗置菜於桌上。隨意食之。滿式與歐式略同。每人每份。太后以爲此式最好。不但清潔。且省時也。宮中菜肴。既精且潔。而款待外人。尤爲加意。有魚翅燕窩等貴品。太后分咐將桌子鋪設。要看余等坐席。鋪設果然好看。器件又極精緻。每座一桃式銀碟。中盛杏仁及瓜子。筷子之外。尙有刀叉。太后皇帝。從不與客同席。故此次陪俄使夫人。爲福晉及宮眷等。酒席將半。一太監來。說太后叫余卽刻去。余想必有事做錯。或者太監傳言謬誤。宮中常有此事也。及余至。見太后笑容滿面。告余渤蘭康夫人很體面有禮。外國婦人來宮的不少。從沒有像俄使夫人的。就是有些貴婦來宮。樣子都不好。我不好說他。又云。他們說中國人不懂事。所以看輕我們。我冷眼看來。他們自命爲文明的。我也看見了。我想他們所說的野蠻。比他們似乎文明些。禮節也好些。太后對於外人來宮者。無論其態度

若何。皆善待之。及去後。太后乃評論何人好。何人不好。皆甚確當。說畢。給一碧綠翡翠。命余帶與俄使夫人。夫人起受。云欲往謝太后。余復引入太后宮中。席畢。渤蘭康夫人告余。蒙太后之優待。十分感激。即起行。余等送至殿前。登輿而去。太后定下一例。凡客去後。招呼人必到太后處報告一切。余想太后亦喜閒談。與平常婦女同也。太后問渤蘭康夫人說些什麼。我給的翡翠。他喜歡不喜歡。喫的菜好不好。余一答之。太后復贊余繙譯甚好。云我從沒有一人像你今日替我繙譯的。我雖不懂外國話。看你說得很熟。你怎麼學的。我總不願你離開。有時外人帶繙譯來。說話都不甚懂。只好猜他的意思。惟有康格夫人所帶的繙譯更難懂。我喜歡你。要你隨我一生。我給你定一親事。此時不告訴你。知道太后之言。極寵愛余。但親事一層。頗使余爲難。最不合余之意也。後余告於母親。母親云。若太后再提及。汝可辭之。余等言畢。太后云。你們回房去罷。今天起得早。事做得多。我今天不要你們。回房去歇歇罷。余等請晚安後。即歸房。

第六章

余等所住之屋。爲五開間。余母子三人。合住三間。餘一間與僕婦住。太后又派一太監來。太監云。另派小太監四人伺候。如不聽調度。可告訴我。自言姓李。但宮中太監姓李者甚多。頗難辨也。太監指右邊之房。謂余曰。這就是太后的宮。就是我們來的地方。余想相離如此之近。何以走許久始到。問太監以故。太監說這五間房。在皇帝宮左邊。太后叫把過道隔斷。這個緣故。我不能說。你看這房朝湖。其實應該朝東。余云。面湖風景絕佳。我甚喜歡。太監笑而言曰。你過些時。知道些典故。才曉得這是個奇地方呢。余甚詫。太監之言。不欲再問。太監又說皇帝的宮。就在這五間房後邊。其大與太后宮相仿。余顧而望之。卽見皇帝宮院之樹。出於屋簷之上。太監又指一處。在皇帝宮之後而稍小。亦有一大院。說這是皇后宮。左邊是瑾妃住室。皇帝與皇后二宮。本可通連。但老佛爺隔斷後。皇帝與皇后不能通問。必要經過太后處。纔能到呢。余思此乃太后監察皇帝皇后之嚴法。可謂新聞矣。余恐此太監愈說愈奇。遂託

疲乏入房。太監乃去。余入房。見房中陳設。皆烏木桌椅。上鋪紅緞被墊。牕有紅紗簾。甚精潔。窗下有匠。前面有穴。冬寒可以生火。白日則置匠几。夜則收去。不久。太監送飯來。置於外間桌上。云太后叫送來的。叫你們隨意吃吃。余等疲倦。不能多食。正欲就寢。李太監又至。云明日五鐘即起。不可稍遲。余屬太監五鐘時可擊余牕。余等上床。談今日之事。甚覺新奇也。將睡熟。不久即聞擊牕聲。余驚醒問何事。太監說已五鐘了。余起。開窗視之。天將明。紅光照於湖上。湖波如鏡。遠望山花燦爛。即太后之牡丹山也。種牡丹滿山。不知其幾何本。真奇觀也。余收拾好。往太后宮中。見皇后已候坐於廊上。余請早安。瑾妃亦在。余已受吩咐。不必與之行禮。以非體面人也。其餘尙有多人。皆余未見者。皇后爲余介紹。皆滿大員之女。有絕美者。皇后告余此十人。從不許到太后面前。彼等皆入宮學習者。余見彼等皆穿旗衣。極華麗。與之略談。即隨皇后入內。遇四格格及一年輕寡婦。年二十四歲。乃太后姪婦袁大奶奶。兩人做事甚忙。皇后告余入太后寢宮侍候太后穿衣。余進內。請太后早安。說老祖宗吉祥。太

后尙未起牀。笑謂余曰。你們睡得好嗎。余答曰。都好。余想睡熟不過一鐘時耳。余等初入宮。不能習慣。頗覺疲乏。太后問余等喫過早餐否。余答尙未。太后罵李太監不豫備早餐。又謂余曰。你們不要做客。想什麼就要什麼。太后起來。先穿白絲襪。以絲帶繫之膝間。太后着衣而睡。已成習慣。但每日更換。穿一淡紅汗衫。質輕軟無比。加一短綢袍。周身竹葉花。太后早起。穿淺後跟鞋。故不穿長袍。穿衣畢。至牕前長桌邊坐下。桌上置各種梳具。太后洗臉梳髮時。謂余母曰。我嫌太監僕婢等不乾淨。總不許他們收拾牀鋪。所以都叫宮眷做。當時余姊妹二人立於側。太后望余等言曰。你們不要想宮眷做這下賤事。你們要曉得我是老年人。譬如你們的老祖母。你們替我做一點事。總不要緊。到你們該班時。可以督率他們做。不必自己動手。又謂余曰。德菱。你於我很有益處。我叫你做我的頭等宮眷。不必多做事。只外國人朝見時。做我的繙譯。我並要你替我管珠寶。不要你做粗事。龍菱。你可檢能做的做。你們二人外。尙有四格格及袁大奶奶。你們四個人。一齊做事。不必與他們客氣。如有事。可徑

告訴我知道。余聞此言。心中雖喜。然照例須先辭謝。余卽謝太后之恩。說我才短。不敢當此重任。請派一平常差事給我。我當學習。盡忠於老祖宗。太后不俟余說畢。笑而言曰。不要說罷。不要說這些話了。你太謙恭了。也太聰明了。我甚希奇。你出洋這些年。這些小小禮節都曉得。真是一個完全小旗下姑娘。太后愛說玩笑話。喜調笑人。又謂余曰。你且試試看。如真不能當。再叫人代你。余受此差。走到牀邊。看他們鋪牀。此余職分中事也。太后起牀後。將被褥交太監。晾於院中。用刷刷牀。鋪以氈子。加黃緞褥三條。各色絲被單數條。上又鋪黃被單。爲金龍藍雲頭花樣。枕頭甚多。極美觀。太后常用一枕。中實以茶葉。因茶葉可以養目也。又有一奇樣枕頭。約長十二寸。中有一穴。約三寸方。中盛以乾花。聞睡時枕之。可以聽聲。余想有人到牀前。太后必知之也。黃被單上。爲各色被六條。有紫藍淺紅綠色各種。鋪疊甚高。懸綢帳。鑲花。牀之雕刻亦美。牀上掛數紗袋。盛香料。香味太濃。初聞之頭暈。久乃習之。太后喜麝香。時時用之。十五分鐘時。牀已鋪好。回視太后。正在梳頭。余立於旁。看太監梳之。太后

雖老。尚有美麗之長髮。軟如剪絨。黑似烏鴉。太后先將髮理在中間。耳後梳燕尾甚低。又以後股刷上。挽一結。以兩大針貫於結中。梳頭後。乃洗面。有各種香水香皂。洗面後以軟巾擦之。拍以花露蜜。又拍以甚濃之淡紅香粉。太后粧畢。回顧余曰。我這樣年紀。梳頭這樣細緻。你們不要希奇嗎。我喜歡打扮自己。又喜歡看別人打扮。有好看的姑娘。打扮得好。我心裏快活。我打扮了。覺得年輕些。余云。我看太后很年輕。很體面。我們雖年輕。都比不上太后。太后喜歡恭維。聞余言頗喜。此日余極留心。何者爲太后所喜。何者爲太后所不喜。皆一一記之。太后引余至一屋內。爲太后藏珠寶之處。三面木架。由上至下。中間置一排檀木拜盒。盡儲珠寶。盒上有黃紙條。上書各種名目。太后指右邊一排。謂余曰。這裏頭都是我天天用的。你要好好看守。其餘是有大事時所用。此房內共三千箱。尚有藏在他處的。皆不在內。他日有暇。再引你看。我甚可惜你不識中國字。不能寫。不然。我給你一張單子。叫你藏了。余甚驚異。不知何人告訴太后。說余不識中國字。余欲知此人。又不敢問。云我雖未用苦功。讀

了些時中國書。略能看書寫字。太后給一單子。我試認認看。太后聞余言甚異。說奇怪。你頭天來。有人告訴我。你不識中國字。我現不記何人所說。太后說畢。周屋而視。余想太后必知此人。特不欲使余知耳。太后又說。今天晚上有功夫。我把單子給你。你上層架上第五號盒子拿來。余取下。擱於桌上。太后開一小盒。中有極好看之牡丹花。爲珊瑚及各種寶石所製。花瓣與眞花無異。太后戴於右邊頭上。又開一盒。取出一蝴蝶。此爲太后自出新樣。以珊瑚及寶石紮成。花葉花瓣之末。有小眼。以銅絲連之。其餘兩盒內。爲各種手鐲及戒指。有金鐲一副。中鑲大圓珠。又有鑲寶石者。垂小金練。寶石墜子。尙有二盒。爲珠纓絡。極可愛。太后取一梅花式者。其式中間一大珠。周圍五粒稍小之珠。成一梅花式。又連一大珠。其下復爲梅花式。如是拖之極長。太后掛於衣鈕扣上。此時有一宮眷入。持衣數件。請太后選擇。太后看後。說都不合意。命再往取。余視之。顏色花樣。皆極鮮豔。無何。宮眷又送來數件。太后選一海綠色周身白鶴者。穿上。照於鏡中。將頭上蝴蝶取下。云。你看我這小事。都要過細。這個

蝴蝶。顏色太綠。與衣不稱。把這個攔進去。在三十五號箱內取一珠仙鶴來。余又至儲珠寶室內。可巧遇見三十五號。拿下。遞與太后。太后開箱。取出一珠白鶴。鶴頂以珊瑚爲之。鶴身以珠嵌於銀製之仙鶴式上。不細看。不能見其底也。做工極細。太后插上。果然配色。格外鮮明。又檢一淺紫色坎肩。亦是白鶴花樣。至手巾鞋子皆同。太后打扮完。余細看之。如一仙鶴太太也。不久。皇帝來。着禮服。衣冠與外間官員略同。惟帽上無頂。無花翎。跪下。說親爸爸吉祥。皇帝及余等皆呼太后以男稱。因太后喜爲男子。命如是稱呼也。余不知見皇帝。應行禮否。以未受太后吩咐。頗猶疑不決。余思禮多。總無錯處。俟皇帝與太后稍離開時行之。因照規矩。不能在太后面前與人行禮也。不一刻。皇帝走出。余隨之。正行禮時。太后亦出。望余一眼。神氣異於平常。若大不以爲然者。但亦不言。余此時甚覺不安。然余猶以爲多禮。總無錯處也。余又進室內。見一小太監拿數黃盒。置於左邊桌上。太后坐於大椅內。名爲小寶座。太監由盒內取出黃紙封。呈於太后。太后以象牙裁紙刀開封閱之。此卽各部及各省所上

之封奏也。皇帝復入。立於桌邊。太后看完一件。卽遞與皇帝。余此時立太后椅後。見皇帝不久卽一一看畢。仍擱於盒內。此時房內。毫無聲響。靜穆之至。封奏看完。李蓮英來。跪下。說椅轎備好。太后起行。余等隨之。余扶太后下階。太后上轎。皇帝皇后及余等皆隨。一路與前所述相同。太后升寶座。余等仍候於屏後。余欲知早朝之情形。不知太后與大臣所說何事。而宮眷等總不離余之左右。俟諸人與吾妹談話時。余溜至門角坐下。細聽。頭一段因諸人耳語。聽不真切。余於屏隙雕刻處窺之。見太后與一將軍問答。又見軍機班入。慶王領首。太后與慶王說放缺事。有一名單。遞與太后。太后看完後。隨說數人。慶王又說。單外有數人。較單上所開。尤爲相宜。太后說既然如此。就照你的辦罷。太后又問皇帝曰。你看怎麼樣。皇帝答曰。是。早朝畢。諸大臣皆退。余等出屏。迎太后。太后說。要疏散疏散。宮女以一鏡擱於桌上。太后取下重首飾。便裝。余想如此極舒服。不意太后又要重換。余於太后所攜首飾盒內。取出珠花數枝。遞於太后。自插頭上。又檢一蜻蜓戴於左。太后說。我極愛這些小花。我除下重

首飾。愛戴這些東西。余看太后極細緻。不知除下之花。擱放何處。盒子又未帶來。因余不知早朝後。又要換首飾也。正爲難時。而太監攜一盒來。余如釋重負。卽將首飾安放原處。

第七章

余第一日作事。甚爲茫然。不知太后所要何物。又不知如何乃合太后之意。無一人告余。惟有事留心。當能熟悉。余以首飾置盒內。不知應歸放原處。抑當候太后吩咐。又覺爲難。太后與余母談話時。余決意冒昧。將此盒還於珠寶房內。回來遇太后於院中。太后易衣方畢。復換淺後跟鞋。看去似略矮。着天青色衣。無花滾淡紅邊。太后見余問曰。你到那裏去的。余答云。到珠寶房內還拜盒去的。太后又云。有人告訴你。我除了首飾。就拿回嗎。余答無人告訴。但見太監攜此寶物往來。恐不妥當。想太后今天當不復需用。所以拿回房內。總穩當些。太后視余云。我知道這些人。一點事不告訴你。我喜歡你做的事。正合我意。我想必有人告訴你。那知不然。以後你有不

明白的。可來問我。不要問這些小人。余聞太后之言。知人皆生忌嫉之心。余以後自拿主意做事。太后喜余。必不深責也。太后且走。笑謂余曰。你看我這時候舒服些嗎。我要走長路。到山頂上喫飯。那裏地方極好。你必喜歡來。我們去罷。皇帝已回宮。李蓮英亦去。太后一路笑談。若無所憂於心者。亦無緊要國事挂於懷者。以余意測之。太后乃一闊達安閒之人也。太后回顧余曰。你看這些人。跟我們來了。余回頭。見早間隨太后早朝一羣人。行過西邊一大院中。不久。至一臨湖之長廊。曲折蜿蜒。此端不見彼端。兩旁夾以松柏。及各種花樹。如桃李丁香海棠之類。一面是湖。一面是山。仰望承塵皆綵繪雕刻山水花木人物。極精。不遠有一電燈。夜間光景。真奇麗也。太后行步甚健。余須用力而隨。一太監持黃緞椅子在後。此椅與犬。常不離太后左右。爲疏散時所用也。太后年雖老。走路極快。毫不覺累。余則已覺疲乏矣。太后問余喜在宮中與我同住否。余答甚喜。伺候太后。我做了幾年夢。到今日。居然成爲實境。故十分滿意。太后引至一石舫內。余力已盡。余一生未見年老人如太后之強健者。以

中國之大。太后當政數十年。若無此精力。何能支也。石舫形勢極精雅。亦有雕刻。但內皆破毀。太后云。這些顏色玻璃及綵畫。都是庚子年被那洋兵弄壞的。我不願再修理。欲留一紀念。我總不忘那年的事情。太監攜黃緞椅至。太后坐下休息。有大船二。靠近石舫。式樣新奇。石舫後有小船數隻。看去如極美雕刻之浮塔。窗掛紅紗簾。鑲以緞邊。太后云。船在那裏。我們過湖那邊喫飯去。兩太監伺候太后上船。余等亦隨之。船內桌椅。皆紫檀木雕花者。鋪藍墊之緞。兩窗邊有花。太后云。裏頭尙有二間。你們進去看看。一間爲更衣室。全付梳妝。一間有二匠。有小椅數張。爲太后休息之處。太后叫余等坐船板上。太監送來紅緞墊褥。讓余等坐。余等穿巴黎衣服。坐地上極不方便。又不舒服。不好說出。余頗願易旗裝。既舒服。又便於做事也。但太后未曾吩咐。遂不敢換。太后見余等坐不甚安。云你要起來。你到窗邊看他們跟來的船。余伸首牕外。見皇后及宮眷數人在船上。向余招手。余亦還之。太后笑謂余曰。我給一個懶果。丟與他們。太后在中間桌上盤內取一懶果給余。用力擲之。不能到。落於湖

中。太后教余再丟一個。又未中。太后自己拿一箇擲去。恰打中一宮眷頭上。余等皆大笑。余此時心中甚樂。尙有平船數隻。坐太監及僕婦等。日光照於湖波之上。翠如玻璃。余告訴太后。見此湖色。如見海然。太后云。你游了好些地方。尙不足。還記得海。你不要出洋了。隨我一起罷。你就在湖中游玩。代那有波濤的海罷。余云。余甚願伺候太后。余之心中實愛此美景。奇麗之日光。慈愛之太后。待余如慈母之於子。使余樂而無厭。雖巴黎城中之繁華。余皆忘之矣。久之。船入溪中。愈行愈狹。僅容一舟。兩岸皆垂楊。如置身於桃花源中。太監及僕婦攜菜食盒。行於岸上。溪內僅二船行。太后云。不久就到山下了。靠岸時。已有黃轎一乘。紅轎數乘。余等上岸。伺候太后上轎。此轎與早朝之敝轎不同。黃桿黃繩。二太監抬之。每角有一太監。共四太監扶之而行。太后又說。裕太太。我今天特恩。給你們紫轎紫繩。這個不輕易給人的。皇后目余。余等謝太后之恩。俟皇后登轎後。見太監候於轎旁。書余之名於轎桿上。余問太監。以故。太監笑云。太后昨日吩咐的。余見太后皇后之轎在前。後面太監將轎桿舉高。

極可怕。余深恐其滑跌。有太監在余轎旁。余云。不至滑跌否。太監叫余回頭視之。余回首一顧。喫驚不小。後面太監亦將轎桿舉高。過於頭頂。而余豪不覺也。太監云。這些轎夫。習此事已慣。豪不危險。抬高是要他平。坐的人舒服些。後面尚有宮眷之轎。太監僕婦隨之。不久。至山頂。余等伺候太后下轎。隨太后入一室內。名清福閣。共二間。面面有牕。可看全園。太后以大間爲餐室。以小間爲更衣室。凡至一處。皆有更衣室也。余以爲此處。乃全園中最好之處。太后帶余等游玩各處。屋之四周。皆種花草。有小太監告余。糖食備好。今日乃余作此事之第一日也。有兩大黃盒。放糖果多種。余每次拿兩碟。共拿九次。置太后面前方桌上。太后正與余母談花。然眼覷余作事。余作事極輕細。將太后喜食之品。擱於太后面前。太后笑謂余曰。你做得很好。你怎麼曉得這是我愛吃的。放在我的面前。誰告訴你的。余云。沒有人告訴我。我上次看見老祖宗愛喫這些東西。太后云。可見你事事用心。不像這些人。連一隻鳥都不如。太后說畢。吃得甚快。又給余數種。余又謝太后。因余意寧可多謝不可少謝也。太后

告余曰。我給你小東西。可以不必叩頭。只要說謝老祖宗賞就穀了。太后食畢。命余拿開。云。今日是你該班。這些東西都是你的。拿出去在廊下坐着吃去。我不能多吃。尙剩許多在這里。你要喜歡吃。可以叫你的太監拿回你房。留着吃罷。余將碟子仍盛於盒內。攜至廊下。擺在桌上。請皇后喫。余雖不知應否請皇后喫。然想不致害皇后也。皇后說好。我就吃一點。余亦將欲食時。聞太后呼余名。急進屋內。見太后將要吃飯。問余曰。昨天渤蘭康夫人尙說些什麼話。他真喜歡嗎。你想那些外國人。真說我好嗎。我想他們必不如此。不但不喜歡。並且不忘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之事。我也不管他。我愛我們的老樣子。我覺得我們的老樣子。比他們的好些。我不懂我們爲什麼定要學他們。有外國人告訴你。說我是一個凶惡的老婦人嗎。余聞之甚驚。太后吃飯時。特呼余問此等話。豈不可怪。余看太后顏色。不同往時。知太后心中煩惱。余云。沒有外國人說太后的壞話。只有說好的。外國人告訴我。太后怎麼樣文雅。怎麼樣仁愛。太后聞之喜。笑謂余曰。自然他們說那些話。叫你喜歡你的君主是好的。

然我更知道些。我不能太累了。但我不願看中國這苦樣子。雖人人都說。各國對中國感情好。叫我喜歡。然我不信這話是真的。我盼我們中國將來強大。那時候樣樣都好。太后言時。頗不悅怡。余此時不知對以何詞。但云那個時候快來了。我們都極盼望。只如此安慰太后。余此時雖想進言。然太后不樂之時。以不言爲妙。當俟機言之。余甚爲太后傷心。外間對於太后之輿論。余思爲太后言之。俾知外間事情。此則從無人敢言者。余沈吟不決。後乃定意。此尙非余進言之時。時尙未至也。余事太后。不欲以言惱之。且言之不聽。後更無能言之時矣。先將太后爲人性情知之無遺。然後乘機言之。使中國行新政也。太后吃飯。余侍於側。太后起。以綢巾交余。約方一碼。織成五色。一角摺疊。鑲以金蝴蝶。背面有一鈎。可掛於領上。太后云。我知道你一定餓了。去告訴皇后及那些人來吃罷。這桌上的菜。你愛吃的。都可以吃。可以盡量吃。余此時實餓極。自五鐘起來。略吃點心。走了許多路。太后吃飯。已是午時。太后吃得甚慢。食量又好。又喜談話。余想太后的話。說不完了。皇后入內。立於上面。余等站

立兩旁。食品極多。與前相同。太后洗面畢。由裏間出來。又易淡紅庫灰二色生絲織成之衣。行動時。光閃爍不定。頗好看。太后云。我來看你們吃。你們爲什麼站在這邊。好菜都在那一邊。你們都到這裏來。靠得皇后吃。余等又移至那邊。太后立於余後。指一燻魚。叫我嘗嘗。此爲太后愛吃者。又云。不要做客。你要在一羣裏爭勝。若有人待你不好。你來告訴我。太后又說。要疏散疏散。遂出房去。余見有宮眷數人。面若不悅者。因太后特寵愛余也。彼等必生妬忌。然余亦不管。飯畢。余隨皇后之後。因諸事皆未熟習。彼等皆有醋意。余當事事留心。不可誤事。令彼等稱心譏笑。余聞太后與太監說話。云有些枯枝。應該折下。說太監太懶。余等出房。太后笑謂余等曰。你看事。事要我一人招呼。不然。花都壞了。簡直一點都靠不住。不知他們是做什么的。他們管花。應該天天看看。把這些枯枝敗葉斫去。他們幾天不罵。就不行了。又笑說。他們既要挨打。我總不叫他失意。我想這些人是呆子。眼看着鞭子。不曉得什麼人打他。太后笑謂余曰。你看見過這事嗎。余云。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在沙市衙門裏看見過。

太后說不是這回事。這些太監比罪人壞得多。他們做錯了事。自然要重打。太后叫余學擲骰子。太后先前擲骰子。人少。總未盡興。因俱入室中。中間擺一方桌。太后朝南而坐。太后謂余曰。我教你。你能看這張圖嗎。余見一圖。大小與方桌相同。畫各種顏色。中間寫明規例。圖名八仙過海。有呂仙張仙李仙韓仙等。皆男仙也。女仙惟何仙一人。圖係中國地圖。有象牙簪八根。直徑一寸半。厚不過一寸四分之一。上刻各仙之名。八人各執一簪。若只四人。則每人執二根。中擱一碗。以擲骰之點子大小。定高下分省。擲得三十六點最大。本仙即往杭州西湖賞玩美景。么二三最小。擲得么二三。即出局。何人游完各省。先到皇宮。即爲贏家。余以圖中章程。念與太后聽。太后甚喜。說我不料你念得這樣好。這個玩意。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教宮眷三人認字。好玩這個。他們那樣愚蠢。我也懶了。你現在一定懂得。余聞宮眷如此愚蠢。頗出意外。余意彼等中文必好。故不敢把漢文使出。余等陪太后擲骰子。太后運氣好。所拿之二仙簪。趕在余等之前。有一宮眷對余云。你必要希奇。老祖宗總是贏的。太后笑。

謂余曰：你一定不能趕過我。你是頭一天玩這個。你們那個能贏我。我送你們的東西。快來罷。余離太后之籌甚遠。不能趕過。頗下勁擲趕。太后說你要幾點。就喊幾點。余依太后之言。而擲出之數。與口中所喊不同。太后大笑。說你不能趕過我。他們更不能。你是第二家。我仍送東西與你。太后隨叫一宮女去取花手巾來。宮女取來。太后叫余選擇。愛那樣顏色。太后遞一淡紅一松綠者與余。說這兩條頂好。你拿這兩條罷。余正要叩頭。腳不能動。甚苦。太后大笑。說你看。你不能站這些時候。不能屈膝了。余腿雖甚酸。而不好說出。說還好。不過兩腿微不方便。太后說你去到廊下坐了歇歇罷。余聞之喜。即到廊下。見皇后宮眷數人皆在。皇后云。你站那些時候。一定累了。來同我坐坐罷。余背酸腿硬。太后坐於大椅上。不知余等久立之苦也。着外國衣。實於宮中不便。頗願易旗裝。太后嘗問外國服飾。曾云外國衣服。不如我們的好看。又不及我們的舒服。把腰細得這樣緊。我不喜那個樣子。太后雖如此說。又不叫余等換去。只有忍耐。候太后之命耳。皇后由懷裏取錶一看。說玩了兩點鐘。余云。我覺

時候甚長。正談話時。余之太監挑四盒至。置於余旁。又遞茶一杯。余母余妹來時。太監又遞茶兩杯。尚有宮眷數人。太監並不遞茶。又見廊那邊亦有盒二個。一高大太監。沖茶。以銀托銀蓋之黃磁碗。盛茶一杯。遞與皇后。此太監亦不遞茶與宮眷。坐於余旁之宮眷。忽謂余曰。你可以叫王太監給我一杯茶嗎。省得我到廊那頭小屋裏跑一蹓。余聞之甚怪。因不知此是余之茶也。余卽叫王太監送茶一杯。寧可後來再問。雖貴於茶者。亦必與之。此時太后出來。太后尙未到廊下。余起立。告訴皇后。余坐處正對房門。所以先見太后出來。太后說此時已經三點鐘了。我要去歇歇。我們離開這裏罷。余等站立一排。伺候太后上轎。余等亦上轎。行時甚快。未至太后院中。卽下。復立一排。招呼太后下轎。太后入寢宮。余等皆隨之。一太監遞開水一杯。一太監遞糖一碗。太后以金匙取糖少許化開水中。慢慢飲之。云睡覺之前。飲糖水一杯。可以安神。我常常如此。覺得甚好。太后取下首飾。余放於盒內。攜還珠寶室內。回來太后睡於牀上。云。你們都去歇歇罷。我此時不要你門了。

第八章

余等出來。有二宮眷隨出。一人謂余曰。我甚樂。今天可以歇歇。我已經接連坐了三天了。余先不明其意。彼又云。哦。你的班還沒有到。我不知道你接了話沒有。你知道嗎。太后每日睡午覺。要我們中二人看守。余聞之頗奇。不知太后睡時。房中有許多人也。皇后云。我們快去歇歇罷。不然。太后起來。就歇不成了。余不知太后睡午覺若干時。故各歸房。余並不覺身累。及歸房歇息。始覺倦乏思睡。每日五鐘即起。余實未習慣。事事皆覺不便。此時忽神游於巴黎繁華之地。余在巴黎常跳舞。五鐘始睡。今則截然相反。太監奔走伺候。如家中之僕婦。余云。此時不要你們。欲太監出去。余好稍眠一時。又送茶送乾點心來。問尙要何物。余正欲易一舒服之衣。太監忽又進來。說客來了。二宮眷攜一女。約十七八歲。余前曾見之。在太后處做事甚忙。但無人紹介與余交談耳。宮眷云。我們來看看你。你們在這裏好嗎。余想他們好心來看望。但其面目可厭。宮眷帶此小家女來。云彼名叫長壽。余見長壽。既瘦且弱。面有病色。其

相甚薄。余不知爲何等人。彼與余行禮。余僅還半禮。宮眷又云。長壽父親是一小官。故他在宮中。人不甚看起。他不是宮眷。也不是丫頭。余聞此奇言。幾笑出聲。曾見長壽與宮眷同坐。故余亦請其坐下。宮眷二人。問余累嗎。你喜歡太后嗎。余言太后是最慈厚之人。余雖入宮。不過幾天。余已甚愛太后。此二宮眷目視長壽。彼此一笑。余見彼等神情。心中頗不舒服。又問曰。你願意住在宮裏嗎。你要在這裏住多少時。余云。願長住在這裏。盡我的力量。伺候太后。我們來了這幾天。太后待我們這樣好。故我盡心於主子。是我的本分。彼等又笑云。我們可憐你。替你們煩惱。你不要在這裏想好處。無論做事怎麼樣苦法。你要是照你的話做。大家都會不喜歡你。余頗不明白等之言。其話可謂奇怪。余欲打斷其言。以他話支吾。問誰替他梳頭。誰替他做鞋。彼等答云。都是僕婦做的。長壽對二宮眷云。告訴他宮裏那些事。他後來遇見。必定會改的。余甚不願見長壽。頭小唇薄。笑時但聞其聲。臉上毫無笑容。余欲以他話打斷。使彼等不談人之是非。而彼等皆甚伶俐。見余用種種法子打斷他的話。遂云。讓

我告訴你些事情罷。沒有別人知道的。我們喜歡你。所以告訴你。叫你留心。遇煩難的時候。可以自己保全。余答云。我做事總是小心。我想不會有煩難的事。彼等笑云。不管你小心不小心。太后會找出你的錯來。余不信彼等之言。欲云不願聽這些話。繼思不可使之羞怒而去。聽其譏言。不欲與彼爲仇也。余云。太后這樣慈愛。這樣好心。總不會在我們沒有幫助的姑娘頭上找錯處。我們都是太后的人。太后愛怎麼樣待我們。都要由他。彼等又曰。你不知道這個地方的事情。你想不到人所受的苦處。我想你以爲住在這裏很快活。做太后的宮眷很知足。你尙沒有到那個時候。且你初來。自然是不知道。現在太后待你很好。你等太后厭了你的時候。你就知道他怎麼樣待你。我們已經毀受了。這裏情形都知道了。你總該知道。李蓮英倚太后的勢。管宮裏的事。我們都怕他。李蓮英外面裝那樣子。好像太后不聽他的話。裏頭與太后商量。怎麼樣責人打人。都照他的話做。我們要是做錯了事。總求李蓮英遮蓋我們。他說不敢與太后多說話。恐太后罵他。縱說也無益處。你看這些太監。是多少

壞的人。我們大家都恨他。你現在有太后寵愛。所以他們都恭敬你。我們常常受這些人的氣。真叫人難受。太后性情無常。今天愛這個人。明天又恨這個人。比毒還利害些。太后有氣少恩。就是主婦（指皇后）也怕李蓮英。不敢得罪他。實在我們都要恭敬他。彼等長談不休。此時王太監送茶來。余忽聞遠處有聲。問王太監何事。又見一太監跑來。說老佛爺醒了。二宮眷立起云。我們要到太后那裏去。他們就走了。余不願彼等來拜。更不願聞此閒話。彼等談太后之壞處。余心甚不舒服。余頭一日來宮。卽甚愛太后。余決意不聽此一段小言。余未換衣。趕至太后處。入太后寢宮。見太后在牀上盤腿而坐。面前放一小桌。太后笑云。你歇得好嗎。你睡了沒有。余云未睡。白天裏不能睡。太后云。你到了我的年紀。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睡。現在你年輕。喜歡熱鬧。愛玩。你看你好像到山上採花去了。走多了路。你看你臉上有累容。余答應是。說太后壞話之二宮眷亦來。遞梳子與太后。一時說太后壞。一時又來做事。余代爲之羞愧也。太后洗面梳髮。有一宮女遞新鮮茉莉花玫瑰花。太后戴在頭上。謂余

云。我頂愛鮮花。比珠玉還愛些。我看這些花生長。自己澆水。自你來了後。我很忙。沒有功夫去看。告訴他們預備飯。我吃了。走一蹚。余出告太監。快預備飯。照例先進糖食。太后穿好。坐在堂屋中間。一人玩骨牌。太監擺桌子。太后吃飯。問余曰。你愛在這裏過日子嗎。余云。我跟太后一處。心裏極快活。太后云。我常聽說巴黎是什麼樣一個奇怪地方。你在那裏快活嗎。你還想到那裏去嗎。我想你們離了中國三四年。是很難的一件事。我想你父親任滿時候。你們聽見回國。心裏必很快活。余此時只好答應是的。余當日離巴黎時。心中頗不能舍。甚難受也。太后云。我想中國事事都有。不過風俗不同。跳舞是怎麼樣一回事。我聽見人說。二人手牽手在屋裏跳。要是真的。我想沒有怎麼意思。你跟男人一起跳上跳下嗎。有人告訴我。白髮老婦也跳舞呢。余講會長如何分本子。私跳舞及匿名跳舞種種。太后云。我不喜歡這匿名跳舞。戴一假面。大家都不知道。余又講發帖子時。極爲慎重。凡品行不好的。從不能入上等社會。太后云。我想看你跳舞。你能跳舞一點嗎。余卽尋吾妹。正與皇后談天。講得

極熱鬧。余云。太后要看跳舞。我們須跳一路。皇后及宮眷等。都說也要瞧瞧。余妹云。太后室內有一大格拿姆。(風琴名)可和以樂音。余往問太后。太后云。你們跳舞。要音樂嗎。余云。頂好是有音樂。若無音樂。則跳舞無節奏。太后叫太監搬格拿姆。說我吃飯。你們跳舞。余繙譜皆中國調。後繙得一華爾子。一名仙仙舞。余等卽奏琴而舞。看者甚多。彼等心中。必以爲余等發狂也。跳畢。太后笑曰。我一點都不能那樣跳。你們不頭暈嗎。我想你腿一定酸了。這很好看。像中國從前美女跳舞一樣。我知道這一個很難。必要人有風度纔好看呢。但女子與男人。以手抱腰似太不像。我喜歡看姑娘跳舞。中國從來不許男女相近。我看外國人不講究。他們女人的心。比中國大方。聽說外國人不敬重父母。那是真的嗎。他們可以打父母。可以趕出父母。有那一回事嗎。余答云。不是這樣的。余想必有人爲太后述此謠言也。太后又說。我想外國有一個人這樣。大家都以爲全國都是如此。中國這樣的事。我也看見過。余等飯後。正五點半鐘。太后說要到長廊走走。余等隨之。太后指點。某花都是自種的。凡太后走

到何處。必有一班人跟隨。如早朝時。約行一刻鐘。已至長廊盡處。太后命將椅子擺在夏房內。夏房數間。皆竹子編成。桌椅亦是竹子所製。太后坐下。太監遞茶及金銀花。又命太監倒茶與余等。太后云。這就是我天天消遣的法子。我喜歡看鄉下風景。尚有許多好地方。我慢慢與你看。我知道你們看過了。一定不想外國了。天下景致。沒有比中國好的。有往外國使臣。回來說。外國的山水樹木。都不好看。這話是真的嗎。余想又必有人說此話。討太后喜歡者。余云。到歐洲各國。也是好景。自然與中國不同。太后說覺得有點冷。問余曰。你覺得冷嗎。你的太監都站在那裏。一點事都沒有。下次你可以叫他們帶衣包隨身。我想外國衣裳一定不舒服。不是太冷。就是太熱。你腰細得那樣緊。怎麼樣吃飯。太后起身。余等隨之。緩緩行至宮中。太后坐於堂屋中間。一人玩骨牌。余等出至廊下。皇后謂余云。我想你一定累了。我知道你沒有做慣這些事。一天到晚不歇。你頂好是換旗裝。既舒服些。又便於做事。你看你走路時候。一定要手裹着長裙。余云。我極喜歡換旗衣。但太后沒有吩咐。我又不能提起。

皇后云。不用問。我知道不久太后會叫你換的。現在太后要看巴黎衣服。逢時換節。穿些什麼衣裳。有些西婦。穿的都是羊毛織的。我們以爲外國人不及我們花費。後見渤蘭康夫人。纔知道外國人也講究衣服。你記得太后說的話嗎。太后說渤蘭康與別的西婦不同。穿的也另個樣子。渤蘭康夫人。那日所穿爲棋方衣。甚有花朵。故太后極喜之。余與皇后談時。忽見電燈皆然。進去看太后有事否。太后云。我們再玩一回骰子再睡罷。太后又爲贏家。太后云。你怎麼不能贏一回。余知太后喜歡玩笑。答云。我的運氣不好。太后笑云。你明天把襪子反穿試試。必定會贏的。余云。明天試試看。這話太后聽見必喜。余在此雖無多時。甚用心揣摩。看出沒有他法使太后喜樂。如余之聽從也。太后說有點累了。拿牛奶來。太后謂余云。我要你天天當我未睡覺以前。到隔壁屋裏燒香。敬菩薩。我情願你沒有吃過教。要是吃了教。就好像不是你的人了。你告訴我。你吃過教沒有。余不料太后問此言。心中爲難。若說未吃。豈非欺誑太后。然終不能不瞞。對太后說話。要答應得快。不可遲疑。叫太后看出破綻來。

我面上雖未現出。心中頗覺羞愧。蓋余初受教時。第一要說真話。不可打誑語也。太后聞余非教中人。笑云。我服你。雖與外國人往來。能不爲其所移。以後還要守着自己的志氣。放堅固些。一生都不要改變。我從前以爲你必信外國教的。現在聽說你不信教。心裏十分快樂。說畢。太后欲睡。余等伺候太后睡下。余照例送珠寶還房。太后只戴一玉釧。換寢衣後。躺於牀上。說你們可以去罷。余等請安退出。堂屋有太監六人守夜。太后寢室中有太監二人。宮女二人。老媽子二人。或有宮眷二人監守。宮女捶腿。終夜皆不能睡。諸人皆歸宮眷管理。余問一太監。乃知之。有一宮眷對余云。我們總有一人輪班。在寢宮看守一夜。早晨叫醒太后。明天是你的班。後天是你妹妹的。說畢。忽望余而笑。我問如何喚醒太后。此宮眷云。沒有一定的法子。你要自己見機而行。但小心不可使太后發怒。今天是我的班期。我想太后昨日乏了。不敢大聲呼喚。太后醒時稍晚。發怒罵我。真正利害。太后起來晚了。常常罵人。說我們不叫醒他。但太后不會待你這樣。因爲你是初來乍到。你且等後來且看罷。余聞此宮眷

之言頗躊躇不安。然余想太后之爲人。決不對於正當做事之人而發怒也。

第九章

第二日。余起甚早。忙着衣。恐時已晚。急至太后處。見廊下有宮眷數人。笑請我坐。云時候尙早。只有五點鐘。停一會。皇后至。余等俱請早安。說幾句話。皇后問太后醒了沒有。今天是那一個人的班。余答云。今天是我該班。皇后使余立刻進去。余進太后寢室。十分小心。見宮女數人站立。一宮眷坐在地上。此人終夜看守。見余入房。卽起來向余耳旁說你來了。我去換換衣服。理理頭。你不要離開。等太后起來。宮眷說畢。卽去。余走近牀前。說老祖宗五點半了。太后朝裏而睡。不知何人說走開。我沒有叫你五點半鐘叫我。六點鐘再叫。說畢又睡。余候至六點鐘。又叫太后醒。太后說。你怎麼這樣麻煩。見余立於牀邊。太后說是你嗎。誰教你來喊我。余答云。有一宮眷告訴。我。今天是我的班期。要喊醒老祖宗。太后云。奇怪。我沒有說這話。他們怎敢妄傳旨意。他們知道這不是好差使。因爲你新來。就栽在你頭上。余不敢答言。小心伺候。遭

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太后事事都不合意。余乃設法以新鮮有趣之事。替太后解悶。太后心裏忘了就好了。余歸房已十點半鐘。累極思睡。遂寬衣登牀。不久睡着。以後十餘日。早朝等事。一切如常。余漸覺宮中之有趣。太后慈祥和愛。待余等極好。帶往園內各處游玩。又至太后之莊田。田在湖之西邊。過一橋。名玉帶橋。常常坐船。游於橋下。或步行橋上。太后喜坐橋上喝茶。間四五日。即到莊田。收得穀米菜蔬。則喜。太后常自己做事。余等亦捲袖子幫太后做。又在田中收得鷄蛋。太后教我用茶葉煮之。太后之銅鑪子。可以到處移動。先將鷄蛋煮熟。細細擊碎外殼。加半杯茶及鹽香料等物。太后云。我喜歡在鄉下過日子。比宮中有趣。又喜歡看年輕人玩。不愛那些大奶奶們。我雖不能反老還童。我還有年輕時候的興致。鷄蛋煮好。太后先嘗。再分與我們大家嘗之。太后說你覺得這個味道比廚子做的好些嗎。余等都云味道好些。余住於宮中。常如此快樂度日。每早見皇帝。當余有暇時。光緒帝必問英文。所知甚多。余見皇帝。極有趣味。在太后面前。面容肅默。或有時如一呆子。若離開時。全

然又是一人。嬉戲玩笑。俱如常人。余聞多人謂我云。皇帝無智識。不說話。余日日見之。始知不然。皇帝在中國。實一聰明有智識之人。且腦力極足。必能做事。但無機會用之耳。現在仍有多人問余。皇帝究有知識勇氣否。問者不知中國禮法之嚴。人子敬從父母之規矩。皇帝亦爲此禮法拘束。余曾與皇帝長談。故知彼是一聰明人。頗具堅忍之毅力。惟一生境遇不好。心中鬱悶。且幼小之時。卽身體孱弱。嘗告余讀書不多。但性情相近。生成一音樂家。無論何種樂器。稍學卽會。最愛批阿娜（洋琴名）常命余指點。大殿中有極大且好之批阿娜數具。又愛外國歌調。余教帝華爾子簡調。帝鼓之甚佳。久之乃覺皇帝爲一好伴。帝亦深信余爲人。常告以苦楚。講西方之文明。余頗驚其事事皆知也。又云。己之志願。欲求中國之強盛發達。又愛百姓。如地方有災旱等事。則憂形於色。則外面之謠言。說帝如何暴虐。皆不足據。此必爲太監所造也。余未入宮。卽聞此言。及來宮。見皇帝待太監甚好。惟上下之分仍嚴。帝不與太監說話時。則不許其開口。又不聽太監之讒言。余在宮中旣久。乃知此等太監。皆

極壞之人。豪無尊敬主人之心。本爲最下賤之輩。無德性。無教育。無感情。雖同黨中亦相媚忌。讀者當知外間所傳皇帝之情形。皆不可信。俱是太監傳出。愈傳愈謬。故有種種流言也。一日太后睡午覺時。忽聞吵鬧之聲。兼以爆炸之聲。人人皆驚。因宮中從未聞此聲。此等物。從不許入宮牆也。太后已醒。宮中之人。往來奔走。如失火然。太后發命。不許太監說話。皆不能止。一路跑。一路呼喚。如發瘋然。太后大怒。命余等拿黃袋子來。袋中有各種竹鞭。專打太監僕婦丫頭用者。余等各執一鞭。分立院中。鎮壓太監。余不禁欲笑。見他人亦笑。太后立於廊下督之。人聲嘈雜。幸太后未聞笑聲也。余等用力鞭之。因欲笑軟而無力。彼等毫不覺苦。忽然聲響都寂。始知李蓮英帶人來了。諸太監皆癡立如塑像然。余等笑亦止。各持一鞭。到太后廊下。李蓮英此時亦在歇午。聞鬧聲而來查問。稟明太后。有一太監。捉得一老鴉。繫鞭炮於鴉之足。點燃放之。老鴉飛去。藥爆發。遂分身而死。此事並非一次。常請朋友飲酒。看此以爲樂。從前在他處。離太後宮甚遠。此次老鴉飛至太後宮院。正藥燃爆裂。故太監等喧

鬧。其故因爲外間恨太監討厭。呼爲老鴇。而太監亦遂恨老鴇。以爲不祥之物。故設法捉之。而演此傷心之樂劇。李蓮英說畢。太后甚怒。叫拿此太監痛打。李蓮英帶來之一太監。拖一人來。按於地上。二人以重竹鞭打之。此人始終不出一聲。李蓮英在旁數數。數至一百。命停打。李蓮英跪太后前。聽太后吩咐。又叩響頭。說自己粗心。未能管束。請太后責打。太后說非彼之罪。叫將犯罪之人拖去。卽有二太監各拿一腿拖之而去。余等皆屏息不敢出聲。又恐太后說當面假做這個樣子。背地裏又說我酷虐。彼等皆司空見慣。不以爲奇。余初甚憐憫。後乃知此等人亦實可惡。以前見一宮女。遞太后之襪子。一樣一隻。太后叫一宮女掌其嘴。一邊十下。此宮女下手略輕。太后說。你們是好朋友。不聽太后的話。又叫受打的轉打此人。余見此事大怪。幾笑出聲。勉強忍住。宮女出太后房。乃言笑如常。余問之。彼等答云。沒事沒事。我們受慣了。這些小事。算什麼。久之。余亦不以爲奇矣。宮女較勝於太監。其出身皆選自八旗兵丁之家。在宮中服役十年。然後放出。聽其自由遣嫁。余到宮後一月。放出一人。此

人爲太后最得用者。故出宮時太后意頗不樂。賞以五百金。此女性質明敏。姿貌美麗。名曰秋雲。余雖與之相處不久。亦頗相得。曾告余不可聽他人之言。又謂太后對彼言甚爲愛余。至三月二十二日。此女出宮。余等皆戀戀不捨。太后於彼之去。初亦不以爲意。既去。乃覺諸事不便。數日內。余等兢兢業業。事事皆若做錯者。其餘宮女。皆心擔驚恐。格外勤慎。以求合太后之意。然彼等不若秋雲之聰慧。故余等須幫助之。免太后動怒。但太后不許余做。謂余曰。你自己做的事很多。我不願你們又做宮女的事。你雖幫助他們。我實不喜。語時聲色俱厲。移時。又笑謂余曰。我知你是好意。免我動氣。但他們並非真正愚蠢。何曾是真不能做。他們知道我要挑選聰明的。在臥房裏伺候。外面裝出來樣子。故意要我動氣。好叫他們做別的輕鬆事。他們都不願意做秋雲的事。我知道他們的心事。我偏要蠢人在我房裏。太后語時。諸宮女皆面現愁苦之色。余思彼等必是真蠢。當非欺詐。及與之共事日久。乃知太后之言。實不誣也。至於太監。混然似無腦筋之動物。若毫無知覺感情者。自朝至暮。不見活動。

之容。太后有所命令。唯唯應諾。及出房。問彼此互問曰。太后說些什麼。我一點都不記得。乃求吾儕中之一人。曾在旁聽見者。懇之曰。請你告訴我。太后說些什麼。我實在沒有聽見。余等往往故意刁難。以爲戲笑。俟其萬分急苦時。乃告之。然太監中亦有通文墨者。有一人每當太后有旨。必在旁謹書之。因太后旨意。皆須記載也。又有二十人。皆曾讀書受教育。凡太后有問。則須據其所知以答之。有時不能答。或所答不能如太后所知之詳。則太后甚樂。蓋太后之文學固甚高也。太后知余等讀書甚少。知識甚陋。乃時出問題。使余等對答。引以爲笑。余初聞太后不喜人聰明。然又不能見愚拙之人。故初到宮時。不知若何行事。始合太后之意。後不久乃知太后性情。實愛聰明人。但不喜人故炫其聰明耳。余所以能得太后歡心者。因余侍側時。常用心細觀太后之神色。以揣度其意旨。但不可斜視。因太后最惡之。凡有旨意。余必敬謹依行。不敢稍有疏忽。太后凡要一物。如煙袋或手巾之類。往往不名言。但目注所要之物。再視侍立之人。因房中有一棹。凡需用之物。皆置其上。也。予等視太后眼色。

卽知其意旨。雖亦偶有錯誤之時。但甚少。如此行之。太后甚喜。太后性情堅毅。凡事立意既定。則行之不少變。自信力極強。有時遇拂逆之事。面現憂色。望之儼然。愈覺尊貴無比。律己甚嚴。亦欲他人學之。但願人實行其意旨。不喜言語迎合。蓋惡人窺破其心意也。讀者必思爲太后之侍者。不知如何困難。而余殊不然。余實以待奉太后爲樂。不知其難也。時天久不雨。太后憂之。每日早朝後。必禱神求雨。十日。毫無效果。余見太后沈默不言。亦不發言。寂然略無聲息。諸太監皆惶恐。不知所措。有一日晨。余做事極苦。腹又饑甚。其餘宮眷皆然。太后諭余等去。乃皆歸房。余問服侍之王太監。太后何故以不雨爲憂。王太監答曰。老佛爺是替苦農夫苦百姓擔憂。因多時不下雨。鄉下莊稼。就要枯死了。又言自余入宮後。卽未下雨。余屈指計之。入宮二月零七天。心中似覺甚久。不止二月餘。因太后待余極好。如相見已數年者。是日太后用飯甚少。闔宮皆寂靜無聲。及余回應候室。皇后告余。太后因久無雨。爲農民憂。要停止肉食三日。冀積誠感格。立沛甘霖。是晚果降諭禁屠。又命余等皆沐浴齋戒。豫

備祈禱。皇帝禱於宮壇。佩一三寸方之玉牌。上刻齋戒二字。凡隨皇帝者。亦皆佩此二字。意在使人禱告時。存敬畏之心。次日太后起極早。珠玉首飾。皆不佩戴。飲食亦只牛奶及饜饐二種。余等則食白菜所煮之飯。唯置鹽少許。其味甚劣。太后除命余等應行諸事外。不發一語。余等亦皆屏息。不敢出聲。太后穿一淺灰色衣。毫無花飾。鞋亦灰色。手巾等物皆然。余等隨太后至一殿中。有一太監。跪執楊柳一束。太后折少許。插於頭上。皇后亦然。又命余等皆插之。皇帝則插於帽上。一殿之人。頭上皆插楊柳少許。其狀甚奇。此時李蓮英來。跪奏諸事皆已豫備。在太后宮前一室內。余等隨太后步行而去。因禱神故也。既到。見室中列一方案。上置黃表一折。玉一方。硃砂少許。小刷二。旁案列磁瓶。中插楊柳。人人皆屏息無聲。余心中頗覺奇特。尋思人人頭上皆插楊柳之故。太后之黃緞褥。鋪於案前。案上置香爐一。燃炭。太后親取檀香少許。投爐中。皇后耳語余往助。余近前。又取檀香數片。添置爐中。於是太后跪於褥上。皇后跪於太后身後。余等又在其後。默誦禱詞。詞曰。敬求上天憐憫。速賜甘霖。以

救下民之命。凡有罪責。祈降余等之身。此詞乃皇后先告余者。默誦三過。行禮三跪。九叩畢。太后乃出。受早朝。是日較平時爲早。因午時皇帝須回宮城祈禱。而太后則凡皇帝行動。必不離左右也。早朝畢。已九鐘。豫備回宮。太后命不必帶珠寶等物。因齋戒不用。余乃往珠寶房。檢點上封。以鑰匙封於黃紙封內。蓋印。交於太監。是人乃專管此事者。余等料理隨帶諸物。唯管衣服者最爲忙碌。挑帶五十件。余言在城內大約只住四五日。似不必多帶。彼言不知太后之意。定住幾日。不能不多豫備。太監拿來木盒多件。上漆黃色。約深一尺。寬四尺。長五尺。余等以黃袱包衣服。並各物置於其中。料理二鐘時。共裝五十六盒。太監挑之。先行。太后轎過宮門時。帝后及余等皆跪送。俟轎過乃起。均上轎隨行。太后轎前有兵前導。轎旁則年少親王四人騎馬夾護。轎後則太監四五十人。亦均官服騎馬。帝后轎與太后轎同爲正黃色。妃嬪轎爲暗黃色。餘爲紅色。伺候余等之太監亦騎馬隨余等轎後。太后之轎由大道行。余等則抄徑路。先至萬壽寺迎接。入寺先豫備茶點。太后到時。余扶下轎。又扶太后右

手上階。太后歸坐。余等置一棹於前。吾妹呈上茶點。照例凡太后出行及節期。太監所作之事。須余等代之。余等將各種果碟列好。卽出休息。萬壽寺在皇城與頤和園之中。太后凡由頤和園回城。必憩息於此。

第十章

余在轎中默思種種之事。天氣極佳。若在平時。太后心中悅豫。常引余等談笑爲樂。是日太后肅然無語。儼然若思。余甚爲太后憂之。又思及頭上之楊柳。莫明其故。太后與皇帝吃飯時。余出殿外。見皇后與妃嬪數人在左邊小屋內。以手招余入室。衆方飲茶。皇后謂余曰。我知道你又餓又累了。來罷。坐在我旁邊。喝一杯茶。余敬謝坐。稍談沿路風景。皇后又曰。我們再走一點鐘。就到城了。又言及今晨禮節。命余等均誠心求雨。余此時不能再忍。因問頭上插楊柳之故。皇后笑言佛教中有此說。謂菩薩持柳枝。灑水成雨。人皆信之。故宮中求雨。必插柳枝。已成老規矩了。以後每日必如今晨禱告。至天下雨而後止。語至此。聞太后語聲。知簪已用畢。余等遂隨皇后入

食。雖係素餐。其味甚佳。飯後。見太后在院中閒步。謂余等曰。我在轎子裏頭坐久了。腿覺酸硬。要活動活動。再動身。你們覺得累嗎。余答不累。太后曰。你們也跟我走走。太后在前。余等隨之。繞院而行。太后忽轉身笑謂余等曰。我們好像磨房裏頭的驢子。時李蓮英進來。跪奏動身時刻已到。以便進宮。時恰係太后所選定之良時。遂離萬壽寺動身。轎行極速。約行一鐘時。已到宮門。余等隨皇帝轎。抄徑路先入宮。帝后轎徑入內。余等下轎步行隨之。至朝堂院中。皇帝跪於前。皇后跪於後。余等又在後。迎接太后入宮。午後及下晚。又禱告求雨二次。余等服侍太后安寢後。回房見牀舖一切。皆已料理齊備。因余等不能做自己之事。皆太監爲之也。予疲甚。睡至次晨。聞有人叩窗始醒。余起推窗視之。見天甚黑。以爲布雲。心甚喜。謂可下雨。釋太后憂。既出。見對面窗上已有日光。乃大失望。宮中屋制甚古。院小而廊寬。房中甚暗。又無電燈。故白日亦常用燭。不到院中仰望。不能見天光。余起時甚早。日尙未升。因房暗。又初起恍惚。故誤以爲布雲也。入太后宮。皇后已先在。皇后起最早。每日必爲首到之。

一人且極從容。余頗奇之。不知其何時即起。太后雖醒。尙未起牀。余近前請早安。太后問今日天氣何如。余不得不直言。太后既起。言今日無早朝。皇帝須禱於天壇。太后禱於宮內。如是者三日。仍無雨。太后憂甚。命余等每人一日禱二十次。每禱一遍。則以朱筆點於黃紙上以記之。四月初六日晨起。見天上濃雲密布。卽往太后宫。報此喜信。及至。則已先有人報過矣。太后笑曰。我知道你們人人都要搶頭報。我今天覺得很累。要多睡一會。你可先去。我起來再叫你。余遂出。往見皇后。見宮眷等皆在此。問余已下雨否。余答院中業已下濕。有頃雨愈大。太后起禱神。是日自朝至暮。雨未停止。太后一人抹骨牌消遣。余立太后椅後。皇后及宮妃等皆立廊下。太后見之。謂余曰。廊下是濕的。你去告訴他們。到應候室等著罷。余出。尙未開言。皇后卽告余曰。應候室已經濕了。水都進去了。宮中房子甚老。又無溝渠。太后宮基甚高。在十二層階級之上。應候室與地平。無階級。故雨稍大。水卽浸入。余立廊下。不過數分鐘。衣服已濕。太后以手叩窗。命余等入。向規。余等除有事外。若無太后命。無論何人。皆不

能徑入太后之宮。卽皇后亦然。是日太后心甚喜。笑曰。你們好像在湖裏拖起來的。皇后穿一淺藍色衣。頭上紅纓經雨。水流衣上。皆成紅色。太后又笑曰。你們衣裳都毀了。快去換罷。彼等皆去。唯余仍留。太后謂余曰。你的衣裳也濕了。不過不大濕。余是日穿一加是弭爾衣。製作甚簡。太后以手撫余臂曰。濕的狠。去換一件厚的罷。我想外國衣服。穿得一定不舒服。腰太細了。與上下不相稱。你要是換旗裝。我想一定好看。我先前要知道外國衣制。現在已看破了。你可以改換旗裝。下月端午節。我做幾件好衣服給你。余叩頭謝賞。答曰。甚願改換旗裝。從前在外國多年。一向都穿西服。所以沒有旗裝。進宮時本要換的。因聽見老祖宗要我們穿洋服。所以沒有換。余是日聞太后命余換裝。心中甚喜。第一余服色與宮眷等不同。彼等未免有外視之心。第二太后不喜洋服。第三在宮中穿洋服。甚不舒服。故立意改換。余等做事時多。休息時少。自以衣服寬鬆爲便也。太后命太監拿太后衣服與余試。太寬太長。袖口亦大。太后命太監開余衣服尺寸。交與裁縫。又命爲余母妹亦做旗衣。太后意甚喜。

聞余愛何種顏色。又言應穿粉紅寶藍二種。此二色乃太后最愛者。又談及首飾。命照宮眷等式樣做一套與余。又謂余曰。你一定可以穿我的鞋。你記得嗎。你頭一天來。我試過你的鞋。我替你挑一吉日。叫你換裝。又成一滿洲人。又笑曰。從今再不要穿外國衣服了。太后取曆書觀之。言十八是吉日。李蓮英最善湊趣。說屆時必命人豫備齊全。太后又言頭如何梳。應戴何種花。語移時。命余等出。接連三日。雨未停止。第三日皇帝回宮。諸事皆畢。太后不喜住皇城內。余等亦覺宮中不如頤和園之佳。每早梳頭。皆須用燭。卽午時光線亦暗。次日太后命回園。天色陰沉。但未下雨。中道仍休息於萬壽寺。已開屠。有肉食。太后用飯甚多。問余愛吃素否。答言甚愛。因雖無肉。而味甚佳也。太后言不愛吃素。若非求雨。不願禁葷。回園後。擇日請各國公使夫人。陳設一切。與往日不同。園中處處陳列各種精美物件。及各色花草。如市場然。來賓爲美國公使康格夫人。美使館中文書記維廉夫人。西班牙公使卡色夫人。及其女。日本公使伊集院夫人。及使館中日婦數人。葡萄牙使阿而美達夫人。法使館書

記肯納斯夫人及法婦數人。英參贊唐內夫人。尙有德使館中官員及稅關官員之妻數人。是日太后穿一極華美之衣。以孔雀翠毛織成鳳凰。每鳳凰口中。嵌珠纓絡一串。約三寸長。太后略一行動。前後左右。均放異彩。頭上亦戴一鳳凰。鞋子手巾。均爲鳳凰花樣。余母穿一拉芬特絲衣。帽亦同。配以羽毛。余姊妹穿一淺藍色中國絲衣。鑲以愛爾蘭線邊及小剪絨帶。帽爲藍色。上堆紅玫瑰花。其餘宮眷亦均穿各人所有最華美之服。太后笑謂余曰。我若穿外國衣服。不知是怎麼樣。我的腰也細。但是穿大衣服。所以不顯。我不願意將腰細得那樣緊。我想天下再沒有像滿洲衣服好看的。太后坐殿。來賓中有領袖公使奧使司肯男爵率領諸人登殿。站立一行。領袖公使讀頌詞。先繙與慶王。慶王奏於皇帝。皇帝答曰。甚好。領袖公使上階。與皇帝拉手。其餘以次繼之。余立太后右。每一人進。卽言其名及所屬國。太后均酬以一二語。若往日未見過者。則問以到中國幾時。服水土否。余一一傳繙。其帶來之繙譯既無事。則閒立殿中。諸使以次見畢。慶王引繙譯等至別室。以酒食款待。太后下位。太

監搬椅入。讓來賓歸坐飲茶。談數分鐘後。遂引入餐室。太后皇帝皇后皇妃皆回宮。太后繼女大公主爲主人。康格夫人坐主人右。卡色夫人坐主人左。其餘以次列坐。用中國餐。唯另備刀叉等以便客。大公主起誦歡迎詞。余繙爲英法語。餐畢。同來賓遊園。太后先在園中等候。備有西樂娛客。沿路置攤。客至一處。必止步贊物之精美。諸物皆豫備贈來賓者也。最後至一室。休息飲茶。太后說送客語。於是來賓皆作別上轎而去。余等報告今日來賓一切情形。太后曰。怎麼外國女人。腳那樣大。他們的鞋像船。走路的樣子。也與我們不同。我沒看見外國女人有好看的手。他們皮膚雖白。但是上面有一層白毛。你以爲好看嗎。余答在外國曾看見幾個體面美國女人。太后曰。無論怎樣體面。他們的眼睛。總不好看。我不喜歡看那藍眼睛。好像貓眼。又曰。你們必定累了。去歇歇罷。遂向太后行禮而退。余等入宮。已二月餘。未見余父。而余父此時正病。不知可以請假省病否。每日接余父信。皆囑余等小心勤謹。服伺太后。余母問皇后能請假否。皇后言能請假。但最好過初八後再請。因相傳四月初八

爲佛生日。宮中是日必食青豆。到期爲太后所愛之人。必賜一盤。內置八豆。受賞者須卽食之。皇后曰。你若送豆與太后。必定喜歡。余是日遂遵皇后之言行之。太后果喜。談及余等初入宮時事。忽謂余母曰。不知裕庚現在病好些沒有。幾時可以銷假。他到京只見過一次。以後就未見他。余母答現在好些。但腿軟不能行動。太后曰。哦。我忘了告訴你們。你們要想看他。可以請假。我近來事很多。所以把這件事忘了。余等叩謝。言願回家省視。太后遂諭豫備余等明日回家。又問在家住幾天。余等答言請太后吩咐。太后曰。兩三天數嗎。余等又叩謝。余等聞太后忽提此事。甚爲驚異。不知係有人告太后。抑太后知余等之心也。太后回宮。余卽往皇后宮中。皇后性情和悅。接人溫溫無厲色。宮中陳設。略與太后宮同。而更雅。命余挨身坐下。太監遞茶。閒談宮中事良久。皇后曰。我狠愛你。太后亦然。余告請假回家之事。且言不知太后何以忽憶及此。皇后曰。有人提醒太后。因你們來宮已兩月多了。余後探問其人。乃李蓮英也。皇后又曰。我告訴你的乖。太后雖說叫你們回家。並未說定時刻。你不必將

這事告人。也不可做出回家的樣子。明天也不要裝扮。仍照常做事。太后要忘了。不可提起。太后雖說三天。你們第二天就回來。少住一天。先回宮。太后覺得你們親近太后。必更歡喜。余聞此言。甚喜。又問回宮時可以帶禮物送太后否。皇后曰。可。次日余等仍照常做事。隨太后上朝。早朝後。太后命將飯開於牡丹山上一室。室內此地頗有郊野景象。室內陳設。皆爲竹器。製作極精。窗格雕成壽字蝴蝶形。內掛粉紅絲簾。室後爲竹子涼棚。周圍欄杆。上掛紅紗燈。沿欄杆置椅。此地卽爲宮眷之應候室。飯後。太后與余等擲骰。良久始罷。余爲贏家。太后笑謂余曰。你今天運氣好。我想你今天回家。心裏快活。所以仙人幫你的忙。我看你現在可以回去了。太后回頭問一太監。現在什麼時候。太監笑答兩點半鐘。余等叩謝。仍站立伺候。太后曰。你們回家。我心裏狠不好過。好在你們兩三天就進宮。又謂余母曰。你回去告訴裕庚。好好養病。我已吩咐太監四人。跟你們去。又帶我吃的米。賞與裕庚。余等叩頭謝賞。太后曰。你們去罷。余等遂出。至廊下。見皇后。又與宮眷等作別。卽回房豫備一切。給伺候太

監每人銀十兩。給宮中轎夫每人銀四兩。至宮門。已有轎候於門外。余等上轎前行。太后所派太監四人騎馬隨之。余入宮二月餘。恍若一夢。思及太后待余等恩意。殊不忍別。然念回家得見余父。又甚樂也。行兩句鐘至家。見余父病體已較前稍愈。太監以黃袱內米置棹上。余父叩頭謝賞。又酬跟隨各太監物。彼等辭去。余告父親宮中一切情形。及太后待余等慈愛之意。余父問能設法使太后行新政否。余答當盡心力爲之。次日太后又命太監二人來。賜果品等物。太監言余等去後。太后罪念。問余等亦想念太后否。余告太監明日卽回宮。余等住家兩日。客來甚多。應接不暇。余父命夜半三鐘動身。以便到園時太后尙未起牀。余在轎中。思及所處之境。殊爲可樂。到宮卽得太后歡心。不獨余意中如此。卽他人亦均言太后愛余。皇后對余言亦然。但宮眷中頗有嫉妬者。余等應如何做事。彼等常不以實言相告。故余心甚銜之。太后對余母贊余。彼等則相視而笑。此去又須與彼等共事。余立志以一人與彼等爭勝負。但盡余心以娛太后。凡事有益於太后者。必力行之。其餘非所知也。到宮將

踰五鐘。太后尙未起牀。先往見皇后。皇后正欲往朝太后。見余甚喜。言豫備余等之旗裝已做好。極好看。余等此時甚餓。稍用點心。卽往太后宮。太后已醒。余等近前。叩頭謝太后賞。太后坐起。笑曰。你們願意回宮嗎。我知道凡有人同我住過的。一定不願意離開我。又謂余母曰。我見你很喜歡。裕庚病怎麼樣。余母答曰。比先好些。太后又曰。你們在家兩日。做些什麼。記得換旗裝的日子嗎。余答記得。都盼望到那一天。此時太監拿進來大黃盒子。內裝極美麗之衣服鞋子白絲襪手巾檯檯荷包全套滿裝。又有首飾。余等叩頭謝賞。太后命太監曰。拿出去讓他們細看。又曰。我給你們每人禮服一件。朝珠一付。鑲滾衣服二件。家常衣服四件。逢忌辰穿的衣服二件。一天青。一紫色。另外有些裏衣給你們。余見之甚爲動興。告太后此時想穿起來看看。太后笑曰。你等等。到我選的好日子。再換。你要先學梳頭。這是頂難的事。你請皇后教給你。余知太后雖如此說。見余此時要穿。必定歡喜也。太后又問余初進宮時。何以頭髮屈曲如鈎。余答用一種紙使之屈曲。太后曰。你穿旗裝的。你的頭髮不能直。

了。人人都要笑你難看。是日下午。余坐於廊下。有一宮眷謂余曰。你換旗裝。不曉得好看不好看。余答只要樣子自然。不做作。就好。彼又曰。你出洋多年。我們都覺得你是一洋人。余答太后既看我是太后的人。我心中狠知足。請你不必擔心。余知彼等皆有嫉妬之心。遂離開此人。往尋皇后。在應候室閒談。此人又來。坐於余旁。一人匿笑。有一宮女豫備太后所戴之鮮花。問曰。你笑甚麼。皇后亦見之。亦問其何故發笑。彼不答而笑如故。此時一太監至。言太后命余去。余遂往。不知此人對皇后曾否有言也。換裝之前二日。皇后命余等豫備一切。言爲期甚近。免至臨時急迫。太后歇覺後。余回房梳頭。梳畢往見皇后。皇后曰。你打扮得很好。太后一定比你穿洋裝時。更喜歡些。余言從小未到巴黎時。在家本穿旗裝。故此時尚不覺局促。又言諸人視余爲外人之故。皇后曰。他們嫉妬。不懂道理。你不必理他。

第十一章

十八日余起較早。雖多年未穿旗衣。而穿之尙爲合宜。殊出宮中諸人意料之外。蓋

彼等以爲余穿旗衣。必不合式也。伺候之太監。見余等換旗裝。甚喜。皇后往太后宮。順路來看余等。同往至應候室。來觀余者甚衆。諸人所談。皆議論余者。使余羞澀不能置詞。人人皆言余換旗裝。比穿西裝好看。獨皇帝不以爲然。笑謂余曰。我看巴黎衣服。比旗裝好看得多。余笑而不答。皇帝搖頭而入。李蓮英來叫余等卽刻往太后宮。余曰。大家都來看我。好像是一個異人。李蓮英曰。你自己不知道你怎樣好看。怎樣體面。我說你再不要換外國衣裳罷。太后見余等大笑曰。我不信是一個人。指一鏡曰。你在這鏡子裏頭照照。看你怎樣換了一個人。我覺得現在你是我的人了。我要再做幾件衣服給你。此時李蓮英入。言二十四立夏。照例從是日起。脫金簪換玉簪。而余等無之。太后謂李蓮英曰。你說這話很好。我叫他們換裝。我送他們每人玉簪一枝。李蓮英出。拿來一盒。其中皆透綠翡翠簪。太后挑一根與余母曰。這根簪子。從前有三位皇后戴過。又挑二根。一與余。一與余妹。曰。這兩根是一對。一根東太后戴過。一根我年輕時戴過。余等叩謝。且感且愧。太后曰。我看你是自己人。替你做的。

衣服都是頂好的。我已立意叫你穿朝服。與那些王妃一樣。你是我的宮眷。自然也可以穿。李蓮英在太后身後做手勢。叫余叩頭。余是日不知共叩若干頭。且所戴之旗頭。極爲沉重。余未戴慣。常恐其落下。太后曰。等我萬壽的日子。明發你們的賞位。照例。太后萬壽時。常賜特恩於太后所愛之人。及有功於國之人。平時固可隨意賞賜。而萬壽時則更爲特典也。皇后向余道喜。並言太后正在挑選一年輕王爺。將余許配。皇后人極和氣。且愛說笑話。余寫信稟知余父太后種種特恩。余父諭余當盡心力以忠於太后。不可辜負恩意。自換旗裝後。太后待余等尤爲親切慈愛。一夜侍太后遊湖。月色皎潔。夜景極佳。太后同余等坐一船。尚有數船並舳而行。後隨一船坐太監。吹笛彈琴。太后曼聲而歌。忽問余仍想到歐洲否。余答在此極樂。不想再到別處去。太后曰。你一定要學做詩。我可以每天教你。余答父親曾教余讀詩。亦曾做過。太后聞之。驚曰。你先怎麼不告訴我這話。我頂愛詩。你必定念給我聽聽。我這裏有各朝的詩歌。余答只讀過八年書。中國學問甚淺。故不敢說。太后曰。宮中就只我

與皇后通中國文。又曰。我從前也曾教過他們讀書寫字。他們太懶。我就不教了。余父曾囑余不可在宮中自誇。若太后問起。始可答應。故余守此訓而不敢忘。自此日後。宮眷等嫉妬之心愈甚。五月五日。爲中國端午節。自初一起。內而軍機尙侍。外而督撫以及宮中妃嬪太監近支皇室。均送太后禮物。余等忙甚。應接不暇。送禮者皆有一黃紙。上書禮單。右方下首有某某跪進字樣。太監以大盒盛之而入。禮物各種俱備。如房中應用物。各色綢緞。各種珍寶。以及雕刻顧繡之品。唯洋貨最多。太后命都拿開。只將洋貨擺於太后宮中。因此等物太后未見過也。初三日爲宮中諸人送禮之期。極爲有趣。余等夜半卽起。豫備禮物。又往皇后宮中幫忙。初三日。均盛以黃盒。擺於大院內。皇后之物。在第一排。爲皇后手做之鞋十雙。繡手巾檯檯荷包煙荷包等。極其精美。皇妃所送者。亦大半相同。若宮眷等所送。則種種色色。無所不有。皆係期前換班請假豫備者。相見無他言。皆互相問曰。你打算送甚麼。人人心中躊躇計算。不知太后心中愛否。唯余等未曾請假。因早已寫信往巴黎。定買最美麗綻

花金線料全套房中裝飾品。乃巴黎最時新之式樣。配以扇子香水肥皂等及他種法國物品。凡送來禮物。太后皆親自過目。見有太菲薄者。必看送禮人名。擇心愛者留之。其餘皆叫拿開。永不入目。余等雖入宮不久。已知太后嗜好。喜洋貨。尤喜法國綻花金線料。因太后時時要做新衣。最得用也。亦喜肥皂香水等物。言可以使人美麗。見余等所送之禮。面帶歡容。稱贊余等有心思。又贊太監宮女等所送之物。聞者皆喜。初四日。爲太后回賞王公大員宮妃太監等物之期。太后記性極強。何人所送。係何物品。皆一一詳記無遺。視其所送之豐薄。而回賞之。余等料理賞品。亦甚忙。並開單記之。有一王公福晉。所送物甚菲薄。太后甚怒。謂余曰。你把那一盒拿進來。我看是些甚麼東西。又曰。你量量這送的裁料欄杆。余量後。欄杆尺寸短少。不足沿一件衣服之用。裁料亦非佳品。太后曰。你看看。這算他送的禮嗎。我曉得這些都是別人送他的。他把好的留下。把這壞的送給我。他們怎麼這樣糊塗。他覺得送禮的多。我一定看不到。他要是這樣想。就錯了。凡是送來禮物。我都親自過目。因此知道各

人的心。送禮好的。我曉得他是好心。想我歡喜。送禮壞的。我曉得不是他的本心。是不得已才送的。我也照他們的禮還他。太后賞宮眷等每人衣服一件。銀數百兩。皇后皇妃亦同。賞余等花飾衣服二件。家常衣服數件。及背心鞋襪等物。太后曰。因爲你們衣服不多。所以不給你們銀子。把做好了的衣服給你。太后又賞余耳環一付。無余妹者。因余妹戴一珠環。上有寶石。余則戴一平常金環。太后謂余母曰。裕太太。我看你偏心。龍菱戴這樣好環子。德菱沒有。余母尙未及答。此時余立太后椅後。太后謂余曰。我有一付好耳環給你。你現在是我的人了。余母言余不喜戴重環子。太后笑曰。不要緊。他現在是我的人了。我要給他應用的東西。你不必管。又曰。我給你的耳環雖重。天天戴慣了。就不覺得重了。初五日。俗名龍船節。言是日午時爲最毒之時。五毒如蛇蝎之類。皆潛伏於土中。有人於土中掘出。放玻璃瓶內曬乾。可配藥方。此乃太后告余者。余依言到處掘土尋之。皆未得。至午時。太后以雄黃少許置酒中。用小刷蘸之。擦余等鼻孔耳孔中。言擦後則夏天毒蟲遠避。是日所以又名爲龍

船節者。因春秋時有楚大夫屈原。忠直被讒。放於湘水之濱。憂鬱眷戀。不得自明。遂於五月五日。懷石投江而死。楚人憐之。故相傳於是日競渡。救屈原也。並投角黍於江以祭之。宮中戲園。演此故事。極爲有趣。又演五毒於午時前藏土事。余等穿虎頭鞋。又以黃綢製成之小虎。戴於頭上。此皆裝扮小兒者。意取長成身強如虎也。是日王公福晉皆入宮。見余等穿小兒鞋。頭戴老虎。皆目之而笑。余言乃太后命余等如此裝扮者。凡宮中諸人之生期。皆載於一簿。爲李蓮英所管。五月初十日。爲余生期。前數日李蓮英告余。照宮中規矩。須送太后禮物。大概爲果子糕點等。余卽豫備八盒。至期。余穿禮服往太后宮請早安。太后妝畢。太監攜盒入。余行九叩首禮。太后笑說吉祥話數句。賞枷楠手釧一付。雕刻極細。綢緞數軸。言已命豫備麵。余叩謝。又往皇后宮叩頭。皇后賞鞋兩雙。頸巾數條。回房見諸宮眷皆有禮物送來。是日眞爲余極樂之日也。十五日早。太后言背痛。余等按摩良久。起牀後。仍未全愈。皇帝入請早安。太后不甚理會。余觀太后凡見皇帝。面色總不和悅。皇帝說話亦極少。是日爲太

后梳頭之太監有病。另叫一人來。太后命余等在旁細看。不許梳落頭髮。太后最愛惜髮。不願落一根。此新梳頭之太監。不如前一人之巧。見有頭髮落下。卽驚懼不知所措。不如前一人之善於揜藏。太后由鏡中觀其神情。問落下頭髮否。此人答落了。太后大怒。叫再長上去。余聞之。幾欲發笑。此人無法。懼極而哭。太后命之出。等候責罰。余等幫太后梳頭。此乃最難之事。因太后之髮甚長。甚難梳理也。太后早朝後。告李蓮英以此事。李蓮英真一殘忍之人。說何不打死。太后卽命李蓮英帶此人來受打。及吃飯。太后嗔菜不好。又命打廚子。余曾聞人言。凡太后爲一事動怒。則事事皆不如意。皆將遷怒。故余見此事。亦不覺異。又嗔余等之燕尾太低。曰。我現在上朝。不要你們這些人。快回房去。把頭梳好。我再看見這個樣子。我就拿剪子把你們的頭髮剪下來。其實余等所梳。與從前一樣。太后亦從未說過太低。余見太后詞色甚厲。暗思不逆其意爲妙。答言就去理好。余行五六步後。又聞太后罵長壽。言長壽自以爲是。叫長壽也去。太后凡怒時。以爲諸人故意撩動。其實人人惶恐。何敢故撩太后。

之怒。且常思盡力以求悅太后之意也。是日太監等稟問各事。太后均不理。一人看書。余頗覺苦惱。皇后告余仍照常往太后宮中伺候。皇后曰。你去請太后玩骰子。或者喜歡。余本不願往。因皇后向余言如此柔婉。乃答曰。且去看看。余入太后宮。見太后正看書。抬頭見余。謂余曰。到這裏來。我告訴你。你知道嗎。宮裏這些人都不是好的。我不喜歡他們。我曉得他們必定扯謊。告訴你。說我的壞處。你不要同他們講話。不可將燕尾太梳低了。今天早晨。我並不是氣你。我曉得你不像他們一樣。你須在我這一邊。不可受他們的蠱惑。太后語時。面色柔和。如慈母之語其子。余意立轉。答言願盡力做事。以悅太后之意。太監等有時雖似可憐。實則彼等性情極爲陰險。常出乎情理之外。以陷害人。不能不嚴厲待之也。自太后發怒後。彼等做事。較前小心。有人對余言太后每一發怒。則無所底止。其實不然。太后與余言極和悅。若無早晨之事者。余亦覺太后容貌藹然。令人可親。不難伺候。但人須察言觀色以行事耳。太后見余沉思。若知余之心者。曰。我可以使人恨我如毒藥。又可以使人愛我。我有這

個手段。余亦覺此言爲實情也。

第十二章

五月二十六日早朝時。慶王秦美使康格夫人意欲私見。請太后定一日期。太后曰。且莫回答他。讓我想。時宮眷等說話聲音太高。太后斥之曰。不准說話。余聞之甚喜。因可聽見太后與大臣之言也。早朝後。太后命開飯在排雲殿內。殿在山頂之上。太后說要走去。余等隨之。太后左右有小太監二人。以手扶之而登。自山脚至頂。有二百七十二層階級。太后毫不在意。且行步極快。常一人在前。余等到後。覺甚累。太后笑曰。我比你們老些。你們倒走不贏我。你們都無用。太后性情最好勝。無論何事。見人不如。則以爲喜。且愛人恭維。但恭維得不好。則更怒。故恭維太后亦不易也。排雲殿前有一廣場。滿栽松柏。下置磁棹橈。以黃緞鋪之。太后坐而飲茶。不發一言。天氣雖極佳。而風甚大。稍坐。太后言風太大。遂進殿。余甚喜。私語皇后。余正恐風大。將滿頭吹落。太監安排棹飯。皇后以手招余。遂同坐於廊間窗下。蓋太后所到之處。無

他人坐位。宮中窗戶大半皆低。窗下有長櫺一排。約一尺寬。余等皆坐於此。皇后問余看出太后有心事否。余言恐是今日早朝慶王所言。康格夫人請私見事。皇后曰。是了。你曉得這事嗎。幾時私見。余答太后尙未定出。太后飯畢。遶房閒步。忽至余母前曰。我不懂康格夫人。爲什麼要私見。或者他有話跟我說。我想知道他要說甚麼。好像備回答他。余母答言。或者康格夫人處有他人想覲見。太后曰。不能。凡是來宮見的。都有一名單。看起來。外國的風俗。也是狠講理的。但是總不能與中國比。我極守舊。我喜歡中國的禮法。只要我活着。總不許學外國。你們把中國的古道理。跟現在外國的新道理比比。那邊好些。人人都喜歡新的。我是喜歡舊的。外國教士。想盡方法。要中國人入教。入教之後。就先把祖宗牌位燒去。不認祖宗了。凡外國人當面求事。我不好意思却他的情。所以我不願意和他們私見。我有主意。要是他們有事跟我說。我就答應不是我一個人的事。須得與軍機大臣商量。我雖是中國的太后。也不能違背本國的禮法。我狠喜歡伊集院夫人。究竟日本人與中國相近些。去年

你們未進宮前。康格夫人帶教會繙譯來。請我在宮中開一女學堂。我當時不好駁回。說再商量。你們想想。能行不能行。他全不懂中國國情。我在宮裏開一學堂。從那裏找那些女學生來讀書。我的事情忙得狠。況且有祖宗的家法。我更不情願叫近支子弟入宮讀書。太后且言且笑。聞者亦皆失笑。太后又曰。康格夫人是一好人。美國與中國友誼極好。光緒庚子年。美國人在宮中維持。我狠感激。但是我總不喜歡耶穌教。李蓮英告訴我。教士把藥與中國人吃。中國人心就變了。初入教的時候。教士假意叫人細想。外面做出不勉強人入教的樣子。又騙中國小孩去挖眼睛做藥。余曰。這話不確。教士心裏都是狠慈善的。情願苦身救人。又詳言教士如何不辭勞費。拯救孤寒小兒。助以衣食。有時教士入內地。見有盲童或殘疾。其父母不能養。則取而養之。並設學以教之。太后笑曰。我自自然信你的話。但是他們爲甚麼不在本國。救本國的人。余知太后執意甚堅。多辯亦無益。但將余父往日所辦之教案爲太后述之。當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六月。湖北武穴殺二教士。燒燬教堂。張之洞派余父前

往查辦。余父費盡心力。始拿獲凶手三人。用站籠站死。賠付恤款。其事始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近宜昌之一地。燒天主堂。謠傳見教堂中有盲童多人。教士將其眼睛挖去。又使之做事。宜昌知府亦信之。余父思將盲童帶進署中詢問。知府乃暗開飯與盲童吃。命其坐實挖眼睛之言。次日余父親自詢問盲童。皆言教士相待極好。眼睛在未信教以前。又言知府如何囑咐。命其誣指。彼等仍願回教堂居住。因在內甚樂也。余述此二事畢。太后曰。他們發心救苦難的人。總算是好的。我們如來佛。尙且把自己身上的肉喂鳥。他們教士。要讓中國人信中國的教。我就不恨他們了。你曉得義和團是爲什麼起事。因爲吃洋教的。特有教士做護身符。在鄉裏橫行霸道。所以義和團起來報仇。但後來他們做的。又太過。在京裏處處放火。想發財。不問是不是吃教的。亂搶一陣。你們要曉得吃教的是中國最壞的人。在鄉裏硬奪苦人的田產。外國教士偏信他的話。幫助他。不問是非。不問情理。凡是吃教的犯了罪。見官不跪。並且放肆無禮。不服中國律法。外國教士信一面之辭。硬要官將犯人放走。真正

是不平的事。你記得你父親從前所議。凡有教案時。待遇教士的法子嗎。我曉得有好些人。是因爲被人欺侮。無法也吃教的。我不信中國上等好人。肯入洋教。太后語至此。周圍顧視。小語曰。康有爲想法子勸皇帝信洋教。只要我活着。總不許信他。外國有幾件事。如海陸軍機器等。我也稱贊。但講起文化禮俗。我看是中國第一。外間多說庚子年。政府與義和團一氣。其實不然。我曉得要鬧亂子。就下幾道上諭。叫派兵剿拿。但是已經鬧大了。我本決意不出宮。我一老婦人。生死何足介意。但端王瀾公二人。勸我卽刻走。並說要假扮出走。我大怒斥之。我回京後。聽見有人說我出宮時。穿一件老媽衣服。坐破驢車。將老媽假扮太后坐轎。其實何曾有這事。不曉得是那里來的話。當拳匪亂時。我所用的人。毫無良心。沒有一人情願跟我走。有些都先跑了。不走的也不做事。我與他們說。你們願意的就跟我。不願意的。各人走路。當時答應的人極少。我狠吃驚。共總只太監十七人。僕婦二人。宮女一人。卽小珠。這幾個人說無論事情怎麼樣。都情願跟我。宮中有太監三千。我不及查點。已經都跑了。更

壞的當面對我無禮。把我的貴重好花瓶。故意丟在地下打碎。我那時大哭。求祖宗保佑。人人都跪下。隨我禱告。有一近支。我從前極愛他。凡是他求我無有不應的。他都不肯跟我走。他總覺得必有洋兵趕上。將我們殺盡。走了七天。我派一太監回京。他問太監。我沒有被洋兵追上殺死嗎。不久日本兵佔住他的房子。將他趕出。他想我尚未死。又從後追來。那晚我住在一小村子裏。他跟他丈夫趕來。哭說自我走後。如何傷心。如何想念。我對他說。我現在一句也不信了。我那時走路極苦。日頭未出。就坐轎起身。到晚歇在鄉下村店裏。皇帝皇后沒有轎子。坐騾車。我沿路求祖宗保佑。皇帝總不開口。一天下大雨。轎夫數人逃走。騾子也死了幾匹。大雨直淋頭上。真是從來未受過的苦。頭一夜有小太監五人。對縣官咆哮無禮。我責罰他。他就逃走。那縣官狠好。辦差非常盡力。但地方太小。食物自然缺乏。我聽見太監跟縣官吵鬧。縣官對他作揖。叫他們莫要高聲。即刻就去辦來。我大怒。將太監責罰。我們倉卒出走。凡是辦差的。自然要體諒他。應該知足。不能苛求。共走一個多月。才到西安。沿路

的苦難。我也說不盡。到西安。就一連病了三個月。住在巡撫衙門裏。房子既舊。又潮溼。皇帝也病了。真像充軍一樣。這事我一生都不能忘記。光緒二十八年回北京。看見宮裏的樣子。一切改變。我又禁不住傷心。許多貴重器皿。或是毀壞。或被人偷去。西苑內珍寶。一件無存。我每天禮拜的白玉觀音。斫斷手指。有洋人坐在我的寶座照相。我的苦受穀了。要件件都告訴你。一天也說不完。末了一事更苦。等我有功夫的時候。再告訴你罷。現在且說康格夫人。我想他必有特別的事。但願他無事請求才好。因爲他既開口。我就不好却他。你能猜得出是甚麼事情麼。余答曰。康格夫人總不會有特別的事。他是自命熟悉中國禮俗的。未必有事請求。太后曰。康格夫人進宮。總是帶一個教會繙譯來。我頂不願意。我有你母親跟你姊妹就穀了。我願意見外交夫人。不願意見教會的人。他說的中國話。我也不懂。次日早朝。慶王奏有美國海軍提督伊文思等請朝見。美公使來說過二次。非其夫人也。罷朝。太后笑曰。我昨天不是說請見有緣故嗎。我願意見美國海軍提督。跟他夫人。又謂余等曰。把各

樣東西都清理好。把我臥房裏換個樣子。余等唯唯。然此事極難。乃將窗間紅簾取下。易以太后所不喜之天青色簾。又將椅墊亦換天青色者。余等正監視太監做事。見進來太監數人。擡一大盒。其中盡爲時辰鐘。太后入房。命將白玉佛及綠玉佛拿開。皆換以鐘。不欲洋人看見佛像。又將繡花門簾三個取下。換以平常藍緞門簾。因繡花門簾所繡。乃五百羅漢。係舊金緞底子。爲從前道光皇帝所用。言掛此門簾。則一切鬼怪。不敢入房。太后曰。你們中間要有一個人記得。過後依然換上。余等換擺各種陳設品。梳粧之具。皆須收藏。牀上被褥。本係粉紅色。亦皆換以藍色。房中木器。皆係枷楠木。牀上之雕刻品亦然。此等枷楠木先置於廟內。使沾染佛氣。然後做成器具。故亦須換之。牀上雕刻品不能換。則以幔帳遮蓋之。太后入房。謂余等曰。你們不要在這裏忙。明天只海軍提督伊文思等來見。不到內宮。伊文思夫人跟公使館夫人。要後天才來見哩。現在且去看看大殿內要緊。把我們那個地氈鋪上。我不喜歡地氈。但也是無法的事。又告余等後日應穿之衣服。謂余曰。明天盡是男人來。你

不必跟我。已經在外務部叫一人來做繙譯。我不願意你跟好多生人說話。滿洲不與這個規矩。這些都是新來的人。他們將來回美國。要評論你的像貌。又命明日豫備黃袍。爲見外人之用。此袍乃黃緞。上繡金龍。戴一朝珠。以一百零八顆珍珠穿成。太后曰。明天必須穿正服。我平常不喜歡穿。因爲不好看。但是明天不能不穿。你們明天既不跟我。不必換衣服。次日太后起較早。余覺凡有外人進見。其先必有一事。使太后動怒。每次皆然。太后曰。我要顏色和悅。這些人偏叫我動氣。我曉得海軍提督見我回國後。必逢人告訴。所以我格外留意。不要落一點褒貶。在他眼裏。太后梳頭。幾費兩鐘。爲時已稍晏。太后傳命俟美海軍提督去後。再召見軍機大臣。太后穿黃袍後。對鏡照之。謂余曰。我不喜歡這衣服。據你的意思揣測。外國人覺得這是我穿的禮服嗎。我照鏡子。覺得穿這衣服。使我的臉色。跟袍子顏色一樣了。余答曰。這回也不算是正式進見。老祖宗要換別的衣服。也不要緊。余言雖出口。而心中甚悔。恐此話說錯。然太后聞之。似喜。命將衣服都拿進來看。挑一淺藍色緞袍。以寶石珍珠

盤成壽字。太后穿上。說這件好。命余到珠寶房。取與袍子相稱者拿來。一邊戴壽字。一邊戴蝙蝠鞋手巾等皆爲壽字花樣。太后曰。我現在好了。到殿上等他們。且玩一玩骰子。進見時。你們都候在屏後。將欲上場。見一太監上殿。跪奏美國提督及公使等已到宮門。約有十一二人。太后笑曰。我以爲只美國提督及使臣帶一二人。這些人是誰。不管他。我都接見就是了。余等扶太后上寶座。將衣服理好。卽隨皇后入屏後。聞來人行院中靴聲甚悉。窺之。見有王公數人。領導美國公使提督上殿。排立一行。向上三鞠躬。皇帝坐於太后之左。位極小。與尋常用者同。太后說歡迎美提督來中國之語。彼等近前。與皇帝握手。退下。慶王引入別宮賜宴。禮畢。太后謂余等曰。聽見你們在屏後笑聲。叫外人說不規則。余答未笑。太后曰。下次有外人進見。你們都不必來。這與每日早朝。自然不同。又曰。我要等他們走後。問他們說些什麼。故太后未回臥房。約過二句鐘。慶王來。奏彼等得見太后皆甚喜。余此時須補敘。美提督所入者。乃宮之左門。中門只太后一人出入。其他唯捧勅書者可出入。美提督去時。亦

由左門。太后問慶王曰。你引他們到各處遊過嗎。他們說些甚麼。慶王一一回答。太后曰。你去罷。豫備明天進見的事。太后回房。謂余等曰。你們明天都穿一樣衣服。要穿頂好看的。這些外國夫人此次來過之後。未必再來。我們不趁這時候穿。將來就沒有機會了。命皇后皇妃及余等皆穿淺藍色。又謂余曰。明天他們要問誰是皇妃。你就引見。要不問就不必引見。這些人都沒有見過多人。恐怕失儀。教他們笑。又曰。每逢洋人來宮。我都送東西。這回不定送不送。你先豫備着。找幾件寶石玉器放在一個盒子裏。我要的時候。叫你拿。今天話說多了。你們都去歇歇罷。余等遂請晚安而退。次日起來。事皆順手。未惹煩惱。太后見余等打扮細緻甚喜。謂余曰。你臉上脂粉總是太少。人家看你。好像是寡婦。嘴唇上總要打點胭脂。這是規矩。不能錯的。我這裏現在用不着你。你回去加點胭脂粉罷。余卽回房。再加脂粉。與餘人同。照鏡自覺忽然變像。不禁失笑。復往太后宮。太后曰。現在好了。你要嫌粉價貴。我買給你。說畢。視余而笑。太后粧畢。一宮眷拿衣服多件。請太后挑。太后說要穿淺藍色。看二三

十件。皆不中意。叫再拿幾件來。最後選一藍色衣。上繡百蝶。外加紫色半臂。亦繡蝶。衣下有珍珠纓絡。又戴許多珠寶。中有一珠。其大約與鷄蛋相仿。乃太后最愛之寶。不輕易戴者。頭上戴兩綠玉蝴蝶。手釧戒指等皆爲蝴蝶花樣。總之無一不相配也。太后凡戴珠寶。必間以鮮花。最愛者爲白茉莉。皇后及妃嬪等。非太后賞。不許戴。蓋賞鮮花。亦一殊榮也。余等可戴珠玉。若鮮花。則爲太后專有之物。謂年輕人戴了。將花糟塌。太后穿畢。同入大殿。一路說笑。囑余等好好待客。引客遊玩各處。太后曰。現在不要緊了。處處樣子都改變了。我自己也好笑。爲什麼都換了樣子。他們必覺得我們天天都是這樣子。後來他們要問你。你就說平常不是這樣。每逢覲見。卽改變一番。教他們吃一驚。這話你後來必定要說。要不然。沒有人曉得。我們費事也不值得。此次爲私見。故太后不用大座。僅用平日召見所用之座。位於殿之左偏。皇帝侍立。一太監入。言使館夫人等已到宮門。共九人。太后命宮眷數人出殿迎接。引之入。余立太后之右。可見來賓升階。太后耳語。問余誰爲伊文思夫人。余未見過。答言不

能指出。彼等走近。見一夫人與美使夫人同行。余思必爲伊文思夫人。卽告太后。太后曰。教會夫人又同來了。回回都有他。我想他必定愛見我。我跟他說。我狠喜歡時常見他。看他懂不懂我的意思。康格夫人近前。與太后握手。引見伊文思夫人及其餘人。太后面貌溫和。常帶笑容。與平日大不相同。命太監搬椅子來。讓坐奉茶。太后問伊文思夫人喜歡中國否。北京地方何如。幾時來京。約住幾時。住在何處等語。康格夫人言多時未見太后。問太后起居安好。太后謂余曰。你對康格夫人說。我甚好。多謝他情念。我狠喜歡見他。可惜拘於禮制。不然。倒可以時常見面。又命太后繼女皇郡主陪來賓赴席。席設於停雲軒。太后皇后及妃嬪皆不入席。余費二鐘時。始將席面料理清。太后命用外國棹布。較爲潔淨。太監以各種鮮花擺於棹上。太后曰。伊文思夫人是主客。康格夫人來京較久。應安伊文思夫人首坐。其餘依來賓之等級安坐。皇郡主（恭王之女）及珣妃（太后姪女皇后之妹）爲主人。席爲滿洲式。除蜜餞果子外。每人有二十四樣。太后叫開上等香檳酒。並說我知道外國女人愛喝

這個。諸人中真喜接待外賓者。唯余一人。因太后訓彼等太嚴。吩咐見客時。應當如何。不能稍錯。故彼等聞有外人覲見。則恨之。席將半。見一太監來。言太后在寢宮等候。席畢。卽引來賓往談。余依言。引來賓至太后寢宮。太后起身。叫余問伊文思夫人吃飽否。並謙言菜不好。可到內房坐坐。乃共入太后臥室。太后謂伊文思夫人曰。請在京多住些時。到各處玩玩。中國是一舊國。沒有美國那樣繁華。夫人看見我們中國的樣子。必定覺得奇怪。可惜我現在老了。不然。我也可以到各國去游玩。我雖然也看見書上說各國的情形。但自然不如親到親見的好。然而也說不定。後來也興去得成。不過我不能離開中國。這裏事事都靠我一人。皇帝年紀輕。太后說畢。謂余曰。你引各位到園中各處看看。龍王廟也可以去。康格夫人說有話與太后說。命其教會繙譯近前。當康格夫人與繙譯語時。太后亟欲知其事。問余。余因聽太后話。遂未聽明康格夫人之語。但聞畫像二字。余卽猜得其事。正欲告知太后。繙譯卽言康格夫人今日來宮。有一事請太后答應。意欲薦一美國美術家密司卡爾。爲太后畫

一像。送往聖路易賽會。俾美國人均得瞻仰太后儀表。密司卡爾之兄卽福卡爾。在煙台稅關執事多年。繙譯語時。太后留心細聽。仍未明其意。以目視余。此乃太后與余約定。叫余繙譯之暗號。余尙未啓口。康格夫人命其繙譯再述一遍。太后謂余曰。這位太太說話。我不大懂。你說與我聽。余遂言康格夫人意欲爲太后畫像之事。但太后從未照過一相。雖聞余言。仍不甚明。中國風俗。人死後始畫影像。以爲紀念。爲後世子孫祭祀。太后聞要畫像。面現惶惑之容。余不欲於外人前。顯太后不明此事。乃拉太后袖。說後來再細說。太后曰。你現在講一點我聽。余乃用宮中一種話講出。與平常中國話不同。故外人不能懂。太后乃稍明其意。謂余曰。你告訴康格夫人。說我不能一人定奪。他應該知道。凡做一事。必須先與大臣商量。我須遵從祖宗的法度。中國的禮俗。不能做出事來。教百姓指摘。我於這種地方狠小心。不能冒昧行事。時李蓮英入。跪說遊廟的船。都豫備好了。此乃一宮眷見太后不願多講此事。遂授意太監。以別事打斷。蓋凡有外人覲見時。必有一宮眷專在旁邊伺察。若見太后顏

色不悅。則用此法。全開。李蓮英說畢。太后遂與諸人作別。余等陪客坐船過湖往龍王廟。此廟在湖中島上。中有山洞。相傳爲龍王所居。故建一龍王廟於其地。

第十三章

余等在廟中略坐即回宮。來賓與太后作別。坐轎而去。余照例報告一切。太后曰。我喜歡伊文思夫人。我看他的神氣體態。跟別的美國女人不同。我喜歡見講禮客氣的人。談到畫像事。太后曰。我不懂康格夫人何以有這個意思。你現在告訴我。到底是怎麼樣一件事。余說每日要坐幾點鐘。太后聞之頗驚。說恐怕沒有那樣耐心。又問坐着做什麼。余答不做事。只坐一個樣子。教人對面描畫。太后曰。像畫完了。我成一個老婦人了。余曰。從前在巴黎的時候。也畫過一像。也是密司卡爾畫的。太后曰。拿來我看看。余叫一太監往拿。太后曰。我不懂爲什麼要我坐着。別人能彀代我坐嗎。余曰。畫的是老祖宗的像。不是別人的像。自然要老祖宗坐着。太后曰。是不是每天都要穿一樣的衣服。戴一樣的首飾珠寶。余答是的。太后曰。中國人畫像。只要看

一回就可以畫。也畫得快些。外國高手畫家。自然也能數這樣。余曰。中國畫跟外國畫不同。老祖宗看過。自然看出不同來。知道所以要坐着畫的緣故。太后曰。不知道。密司卡爾是怎樣一個人。會說中國話嗎。余曰。我跟密司卡爾很熟。是極好的人。但不會說中國話。太后曰。他的哥哥在中國稅關多年。何以他不能說中國話。余曰。密司卡爾到中國的時候很少。常在歐美各國。太后曰。他不會說中國話。很好。這裏頭頂難的事。是要留一個外國人在宮中住好多時。宮裏的人跟他混熟了。不免告訴他些話。我不願意外國人曉得宮裏的事。余曰。那不能數。密司卡爾不會說中國話。這裏人除我母親跟我姊妹之外。又都不會說外國話。太后曰。你不要太拿穩了。只要在宮裏住不幾天。他們就有法子彼此傳達意思了。又曰。幾時可以畫完。余曰。這要看坐幾回。一回坐幾多時。等密司卡爾來了。我叫他趕快畫。余不欲以實話告太后。恐太后聞之不願也。太后曰。你知道我已告訴康格夫人。這事要與大臣商量。因為這樣答應。我可以把這事想想。再回答他。既然你認得密司卡爾。說到宮裏來不

要緊。自然可以讓他進來。我就叫慶王回覆他。我們要先想怎麼樣辦才妥當。因為留一個外國人在宮裏住。是不行的。照例我總是在頤和園過夏天。離城太遠。他又不能天天跑來跑去。叫他住在那里呢。而且要有一人監視他才好。這個事很難。我不曉得怎麼樣辦。你情願做這事嗎。你有本事。叫這里人不能跟他通信嗎。但是那個去跟他住。晚上看守他呢。太后走上走下。默想良久。忽笑曰。我有主意了。我們可以用法子軟禁他。教他不覺得。這全靠你母親跟你姊妹三人。你們各人都要用心防備。我叫人把醇王（皇帝之父）花園收拾出來。給密司卡爾住。這園子離頤和園很近。車行不過十分鐘。就可到你天天同他早晨來。晚上同他回去住。我想這樣頂好。但是你們切要留意來往通信的事。這樣做。叫你的事情多點。但你曉得我於這些上頭頂過細。寧可這時候麻煩些。不要到後來生出大事來。還有一事。你要留意。不可叫密司卡爾有機會跟皇帝講話。我所以說這話。你知道皇帝臉皮嫩。恐怕說話得罪他。我另外派太監四人招呼。豫備坐着畫像的時候。要東西方便些。又曰。你

拉我的袖子時。康格夫人看着你。不知道他心裏怎麼想法。不要管他。隨便他怎麼想。你拉袖子的意思。我懂得。那是少不得的。余曰。或者康格夫人以爲我要攔阻這事。太后曰。這是甚麼事。要不是你知道密司卡爾。我一定不答應他的。我恐怕生出別的要緊事來。倒不管畫相的事。次日。余接康格夫人一函。請余不要在太后前攔阻密司卡爾畫像之事。余將此信譯與太后聽。太后怒曰。他怎敢猜你說密司卡爾的壞話。我不是告訴你。你拉我袖子的時候。康格夫人看着你嗎。你可以隨你的意思。回他的信。或照他來信樣子回覆他。最好就說中國規矩。宮眷向來不能左右太后的意思。再說你尙不至這樣卑鄙。說人的壞話。你要是不願意這樣回覆。就說你既然跟密司卡爾認識。何至於起心說他的壞話。余覆書即以平常話回答康格夫人。是晚太后未講別話。只講畫像一事。太后曰。我願康格夫人不差一教會人跟密司卡爾同來。他要這樣做。我一定回絕。次日。太監將余像取來。人人圍看。有人說像得狠。又有人說這像畫得不好。太后聞之。命余卽刻拿進臥房來。太后細看。又以手

摸之。笑曰。好奇怪。像是油畫的。這樣的粗筆。我從來未看過。這個像像得狠。我看中國人一定不能這樣畫。你穿的衣裳好怪。爲什麼你的脖子胳膊都露在外頭。我從前聽見說外國女人穿沒有領子沒有袖子的衣服。但尙未想到這樣壞法。你怎麼能穿這個。我想你穿這樣衣服。也會害羞。下回再不要穿罷。我看了這個。心裏難受的。這就是西方的文明嗎。這個衣服是有一定時候穿。還是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穿。有男人在跟前。也可以穿嗎。余曰。這是外國社會上的晚服。當有大餐跳舞時。女人都穿這個。太后笑曰。越說越出奇了。我看外國事事都不好。中國女人在男人跟前。連手腕都不好伸出來。外國人簡直又是一個樣子。皇帝總愛講維新講變法。要是這個就是西方文明的樣子。我看還是守中國老規矩的好。告訴我。你現在覺得外國的樣子不好嗎。你覺得我們中國的樣子。比外國好些嗎。余見太后意甚堅。乃答應是的。太后又看像曰。怎麼你的臉一邊白。一邊黑。這不好。你的臉並不黑。一邊脖子也是黑的。這是什麼緣故。余曰。這是光線的緣故。畫的時候。全照對面的光。

線濃淡畫出。太后問曰。你想密司卡爾畫我的像。也是一邊黑臉嗎。這個像要送往美國。我不願美國人說我的像是一邊白一邊黑的。余不欲說出實話。乃曰。後來告訴密司卡爾。照老祖宗的意思畫。太后又問幾時起手。余答密司卡爾尙在上海。康格夫人已經寫信去請他來。一禮拜後。余得密司卡爾一信。說卽刻動身來京。並言如太后許彼爲太后畫像。極爲榮幸。余將信譯與太后聽。太后曰。我狠喜歡你認得密司卡爾。我的事情也好辦些。或者我有些事要告訴密司卡爾。但我不願意康格夫人知道。要是叫康格夫人曉得了。他必定說我是不好纏的人。你總明白我的意思。密司卡爾既是你的朋友。你自然可以好好告訴他那些事。不至於得罪他。我跟你說。這個密司卡爾要不是你的朋友。我一定不答應這事。因爲這事跟我們的規矩狠不合。閏五月初三日。慶王告訴太后。密司卡爾已到京。住在康格夫人處。請太后定一畫像日期。太后曰。我明天回信。我要挑選好日子。不願意用一個壞日子起頭畫我的像。早朝後。太后看曆書。謂余曰。照我的曆書看來。這十幾天沒有好日子。

即以書遞余觀之。後來太后選定閏五月二十日。又要選時辰。選定晚上七點鐘。余聞之甚覺爲難。因七點鐘天已黑。如何能畫。余婉轉說這個時辰不能畫。太后曰。我們這裏有電燈。余說晚上用電燈畫的。不及白日光線之好。余知密司卡爾必不願在電燈下畫。故極力想太后改一時候。太后曰。好麻煩。商量半日。始選定閏五月二十日早十鐘。余始將心放下。太監拿余畫像時。帶來余在巴黎時照相片數張。但余不敢與太后觀。因照相既快。又不須每日久坐。恐太后看見。不肯畫像。欲照一相以代之也。次日。太后由余窗外廊下經過。遂入余房。看余房中陳設如何。太后入余房。此乃頭一次。余頗覺爲難。因太后總不大入宮眷等之房。余既不好讓太后站立。又不好請太后坐下。照規矩。皇帝及太后。只坐自己之寶座。如遊別處。則另有一太監攜之。余正欲差人往拿太后之椅。太后曰。不必。就坐你房裏櫬子。你可以沾點福氣。太后坐下。一太監攜茶入。余捧與太后。此宮中尊敬之禮也。太后喝茶後。起坐周視。開余抽屜盒子等。看收拾清楚否。忽看至一隅。問曰。那邊桌上是什麼畫片。卽走過。

去看之。驚曰：這些都是你照的像，都像得狠。比畫的油像好得多。你怎麼不拿給我看。余不好回答。太后見余爲難，卽說別話岔開。太后待人往往如此。但過後必再問之。余所照像，皆穿西裝。太后曰：這些像照得狠好。比畫的像好些。我若先前已照過相，就可以免這回畫像的事了。但我既已答應他，我也不翻悔。所難的，我不能叫一個照像的到宮裏來照。余母曰：太后要願意照像，德菱的哥哥曾經學過。他可以替太后照。余有兩兄在宮中當差，一管頤和園中電燈，一管太后之小輪船。照例滿洲官員子弟，須在宮當差二三年。可以天天見太后面。太后待之皆極慈愛。常與說話。彼等早晨來宮，事畢卽歸。蓋宮中不許人住宿也。太后聞余母言，似甚詫異。問曰：你先前何以總不說起。余母曰：不曉得太后要照像，且不敢說。太后笑曰：隨便什麼話都可以說。凡是我沒有看過做過的事，我都要試試。太后卽差人叫余兄至，謂之曰：我聽見你會照像。我現在差一點事你做。太后語時，余兄跪聽，乃規矩如此。惟宮眷則可不跪。因常在太后面前做事，太后常有話說，故免此禮節。以免繁碎。其餘雖皇

帶亦不能免此規矩也。太后問幾時可以照。要怎樣的天氣。余兄答今天回家取照像具。隨太后的意思。要幾時照。就幾時照。太后說明天早晨照。又曰。我先要坐在轎中。入殿時照一個。再照幾個別樣的。又問要坐幾多時候才照好。余兄答只要幾分鐘。太后甚異之。又問幾時可以成功。余兄言早上照。晚上就有。太后聞之甚喜。說我要看你怎麼樣做。你隨便挑一間房做事。就叫太監豫備。次日天氣極佳。八鐘時余兄在院中安好照像盒數具。太后觀之曰。好奇怪。用這個東西。就可以照人的像。余解說照像之理。太后命一太監站在前面。太后從鏡中觀之曰。怎麼你的頭在下面。你是腳站在地上。還是頭站在地上。余又解說光線交互反正之理。說照好後就不倒了。太后甚喜。說這真好。又謂余曰。你去站在那里。等我看看。看後。又曰。你去在鏡子裏看我。看能不能說說出我的樣子。太后搖手。余說出。太后甚悅。即入轎。叫轎夫抬走。過相盒時。余兄拍一照。太后回頭。問余兄曰。你照了嗎。余兄答照了。太后曰。你爲什麼不先告訴我。我的樣子太板了。下回照時。先知會我。我要照和氣的樣子。早

朝時。余在屏後窺視。見太后似急欲罷朝者。經二十分鐘已畢。此乃僅見之事。大臣退後。余等出屏。太后曰。今天天氣好。我想再去照幾個像。遂在院中又照一張。太后說要在寶座上照一個。如召見大臣時。余等費數分鐘。在院中豫備。將圍屏擺於寶座之後。腳踏亦放好。太后叫一宮眷去拿衣服來挑。余往拿太后最愛之珠寶。又命將上次美海軍提督伊文思及其夫人二次覲見時所穿之衣服二件及相配之珠寶拿來。太后每件衣服照一像。又穿家常衣服照一像。照畢。命余兄即刻去洗。又曰。你等一會。我跟你同去。看你怎麼樣做。余言須在黑房中洗。太后曰。不要緊。不管是怎麼樣的房子。我要去看看。遂同進黑房。余等搬一椅。請太后坐。太后謂余兄曰。你一心做你的事。只當我不在這裏一樣。太后見漸漸現影。甚喜。余兄以玻璃片就紅燈前請太后看。太后曰。不大清楚。我認得是我自己的像。但我的臉跟手怎麼都是黑的。余曰。晒在紙上。黑的就變白了。白的就變黑了。太后曰。俗語說老來學。真不錯。這件事我簡直不曉得。我盼望畫像也跟這一樣。又謂余兄曰。不要做完了。等我歇

午覺後。還要來看你做。太后醒時。爲三點半鐘。卽往洗像處。夏天午後四鐘。太陽仍高。光極足。余兄以像片置太陽中晒之。兩點鐘後。均已晒出。極清楚。太后喜甚。先拿一張看。又以次看其餘。皆看畢。又看頭一張。變爲黑色。太后不明其故。問曰。怎麼變黑了。是壞運氣嗎。余曰。晒好後。要用藥水洗。不然。受陽光太過。就變黑了。太后曰。真有趣。要費這些手脚。余兄乃先用化學水洗。又用清水洗。太后見比先更清楚。訝曰。好怪。一切都跟真的一樣。及料理均畢。太后拿進房中。坐在小橋上細看。良久。又以鏡自照。用像片比觀。時吾兄仍立院中候旨。太后忽憶及曰。我簡直忘了。這個苦孩子。必定還在等候。你去吩咐他。不用你去。我自己去跟他說罷。他今天做事很多。我要去安慰他。說幾句好話。讓他心裏喜歡。太后命余兄每片晒十張。把照像盒留在宮中。明天再照。不料一連下雨十日。太后甚煩。太后欲在安置寶座房內照一像。但此房太黑。窗戶上層皆糊厚紙。唯下層有少許亮光入房。余兄試驗數次。皆不能得好片。時值皇帝須往地壇行禮。此禮每年一次。余等須移住西苑。因下雨。太后命坐

船入城。至西門上岸。有轎候焉。坐轎至西苑門。又坐船過湖。約一英里之遠。湖中荷花含苞欲放。太后曰。我們在這裏至少要住三天。我情願天氣好。可在湖中廠船上照幾個像。我還有個好主意。我裝扮觀音。叫兩個太監裝扮侍者。衣裳我早已做了。碰着我發氣的時候。或有事煩惱。我裝扮觀音。氣就平些。心裏坦然。自己覺得我是個慈悲的面貌。我要裝扮起來。照一個像。時常看看。可以勉勵我永遠爲慈悲和悅的像。抵岸雨止。步入太后臥室。地尙溼。太后性質甚奇。愛在雨中走路。若非下大雨。並不用傘。伺候余等之太監。皆帶雨傘。但太后既不用。余等自然亦不好用。凡事皆然。如太后要步行。則余等亦須步行。如要坐轎。則余等亦須坐轎。唯太后走累時。叫拿椅子來坐。余等則不能在太后面前坐。須侍立於旁。太后愛西苑。甚於大內。西苑地本佳。能使太后心意和悅。入房。太后曰。你們早些去歇息罷。今天都狠累了。明天氣好。就照像。不料又下雨三天。遂在西苑多住數日。等至天晴照像後。乃回頤和園。太后曰。我們現在要豫備密司卡爾畫像的事。諭李蓮英告衆太監。不許與密司

卡爾說話。向之須有禮數。宮眷等亦然。若密司卡爾在座。並勿須對太后說話。皇帝亦同受此諭旨。又命收拾醇王花園。謂余等曰。我託你們三人招呼他。已命外務部豫備飯食。就是沒有外國餐。又命將余家洋爐子拿進醇王園中備用。太后曰。我知道你很難。每天早晨要跟密司卡爾一路來。晚上又要同去。白天裏又要招呼。但我知道你必不辭辛苦。你這都是爲我做事。又笑曰。我好小氣。我叫把你們的東西拿進園裏。你的父親用甚麼。我看頂好請你父親也到醇王園中住。受點鄉裏空氣。於病也有益。余等叩謝。此乃特賞也。余等每月只能回家省視一次。且須請假。今可以與父親同住。甚以爲樂。次日。太后命余等先往醇王園中豫備一切。園甚廣大。院落頗多。亦有湖有幽徑。雖迴不及頤和園。而風景亦甚佳。余等選一夏房。爲密司卡爾住處。事事皆爲豫備齊全。余等所居卽在其旁。相離不遠。因旣便招呼。且可監視也。下午余等回園。稟知。太后曰。你要小心。不要叫密司卡爾看出你是監視他的。太后甚以此爲慮。向余敦囑數次。密司卡爾來宮之頭一日。均豫備畢。尙合太后之意。余

心始放下。是日太后睡較早。說早點睡。明天精神好些。次日余等做事甚忙。早朝亦匆匆。余立屏後。有一太監來報告康格夫人等已來。在應候室。此時早朝將畢。李蓮英入。說外國太太都到了。在應候室等着。太后謂余等曰。我們到院子裏去碰他。凡外人覲見。皆在殿上行禮。但密司卡爾乃入宮畫像者。太后以爲不必循常禮也。下階。見彼等正入門。余指密司卡爾與太后看。至院中。康格夫人近前行禮。又介紹密司卡爾於太后。密司卡爾滿面笑容。太后見之甚喜。私語余曰。密司卡爾好像是個極和氣的人。余與密司卡爾行禮。太后注視之。其後告余曰。密司卡爾見了你狠喜笑。你們又會着了。我看他很容易招呼。太后入宮。余等隨之。密司卡爾告余已將幔布帶來。此布約長六尺。寬四尺。余先已告知密司卡爾。太后要畫全身大像。不願意畫小像。此時太后見幔布。意尙嫌小。又請密司卡爾挑選一處。安置棹椅。但頗難挑選。因窗戶太低。光線不足。後乃選定門口。將幔布掛好。太后請客稍坐。說要換一件衣服。余跟太后入臥房。太后問余曰。密司卡爾多大歲數。我看不出來。他的頭髮差

不多全白了。余聞之幾失笑。答曰。他的頭髮天生是那樣的。太后曰。向來看見外國女人。都是黃金頭髮。從來沒有看見白頭髮的。除非老了才有白頭髮。又曰。我看密司卡爾人很細緻。盼望他替我畫一個好像。又謂一宮眷曰。拿一件黃衣裳來。我雖然不喜歡黃色。想畫在像上。總該好看。宮眷拿來多件。太后挑一件週身繡紫色牡丹花者。鞋手巾等皆同一花樣。又披一領巾。上爲壽字花樣。每壽字中嵌一珠。頭上戴纓子一掛。一邊戴玉蝴蝶。一邊戴鮮花。手戴玉釧及玉護指。其時密司卡爾已將各物均豫備好。見太后入房。贊曰。太后穿戴得真美麗好看。余譯與太后聽。太后甚喜。太后坐於寶座。一手置軟墊上。密司卡爾曰。這個樣子極好。自然得狠。請不要動。余又譯出。太后問余曰。你看我的樣子好不好。要是不好。我再改。余答極好。太后又問皇后及宮眷等。都說好。其實皆隨口附和。並未看太后樣子也。彼等觀密司卡爾畫像。甚覺有趣。密司卡爾先畫一界線。諸人皆聚精以視。皇后私語余曰。我雖不懂。也看得出他是個高手畫師。我看他從容得狠。他從來沒有看過我們的衣服首飾。

虧他怎麼畫得像。你試想想。要叫中國畫像的。畫一外國太太。他是怎麼樣慌亂。界線畫畢。太后見其快而且真。甚異之。余曰。這不過是個粗底子。等他仔細畫的時候。老祖宗就看得出跟這不同來了。太后命余問密司卡爾覺累否。要歇息否。又命告彼太后事忙。每日只能坐數分鐘。余等即導密司卡爾及康格夫人等往吃飯。飯後康格夫人辭歸。余引密司卡爾至余房休息。太后差人來叫余至太后臥室。太后曰。我下午休息的時候。不願意畫。他也可以歇歇。他要是想再畫。等我起來後。你就帶他來。我先沒有猜到能穀畫到這個樣子。我心裏很喜歡。余即告密司卡爾如尙願畫。等太后起來後再畫。密司卡爾見太后甚高興。答言不必休息。願意再畫。余與之閒談。微示以意。彼乃作罷。時太監等入房。爲太后預備開飯。余引密司卡爾至廊下。皇后與之長談。余從中繙譯。太后飯畢。一太監出。請余等吃飯。余入房大驚。見擺有椅子。爲從來所未有。皇后亦驚。問余知此事否。余言或因密司卡爾在此之故。皇后命余往問太后。言無太后命令。不敢坐。太后私語余曰。我怕密司卡爾說我們野蠻。

皇太后宮眷等吃飯。連坐位都沒有。他不曉得我們祖宗的規矩。宮中的禮節。恐怕錯了意思。你們都坐着吃。不必來謝我。不要拘束不安。只當每天都是坐着吃的一樣。余等正吃時。太後來棹邊。余等起立。太后命余問密司卡爾喜歡吃否。密司卡爾答言甚好吃。比自己平常吃的飯菜好吃得多。太后聞之甚喜。飯畢。余告密司卡爾與太后作別。余等向太后請安。又向皇后請安。與宮眷等作別。引密司卡爾往醇王園。坐車十分鐘即到。引至爲彼預備之臥室。道晚安而退。次日。同至頤和園。正當早朝時。密司卡爾係一外人。自不能入朝堂。乃引之至殿後走廊下坐候。余遂不得隨侍太后。甚覺失望。因不能知宮中各事也。余志在使太后審知西法之美。太后並非頑固。常與余言欲將余等所陳。與大臣商量行之。有一事可以證明。一日余以在巴黎時所見之海軍大操像片。與太后看。太后甚爲動心。說也可以叫中國照這樣做。後卽以此事商之大臣。彼等乃用其稽延之慣技。答言須緩圖之。不可急遽。讀者諸君。當知太后卽心思改革。亦不能一人獨斷。必須與大臣商量。而爲大臣者。亦並不

顯然反對。但言事宜緩圖。爲時甚長。而天下事。遂墮廢於無形矣。余在宮中。對其餘諸人。常閉口不談新事。因徒惹煩惱而無益也。太后下殿。密司卡爾往迎之。親太后手。太后甚驚。中國無此禮節。太后心想必係外國之禮。遂亦置不問。太后步行回宮。換衣服畫像。坐十分鐘後。謂余曰。坐着很累。我不能再坐了。可以叫密司卡爾歇息嗎。余答密司卡爾常在這裏。耽閣一天也不要緊。余雖知密司卡爾必不願停工。然亦不能勉強太后之意。如太勉強。此事或且中變。亦未可知也。密司卡爾謂余曰。太后要休息。我可以先畫屏與寶座。等一會太后要高興。再坐。太后聞之甚喜。說歇午覺後再坐。命余好好招呼。又命開飯時豫備香檳酒。或密司卡爾喜喝之酒。說外國風俗。女人吃飯。常帶喝酒。余不知太后何以說此話。必係誤聽人言。當時亦不好辯。因太后性情。常不肯認錯。若欲改正太后之意。必須事後乘機緩言之。密司卡爾下午休息時。太后叫余問曰。密司卡爾說些什麼。他怎麼樣說我。余曰。他說老祖宗極體面。好看。這樣年紀。看面貌還像年輕得狠。太后曰。他對你自然是這樣說。余曰。我

並沒有問他。是他自己對我說的。太后聞之意甚悅。忽曰。我想密司卡爾既然能畫屏跟寶座。自然也可以畫衣服首飾。不必要我去坐着。余曰。那不能。因爲沒有人穿戴着讓他畫。太后曰。那很容易。你就可以代我穿。余聞之甚驚。不知當如何回答。只說恐怕密司卡爾不願意。太后曰。畫面貌的時候。我再去做。想密司卡爾也沒有不答應的。余乃將太后此意婉轉與密司卡爾言之。自是以後。太后不過畫臉時坐數次耳。其餘全係余代。每早坐二鐘。下午又坐二鐘。直至畫完。

第十四章

余父假期已滿。六月初一日。太后召見。身體雖漸健康。而風濕症仍未全愈。行步甚苦。上階級尤難。太后叫太監二人扶之。余父先謝太后待余等之厚恩。免冠以首叩地。此乃大員叩謝殊恩之禮節。太后問在巴黎時事。稱贊余父能盡使臣之職。又見余父跪地上甚累。叫太監拿一褥子來墊之。此亦殊恩。蓋此褥惟軍機大臣可用也。太后曰。你年紀老了。我也不再差你到外國去了。蓋太后欲留余等在宮中。若差余

父出洋。則將帶余等同去也。太后又曰。我很喜歡你的女兒。雖然出洋多年。還曉得滿洲規矩。余父答言常教訓他們。勿忘本國禮俗。太后又問皇帝有話說否。皇帝問余父能否說法國話。余父答不能。皇帝聞之。甚以爲異。余父言沒有功夫學。而且也太老了。皇帝又問法國對於中國感情何如。余父答向來感情甚好。但自從庚子年後。使臣之職。尤爲煩難。太后曰。那是中國的運氣。好在現今也都平復了。又囑余父用心養病。俾得早日復元。余父唯唯叩謝而退。太后又對余等曰。你父親回國後。面貌蒼老了好多。須要用心調養。心境要放開些。又言及余父叩謝太后待余等之厚恩。意若甚喜。時皇帝萬壽將近。本係六月二十六日。但是日爲先帝忌辰。故改於二十八日舉行。連前後各三日。共七天。爲萬壽期。期內大小官員。皆穿禮服。停止辦公。皇帝今年三十三歲。雖不十分鋪張。亦頗熱鬧。七日內早朝亦停止。惟太后一人。仍如常日。不穿禮服。因有太后在。依禮皇帝須降一等。不能與太后並。故此次萬壽不十分舉行也。當太后命豫備萬壽時。皇帝謙曰。今年是散生。不必舉行。等整生時再

做。不情願太鋪張了。數日內。畫像亦停止。二十五日早。皇帝穿黃袍。上繡金龍。外罩
裘紅外褂。帽上戴一大珠。來太后宮請安後。卽往列祖列宗神位前叩頭。又與太后
叩頭。坐殿。受百官朝賀。余微窺。見數百人在地上拜起。參差不齊。頗堪發噱。皇帝亦
不覺失笑。行禮時。奏樂。其最要之樂器。爲硬木所製。底平。徑約三尺。上起爲半圓形。
約高三尺。中空。有一專司之官。執木槌擊之。聞皇帝卽位時。亦用此器。又有一器。虎
形。亦硬木緣革。置院中。作聲如放連珠砲然。加以木鼓。聲震耳欲聾。旁有一贊禮官
呼跪起叩首等。又有一木架。高八尺。寬三尺。有三橫木。下垂鈴十二。純金所製。以木
錘擊之。其聲如以齒輪旋轉之琴音而稍大。此架置於殿之右方。左方亦有一架。係
玉鈴。其音則極甜美。禮畢。皇帝回宮。皇后妃嬪及各宮眷皆向皇帝叩頭。皇后跪上
如意一柄。此如意乃最吉祥之物。有全玉者。有木製中嵌以玉者。余等行禮時亦奏
樂。絲管之音。悠妙娛耳。至太監等叩頭。則不奏樂。太監行禮後。宮女繼之。皇帝又往
太后宮謝恩。太后帶全宮之人聽戲。又賞余等糖食。萬壽後數日。爲七月七日。名乞

巧節。相傳爲牛郎織女相見之期。牛郎織女者。乃天上二星。本爲夫婦。分居。以銀河爲界。每年惟七月七日。相見一次。喜鵲結橋以渡之。是日以數盆盛水。置日光中。太后取小針數枚投之。針浮水面。觀其盆底之影。以驗人之巧拙。太后又焚香以拜二星。此月爲太后最悲苦之月。因十七日爲咸豐帝忌辰。十五日早。全宮移居西苑。中國風俗。言人死後魂仍不散。逢忌日則焚蠟帛。太后命和尚百人誦經。超度無主孤魂。夜間太后帶諸宮眷坐船遊湖。製成荷花式燈。中插一燭。放於水面。意在放光明於夜間。使鬼魂得以來享。太后命余等亦放燈於水。謂鬼將感恩。並有太監說真見鬼形。人人信之。太后雖未見。說因自己位分太高。故鬼不敢現形。叫余等留心。如有所見。卽告。余等實無所見。宮眷之中。有緊閉雙眼者。恐見鬼也。太后因咸豐帝忌辰。觸動悲懷。非常鬱怒。余等做事皆加倍小心。雖至微末之事。太后亦能找出錯處。終日緘默無言。但哭泣不已。余思咸豐帝沒已多年。何太后尙如此悲戚。此月中。宮眷皆不能穿鮮色衣服。唯穿深藍及淺藍。太后則穿黑色。卽手巾亦然。每月朔望照例。

之戲亦停止不演。亦不奏樂。全宮皆如在喪服中也。十七日早。太后跪於咸豐帝神主前。哭泣良久。三日內宮中皆禁葷齋戒。以表誠敬。余見太后悲戚之甚。亦覺憂苦不安。余爲太后所愛之人。太后命余常在左右。皇后謂余曰。太后喜歡你。我看頂好。你常在太后處。余唯唯。余見太后哭。亦哭。太后停悲。謂余曰。你不要哭了。你年輕人。還不曉得真愁。對余訴說已往之事甚詳。曰。我從小就受苦。父母不喜歡我。喜歡我妹妹。他事事占先。我沒有人管。進宮之後。宮裏人見我體面。都妬忌。我自己也要誇。我是箇聰明人。妬忌的人雖多。都教我打輸了。咸豐皇帝單寵愛我。不看別人一眼。後來生一皇子。我的地位更堅固了。但自後就交壞運。咸豐末年。皇帝得病。洋兵又入城。燒圓明園。我們避到熱河。那時我還年輕。皇帝病危。皇子又小。東宮姪兒。是一個最壞的人。謀取大位。危急非常。我抱皇子到皇帝牀邊。問大事如何辦理。皇帝不答。但事已危急。我又跟皇帝說。你的兒子在這裏。皇帝聽我這話。開眼說道。自然是。他接我的位。我見大事已定。心才放下。皇帝說過這話之後。就賓天了。現在雖然已

隔多年。回想那時情景。還像昨天的事。那時雖是悲痛。覺得還有同治帝可靠。想不到同治帝到十九歲。又不在了。從此我的境遇大變。希望都絕。東宮太后又跟我不和。不能同心。數年後。東宮去世。光緒帝初進宮的時候。才三歲。還不會走。瘦弱多病。他的父母都不敢給他東西吃。你曉得他的父親就是醇王。他的母親是我的妹妹。我妹妹的兒子。就跟我親生的一樣。我所以定意立光緒帝。也是這個緣故。到現在我爲他用了多少心。他身子還是多病。不能強健。除了這些。我還有好多苦惱。說也無益。件件事都叫我失望。沒有一件如我心的。太后說至此。又哭。又曰。人人以爲我是太后。不曉得怎麼樣快樂。誰曉得我的苦處。我這所說的還沒有說完。還有好多苦處。比所說的更大。只要一件事做錯。御史就會說話。有些小事。我還不大理會。要不然。我早已不能活到如今了。你看他們這些人。是怎麼樣的小心眼。夏天極熱的時候。我想搬住頤和園。他們也要攔阻。其實我在頤和園。於事何害。你在這裏雖不久。總該看得出。凡事不是我一個人作主。必須先交大臣商量。看是怎麼樣辦。再告

訴我。要不是重要的事。我總不批駁他們。七月既盡。太后移居頤和園。密司卡爾仍每日進園畫像。太后已厭此事。問余曰。這像幾時能畫完。到冬天我們都要回宮。宮裏不比這裏。要到那時還沒畫完。就不便朝下畫了。余曰。這事好辦。請老祖宗不要操心。我替老祖宗坐。數日後。太后謂余曰。你替我坐。密司卡爾曾說話麼。他要有話。你就說是我的諭旨。但余對密司卡爾總不提此話。故彼未生意見。唯太監甚壞。雖太后曾嚴重吩咐。彼等亦不在意。余鎮嚇之。說如不悛改。即告太后。彼等聞之。稍稍收斂。不久又復如故。余甚苦之。八月初間。爲移植菊花之時。菊乃太后最愛之花。每日太后帶余等至湖西。幫同分幹。移栽盆內。余見此花無根。只有枝幹。甚以爲異。太后曰。這些枝幹。將來就會開出頂好的花來。栽畢。仍每日帶余等往觀。以水灌之。漸漸含苞。如下雨。則命太監用席蓋之。恐致摧傷。太后最愛惜花。無論有何要事。總不忘記。甚至照例午覺時亦不歇覺。親自監理灌溉。果木亦太后最愛者。園中有蘋果。水梨等樹。余觀太后當春夏之時。倍覺高興。秋後則心緒多煩。至冬尤甚。有一

日太后忽患頭痛。此余到宮後第一次見太后患病。然太后仍每日早起。召見軍機如常。但飲食減少。夜間早睡。召太醫數人診脈。太醫跪牀邊。太后以手置小枕上。診畢。每人開一方。方各不同。太后擇其一煎之。醫生及侍者先嘗。太后乃服。此時下雨甚多。天極熱。潮濕甚大。蒼蠅成羣。太后最恨。六月間蒼蠅雖多。尙不如此時之可厭。設種種方法驅除。每門口有太監一人。執刷趕之。京中無蚊。宮中尤少。惟蒼蠅甚衆。費盡種種方法。仍有飛入房中者。如飛於太后身上。太后卽聲喚。如飛於菜上。則菜都不要。且一日之內。口味皆因之不好。煩惱之事亦必多。如見一蒼蠅在近處。則命侍立之人捉之。余亦常派此差。深恨此穢物。捉於手中。手亦汗穢。太后服藥太雜。不獨無效。且病轉增。頭上發熱。余等日夜在側。不能稍離。惟吃飯時有幾微空閒。太后病時不喜香味。卽平時最愛之鮮花。亦不甚愛。白日不能睡。光陰愈覺遲慢。設法消遣。命一識字太監讀史書及詩歌等聽之。以消永日。余等中則有一人爲太后摩腿。天天如此。至病愈始已。有一日太后問余曰。外國人發熱。大概吃甚麼藥。聽說吃一

種藥片。我想狠險。因爲不曉得裏頭是些甚麼藥。中國藥都是草根樹皮。我有本草書。各樣藥的形像性質。都載得明白。醫生開方後。我可以考查。看他開的對不對。又聽說外國人愛用刀子剖解。其實用中國藥。也可以醫得好。李蓮英告訴我有一小太監。手腕上生一瘡。有人勸他到醫院裏去治。外國先生用刀將瘡割開。小太監嚇得了不得。過兩天居然好了。我狠覺得希奇。又曰。從前有一回。有些外國太后進宮來。看見我咳嗽。就給我一種黑色藥片。說吞下就好。我當面不好拒絕他。只說等一會再吃。後來我扔了。余只得答應余不懂醫學。太后曰。我看見你不好過的時候。吃外國藥。又曰。我曉得京裏有些人信外國藥。就是我的親戚近支裏頭。也有說外國藥好的。他們都不給我知道。但我都清楚。他們吃外國藥吃死了。我也不管。所以他們有病。我不差我的醫生去看。太后全愈後。時時遊於湖中。或坐廠船。或坐小輪。以此自怡。有時往湖之西邊。水淺。小輪常陷泥中。太后引以爲樂。乃換廠船至近處山頂。觀太監等設法拖起小輪。太后常愛看他人做費力之事。太監亦知此情。如有機

會。即故意爲之。以引太后笑樂。如非要緊之事。太后觀之。亦不說話。有時事情鬧大了。或太不小心。則加以責罰。故彼等用此法欲引太后歡喜。亦頗不易也。太后遇事最好追問。每吃飯前。必先吃糖食。吃畢。即賞余等食之。如余等事忙未食。太后即查出。有一日太后吃飯畢。走近窗邊。看余等做事。見賞余等之糖食。太監食之。太后亦不語。命再將糖食拿進來。余等以爲太后要吃。及拿進來後。太后問曰。是那個吃了。差不多都吃完了。余等驚顧。無一人回答。余思太后一定看見了。不如告訴真話的好。乃答曰。我們都很忙。沒有理會。叫太監吃了。這也不是頭一回的事。太后曰。我要給他們吃。我自己會給。你們不曉得好歹。我好意給你們吃。倒叫他們吃了。又謂余曰。你說實話。我狠喜歡。是我自己看見的。太后命將吃糖食之太監。皆罰三月工錢。余知太監並不以罰錢爲意。蓋彼等得錢之法甚多也。余回應候室。一宮眷謂余曰。你不該告訴太后。說太監偷吃糖食。他們會報仇的。余曰。他們不過是個太監。有甚麼法子報仇。宮眷曰。他們會用頂陰險的法子。余亦知太監陰險。但不敢在太后前

說余壞話。故余不以爲意。後乃知彼等慣用害人之技。如恨一宮眷。遇太后命彼等傳說。叫某人做事。彼乃不告其人。而告別一人。太后心中必以爲某人懶惰。不肯做。而愛別一人矣。雖太后皇后。皆待余等極好。而太監等仍以不與結仇爲妙也。彼等皆自覺爲太后用人。不聽別人的話。對於宮眷等。往往無禮。卽皇后前亦不免也。是月皇帝禱於日壇。穿一紅袍。康格夫人又請私見一次。說想會太后。並看畫像。太后許之。康格夫人帶其親戚二人。又有密司肯白爾及教會中一人。至宮。太后在堂中接見。此堂本備爲畫像之用。太后雖已厭畫像事。然見康格夫人。仍極和氣。說此像畫得甚好。又命余傳太監。將各處門皆打開。引來賓往觀。太后親自引導。至一處歇息。叫拿椅子來。請客坐。此室中本有數椅。但皆爲太后之小寶座。蓋無論何椅。只要太后坐過。卽爲太后之小寶座。若無論旨。別人皆不能坐。太監正安排椅子。一客忽坐於小寶座上。余見之。尙未知會。太后卽對余做一暗號。似甚恨之。余請此人看一物。彼乃起立。蓋不便以實情徑告之也。余爲繙譯甚忙。太后又私語余曰。他又坐在

我床上了。我們頂好離開這裏罷。遂導來賓赴席。吃完。遂別去。余等又照例報告一切。太后曰。那位太太真奇怪。先坐在我的寶座上。後又坐在我的床上。恐怕是外國人沒有看見過。不曉得那是寶座的緣故。外國人還笑我們。我看我們中國的禮俗。比他們好得多。還有一件事。康格夫人進來的時候。在院子裏遞給密司卡爾一包。你看見嗎。余答看見。不曉得包的是甚麼東西。太后命余往問密司卡爾。但余不便徑問。思用別法探出之。及至密司卡爾處。則此包已不見。無從尋覓。余頗爲難。因知太后之事。不能遲延也。正躊躇時。一太監入。說太后叫余。余至太后處。說密司卡爾睡着。沒有問他。等他起來再問。太后曰。我不想教密司卡爾知道我查考他的東西。怕他說我疑心太大。你不必問他。用別的法子查出來。你聰明人。自然能覈。及密司卡爾往太后宮中畫像。見手攜此包。余心大樂。密司卡爾謂余曰。天氣將黑。你不必坐着了。我可以畫寶座。請你看這雜誌消遣。余開視。乃一美洲尋常月出之雜誌。余稍看。卽借一事走開。往太后宮報信。時太后已往湖中。余往尋之。到湖邊。太后看見。

差一船渡余至小輪。余尙未說出。太后笑曰。我已知道了。是一本書。密司卡爾給你看。余大失望。白跑一蹓。余知太監等慣會搶頭報。但尙未料到如是之速也。太后又問曰。密司卡爾知道我查考這事嗎。余答不曉得。正回身時。太后又曰。你回來。還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下次凡有外國人進宮。你可常在皇帝跟前。要是外國人跟皇帝說話。你就當繙譯。余曰。凡有外人進宮。我總在跟前。沒有看見外國人跟皇帝說過話。太后曰。我告訴你這話。是要你恭敬皇帝。跟恭敬我一樣。你須聽皇帝命令。余知太后此言非真意。蓋欲防備外國人與皇帝講維新之事也。

第十五章

八月十五日爲中秋節。中國人以爲是夜月最圓。夜間月出。則在院中拜之。其餘禮節。與五月初五大概相同。是日劇場演一戲。其情節乃月中有一美人及一白兔。兔私逃下凡。變一美女。日中有一金雞知之。亦下凡變一美男。同時下界又有一紅雞。亦變一美男。但紅色變不盡。遂不能與金雞爲敵。金雞所變之美男。與白兔所變之

美女成爲夫婦。後來月中仙女知之。派天兵下凡捉白兔返月宮。金雞遂亦返日宮。正唱此戲時。李蓮英帶一年輕人至。與太后叩頭。此事爲宮中所僅見。人人注意。余不知其何人。又見廊那邊。有二三宮眷。私相笑語。有頃。彼等來問余曰。這是甚麼人。余答曰。不認識。你們進宮在先。總該知道。余見此人狠醜。下午。太后問曰。你看見一個年輕人嗎。他是滿洲大員的兒子。他的父親死了。他就襲封家裏狠富。並述其家中瑣細事甚詳。余心訝之。答曰。據我看這個人並不狠體面。余觀太后語時。鄭重其辭。不解何意。過數日。余代太后坐而畫像。聞太后與余母小語。雖距離稍遠。尙能聞之。但見太后拿一像片與余母觀。問曰。你看這人長得體面嗎。余母答不狠體面。太后曰。這在人怎麼樣看。不能太求全了。余聞之。思此事或與余有關係。不知如何始得逃此難關。其後太后問余曰。你是想常在這裏。還是想到外國去。余答想常在這裏伺候。要是老祖宗厭的時候。就打發我出去。太后曰。我想跟你定親。就是前天見的那人。看你的意思怎麼樣。余答不願出嫁。況且父親有病在身。恐怕聽見我出嫁。

心裏難受。又添病。太后曰：那不要緊。既不出洋。隨便幾時。都可以回家。看你父親。余答願意長在宮裏伺候。不願意嫁人。太后曰：你那些話。我都不聽。我先跟你母親說。你母親請我問你。我狠覺得奇怪。因爲你年紀長大。跟別的宮眷不同。要不然。我早跟你母親商量定了。余無言可答。唯有哭泣。余又曰：我是真心。不像別人外面說不想出嫁。其實心裏想早點出去。我願意長在這裏伺候。並不想離開中國。要不是我父親到巴黎。我也不得去。太后曰：哦。你說這樣。很好。我狠喜歡。你到過外國。於我狠有益處。你要是沒有去過。反不能幫我的忙。又說許久。太后曰：讓你再去想想。你要是不願意這個人。還有別的人。多得狠。余聞之。知尙未逃出難關。但目前則已了矣。下次如再提起。余總有法可以拒絕。一月後。聞此人與一王公之女定親。八月二十六日。亦宮中一節。因滿洲初起時。太祖皇帝轉戰甚苦。（原書謂爲順治帝事。按順治帝卽位時。年甚少。軍國之務。皆係睿親王主持。親政後。亦無躬臨行陣之事。當係太祖皇帝之誤也。）一日糧絕。太祖皇帝及軍士皆以樹皮充飢。卽八月二十六日。

也。故至今滿人以爲紀念日。屏除豪華。宮中九重之。全宮之人。是日皆不食肉。但以生菜包飯而食。亦不用筷子。以手代之。太后亦然。欲人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也。八月底。葫蘆成熟。此乃早春時所種者。每日太后皆帶余等往觀。眼見其漸漸長大。太后挑其中樣子最好者。繫以帶記之。卽頸最細者也。一日太后指一葫蘆。謂余曰。看見這個。就想起你穿外國衣服的時候來了。你現在穿旗衣。比那舒服得多。葫蘆全熟時。摘下。先以竹刀刮去外皮。再以濕布拭之。風乾成微棕色。可爲陳飾之用。有一室中。陳列萬種之多。式樣各不同。太后做此事最細緻。余等則往往粗心。一日余正做時。忽將一舊葫蘆頂碰落。此葫蘆乃太后所愛者。一時不知所爲。有一宮眷說把他扔去。不要有響聲。太后葫蘆太多。未必查出來。余思仍告太后爲妙。如有責罰。只得受之。乃太后聞余言。並未發怒。曰。這個狠舊。葫蘆頂隨時都可以落下。剛纔碰着你去拭他。自然落下來了。余言太不小心。自己羞愧。曉得這個是太后心愛的。更覺不安。諸宮眷等在外。皆欲知此事究竟。余告知。彼等皆曰。要是我們碰落了。必定不

能這樣輕輕了事。又笑曰。人得寵是好些。余聞此言。頗難爲情。後余以此事告皇后。皇后曰。你告訴太后實話。狠不錯。你要小心。有人妬忌你。九月初。菊花漸漸含苞。余等每日將枝上小骨朵翦去。每枝只留一朵。則將來開花肥大。太后亦常親自翦之。太后養菊。最爲仔細。如余等手熱。則不許近之。因熱手近葉。則葉皺而不舒。至月底或十月初。花盛開。太后於未有苞時。卽能一一指出。某枝係某花。何色何名。體態若何。粗細若何。書條繫於竿。插以記之。謂余曰。你頭一回看見這事。必定奇怪。我沒有錯過一回。將來開花的時候。你就知道了。既開。果如太后所言。絲毫無爽。余等莫明其故。一日余問太后何以能豫先分別清楚。太后曰。這是祕密的事。不能告訴人的。時畫像甚慢。太后問余幾時可以完工。照例如何酬謝。余答照例謝錢。太后曰。中國不興這樣。覺得送錢狠醜。還是送別的東西好。余不便再說。只得俟下次有機會再說。是月內有俄國馬戲來京。太后聞之。問及馬戲如何演法。余等細講。太后高興欲看。余母說園中寬敞好演。但不知可行否。太后甚喜。命豫備一切。在園中搭棚。定

期演技。先一日。太后退朝。面帶怒容。余等問有何事。太后曰。因我想看馬戲。有幾個御史。上摺阻止。說從來宮裏沒有這事。請我收回成命。你看我有多大權力。連要看看馬戲。都有人阻撓。我看頂好是給他幾個錢。讓他走罷。余等唯唯。又商量一會。太后忽起言曰。篷已搭好了。不管我們看不看。他們總是要說話的。不論怎樣。我看定了。次日。仍命入演。太后及宮中諸人觀之。皆甚樂。中有一段。爲幼女跳舞。太后最喜。命重演數次。演至屈而拍司。太后擔心。恐賣技者跌落受傷。太后又喜觀滑背馬術。要演獅虎戲時。太后下令停止。說將獅虎帶進園中。甚不放心。唯帶進一小象。獻各種技藝。馬戲主人以太后愛此小象。遂送與太后。太后受之。至戲技人去後。余等復命此象重演。無效。乃送至園中舊有之象圈內。馬戲主人告余演獅虎戲。毫無意外危險。請余與太后商量。太后允之。但囑不可使之出籠。帶進時。太監圍繞太后。及開演。太后命太監等走開。曰我並不害怕。我是怕這些猛獸。不防逸出。傷了別人。演畢。太后賞銀一萬兩。自是數日內。宮中之人。皆談馬戲事。後太后提及此事曰。我先指

望是怎麼樣出奇不同。看來也不過是這樣。我大失望。此亦太后性情。蓋無論何事。難使太后歡喜過五分鐘也。太后謂余曰。我看外國沒有出奇的事。就拿這畫像作比。他這所畫太粗。我總不覺得他好。而且畫的時候。何以總要東西做樣子。卽如我的衣服鞋子。中國平常畫家。只要看過一回。就可以畫。據我看。他不能算一個好畫家。但這話你不必告訴他。又曰。你替我坐着的時候。跟他說些什麼。我雖不懂他的話。看他的神氣。好像有些事要說。你須小心。不可告訴他宮裏的事。也不可教他中國話。我聽見他常指物件問中國是甚麼名字。你不要告訴他。他不知道。於我們有益。我看他還不曉得我們的事。他要是看見太監挨打。或跟這一類的事。不曉得他怎麼樣說。我想他必定說我們野蠻。有一天我發氣。看見你把他引開了。你這事做得狠聰明。頂好是我發氣的時候。不要叫他看見。恐怕他出去談論。我指望這像早些畫成。冬天快來了。我們要開箱子找材料。豫備冬天衣服。我曉得你們也要做冬衣。因爲你們先前只有外國衣裳。下月我的生日。有照例慶賀禮節。過生日後。就要

回西苑。這密司卡爾怎麼樣呢。或者他回美國使館。天天到西苑來畫。但這樣很麻煩。要走一點鐘。不比現在僅僅十分鐘就可到。就算是這樣。到冬天搬進大內。又怎麼樣辦呢。你且打聽他看到底幾時能畫成功。余此時乘機說密司卡爾也跟老祖宗一樣。想早點畫完。但是老祖宗坐的時候太少。他不能多畫。且畫房就在老祖宗的臥房隔壁。老祖宗下午休息的時候。他也不能停工。太后曰。他要我一天坐到晚。那不能畫。我不畫這像了。又曰。我看你也坐累了。想我再坐。我已經坐斃了。余曰。沒有坐累。且以替老祖宗坐爲最榮耀的事。又曰。密司卡爾不願意我代坐。要老祖宗親自坐。就畫得快些。太后曰。你只照我的旨意去做。別的不用管。十月間。余等挑選冬服材料甚忙。又須做禮服。以備太后萬壽時之用。太后命做余等禮服。用大紅緞。上繡金龍。護以雲彩。鑲金邊。內襯灰鼠皮。袖口及領用貂皮。太后正吩咐太監時。皇后招余。余出。皇后曰。太后賞穿貂袖領。是頂大的恩典。你要叩頭謝恩。這是郡主穿的。余入內乘機向太后叩頭。太后曰。你狠配穿這個。有好多郡主。並不是皇族。你

爲什麼不能跟他們一樣。凡有功於國的。就可以特別賞賜。你比那些宮眷。在我面前有益些。你做事狠忠心。能盡職。你想不到我這樣留心。我實在處處都留心。你可以得郡主銜。我自來待你跟郡主一樣。而且還好些。又謂一太監曰。你去把我的皮帽子拿來。帽爲貂帽。上綴珠玉。太后曰。我賞你的帽子。跟這一樣。就只頂子不同。我的是黃色。你們是紅的。余此時樂極。除禮服禮冠外。太后又命爲余等做家常衣服二件。一羊皮。一灰鼠。又賞余等細毛衣服四件。爲黑狐白狐。週身鑲以金邊。及欄杆。又另外二件。一淡紅色。上繡百蝶花樣。一紅色。爲竹葉花樣。又有半臂等。余出房。一宮眷謂余曰。你運氣好。得太后這些衣服。我在宮裏。將近十年。還沒有得這樣多。語次頗有嫉妬之意。皇后聞之。告彼曰。他們進宮。都沒有旗衣。要是太后不給他們。他們怎麼能殼自己做呢。此一事。又爲余見嫉於諸宮眷之事。余亦不理。又有一人謂余曰。你沒有來宮的時候。我是太后寵愛的人。余曰。你沒有權柄。跟我說這些話。皇后亦在座。謂彼等曰。你們這樣待他。他會告訴太后的。彼等聞此言。乃不敢向余。

多言矣。

第十六章

至九月底。太后即覺煩悶。一天比一天不舒服。各事皆不高興做。說有什麼益處。等到下月初一。我們聽戲罷。即傳諭太監預備一切。不參外班。即用宮中太監之能戲者演之。其藝亦有精於外班者。太后定一戲單。付之李蓮英。大半皆係仙家故事。至演劇日之下午。太后歇午覺。余正擬歸房。遇皇帝回宮。只太監一人隨之。此太監乃皇帝之親信。皇帝問余到何處去。余答回房歇歇。皇帝曰。好多時沒有見面。余微笑。蓋每日早朝時皆見皇帝也。皇帝曰。自從畫像後。就沒有跟你談話的時候。恐怕我的英文沒有長進。你既要招呼畫像的。自然沒有別人幫助我的功課。你跟他總在一起。我覺得狠無味。他現在知道你是監察他嗎。余曰。我狠小心。不漏機密。不信他會知道這事。皇帝曰。我聽見說這個像畫完。將要畫我的像。我狠想知道這話是誰說的。余曰。我今天頭一回才聽見這話。自然不知道。又轉問皇帝願意畫像否。皇帝

曰。這話很難答應。你總該清楚。知道我應該畫不應該畫。我看見太后照了好些像。連太監也照在裏頭。余知皇帝之意。乃問皇帝願意用我的小像盒照像嗎。皇帝聞之。面現驚訝之色。曰。你也會照像嗎。如這事不要緊。我們有機會就試試。不要忘記了。但是我們須要小心才好。又曰。我們這個時候可以說話。我有一句話要問你。你須說實話。外頭西洋人對於我怎麼樣評論。我狠想知道。余尙未回答。皇帝又曰。我知道他們不過當我是個小孩子。不關緊要。你告訴我。這話對不對。余答曰。有些外國人問我皇帝爲人。但沒有說出他自己的意見。不過都信皇帝身體甚好。皇帝曰。要是外國人對於我跟我所處的地位有所誤會。都是朝廷守舊的緣故。我沒有機會把我的意思宣布於外。或有所作爲。所以外間都不大知道我。我不過是替人做樣子的。後來再有外人問你。只告訴他我現在所處地位實在的情形。我有意振興中國。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我不信太后有力量有本領能改變中國的情形。就是太后有本領。也不情願做。恐怕離真正改革的時候遠得很呢。又

曰。要是能像歐洲皇帝到各處遊歷。那真好。但這事現在自然不能行。余曰。有些那主說要到聖路易賽會去看。要真能毅去。他們也可以看看外國情形。跟中國風俗國勢不同的地方。皇帝曰。這事從來沒有允過。靠不住。又談論許久。皆外國政治風俗之事。皇帝說極願到歐洲去遊歷考查。談至此。余之太監來說。太后醒了。予立至太后處。時萬壽期近。李蓮英來問是否在頤和園舉行。太后允之。遂預備一切。李蓮英又呈上一單。皆近支王公大臣之妻女名字。請太后挑選若干名。參預典禮。共選四十五人。余此時站於太后椅後。太后轉身謂余曰。平常我不大叫他們進來。這回叫他們來。你可以看他們的打扮禮數。自十月初六日起。卽爲萬壽期。密司卡爾於此時回美使館。初六日一早。太監等於廊下懸燈結綵。樹上亦掛以燈。七鐘時已有入進宮。太監引入應候室。皆有羞澀之態。來客既多。余等不得不站於廊下。其中有打扮極華貴者。但衣服顏色大半皆老。不甚鮮明。余等招呼後。卽往太后處報告。太后顏色和悅。詳細詢問云。有一箇歲數大的。打扮跟新娘子一樣。你們看見嗎。來人

裏頭。只有他嫁一箇漢官。因爲從前跟宮裏有關係。所以這回有他的名字。我也沒有見過。只知道他是箇極聰明的人。余等答曰。沒看見。恐怕尙沒有來。太后打扮既畢。坐殿上。李蓮英帶領來人入見。余等皆站座後。彼等見太后有叩頭者。有請安者。有站立不動者。皆局促不知所措。太后述歡迎之語。又謝彼等所送之禮。命李蓮英帶往各人所住之房。說歇歇罷。不要客氣。只當在家裏一樣。彼等遲疑不定。不知應否卽時出去。其後太后命余等領見皇后。余等乃引至皇后宮見禮畢。非復如見太后時羞澀之狀。皇后指余等謂之曰。你們要什麼。或想問宮裏禮節。都可以問他們。又曰。頂好分出來一箇宮妃帶領幾箇人。初十是正日子。錯了禮節。就不好看。余等乃依皇后之言分領之。教導一切儀注。太后下午歇覺時。余至來客處。見有一人如太后所云。打扮與新娘子一樣。余卽與之接談。其人甚爲有趣。曾讀過書。字寫得甚好。余卽告以一切。其後聞彼等稱太后爲大祖宗。自稱奴才。不稱我。蓋中國風俗。對尊長不稱你我二字。太后甚重此禮也。後四日。卽萬壽正期。期前來客每日學習禮

節。隨太后看戲。余等早晨仍照常例伺候太后。講昨天好笑之事。先太后至劇場。立於院內。太后來時皆跪下迎接。皇帝在前。次皇后。次妃嬪。次郡主宮妃等。又次爲來客。皆聽皇帝記號卽跪下。先兩日皆如常。至第三日。忽聞皇帝曰。太后來了。余等聞聲急跪。見皇帝仍立。向余等而笑。乃知太后實未來。於是皆失笑。余從未見皇帝如此次之開心者也。初九日夜。余等皆不睡。來客先至山頂大殿內等候。余等亦隨至。天將亮時。太后來。以次行禮。與皇帝萬壽。大概相同。不復贅述。唯有一事爲前所未有。初十日早。余等每人買鳥百種送太后。太后亦自己買鳥萬頭。預備放生。殿上滿掛鳥籠。各種皆備。甚爲好看。太后先選定下午四鐘最吉之時。帶領全宮之人。登山頂。上有一廟。先焚香禱神。太監各攜一籠跪太后前。太后開籠放之。祝告所放之鳥。不再爲人所捉。神氣極爲鄭重。余等則互相耳語。評論何鳥最好看。可以留下養之。其中鸚鵡數種。有淡紅色。紅色。綠色。皆以鍊鎖之。太后開鍊後。立住不飛。太后曰。好奇怪。每年總有幾個不肯飛去。我須喂養。你看他不願意飛。此時李蓮英來。太后告

知此事。彼即跪下曰。老佛爺福氣大。這些鸚鵡。感動老佛爺的慈悲。情願在宮裏伺候。此禮名曰放生。謂行此慈善之事。則上天降福。一宮妃謂余曰。這些鸚鵡不情願飛去。你看是甚麼緣故。余曰。這事真怪。彼笑曰。這事極容易明白。一點也不奇怪。李蓮英早就叫太監買好養熟了。太后每天歇午覺的時候。就將這些鳥帶在山頂上。教他習慣。不過是哄太后喜歡。覺得真是自己心慈。連這些鳥都不肯飛去。又曰。頂好笑的是太后一面放生。山後頭就有太監捉下。再去賣錢。無論太后怎樣祝告。不要再叫人捉去。實在當時就有人捉去了。萬壽期至十三日始畢。期內人人皆無事。唯看戲嬉樂。至十四早。來客皆別去。余等即預備搬回西苑。太后擇定二十二日早六鐘起身。是日大雪。路滑難行。余等皆坐轎。太監等則騎馬隨之。沿路失蹄者甚多。將近西直門。在石路上。太后之轎夫一人忽滑倒。轎落於地。一時人喊馬奔。太監高叫停止前進。余思必有大事出現。但聞人語云。看他還活著嗎。於是人馬團團圍住。余等皆下轎往觀。人人驚駭。余心中亦忐忑不定。蓋當時正有謠傳。革黨欲圍暗殺。

也。余等雖有所聞。自然不敢告知太后。及余至太后轎旁。見太后安坐轎內。命李蓮英不必深責轎夫。說石路很滑。李蓮英說。向來不能這樣。這個轎夫。一定是不仔細。好大胆。拾老佛爺這樣粗心。說畢。謂執刑者曰。給他背上八十鞭。此人跪泥地上。執刑者拖至約百嗎地外。按下打之。須臾打畢。此人起來如無事者。余甚異之。此時太監遞余茶一杯。余遞上太后。問太后受傷否。太后笑答沒事。你們上轎去罷。凡太后行路。執刑者必隨之。亦有人專帶茶爐。以備路上之用。惟余等在路上不大喝茶耳。將近宮。余等又照例抄徑路。先到宮內迎接。在院內等候良久。幾乎凍壞。太后始到。余等跪下。俟太后走過。始立起。隨同入宮。太后說。天氣很冷。叫拿火盆進來。共四盆。先在外燒燃。俟煙盡始拿進房。門窗皆閉。毫不透氣。不久。余即覺身上不快。先猶勉強做事。後即疲乏睡去。及醒。見一宮妃拿來蘿蔔汁一碗。說太后叫你喝的。余飲之。覺稍清爽。此宮妃告余。太后正歇午覺。余仍睡。醒時見太后立余床邊。余欲起。竟不能。太后曰。靜靜兒躺著。就會好的。又曰。頂好是搬到我隔壁去。遂傳諭太監預備。余

卽搬往。太后時時差人問病。問想吃什麼。宮中規矩。凡太后有話。皆須立起恭聽。余病中時時立起。更覺疲乏。下午李蓮英來看余。並帶甜食數盤。極其和氣。對余曰。你運氣好。太后向來不管宮妃的事。這回竟這樣。可見太后疼你。坐談少時。勸余吃點甜食。余自然不能吃。只好說慢慢再吃。臨走時。又說。要什麼就告訴我。李此來余頗奇異。蓋彼從來不問余等之事。後有人告余。李蓋見太后寵愛余。故來看也。次日余能起。卽往太后處叩謝。太后曰。昨天李蓮英告訴我。說你己大好。我狠喜歡。不過是受點煤氣。不要緊的。雪止。太后說選一間房爲密司卡爾畫像之用。余曰。頂好等密司卡爾來自己選。太后曰。那不能。要讓他自己選。他會挑一間不能用的。蓋宮中有些房子。爲密司卡爾所不能到也。次日。太后同余往各處選房。大半皆因光線太黑。後乃選定一房。在湖邊。太后曰。這狠方便。你坐船坐轎都可以。余後知坐轎須三刻鐘。坐船時間較少。余本擬回宮後卽住於宮內。因密司卡爾住美使館。一人出入宮禁不便。太后命余回家住。每早帶密司卡爾入宮。下午帶其回館。余聞之甚喜。然太

后有話。無論如何。亦只有從之也。後密司卡爾來宮。看預備之房。頗不願意。第一件房子太黑。光線不足。太后命將紙窗換以玻璃。又嫌太亮。要簾幔數種以配光。余告太后。太后曰。我這是頭一次爲人改換宮裏舊樣子。我先換了窗戶。他不知足。又要幔子。我看頂好把房頂揭去。或者合他的式。然太后雖如此說。余等仍照辦。太后看所畫之像。謂余曰。經了許多麻煩。我看這箇像不會畫好。畫的珠子顏色。怎麼不是一樣。有白的。有淡紅的。有青的。你去告訴他。余解說密司卡爾係照對面實在之光線畫之。太后仍不明白。說你看見過珠子有青色紅色的嗎。余又言此乃亮光照於珍珠上。遂現出各色。太后仍不信。說我只知道珠子是白的。但過後亦不再問。西苑中近太后宮有一房。內有一寶塔。約高十尺。用檀香木雕成。中供一佛像。太后每早敬禮之。親自焚香。命宮妃一人叩頭。太后告余。此塔在宮中已百餘年。所供佛像爲觀世音。約五寸高。係純金所製。中空。以珠玉製成臟腑形。相傳觀世音法力極大。太后有煩難事卽禱之。言時時應驗。太后曰。我敬菩薩是誠心。不像你們姑娘們叩一

箇頭就完事。現在有好多中國人。棄了我們本國的教。去信耶穌教。我狠爲這箇憂慮。太后又信狐仙。告余曰。要看見一人走路忽然又不見了。這就是狐仙變形。他們在西苑。已經住了幾千年。太監常說是鬼。其實不是鬼。是狐仙。並不害人。過數日。余夜間火熄。差一太監看別處宮妃有未睡者。弄點熱水來。此太監攜燈而去。少頃忽返。面如死灰。余問何故。彼答曰。有一箇女鬼。對面走來。把我手裏燈吹滅。就不見了。余曰。恐怕是宮裏的丫頭。彼曰。不是。不是。宮裏人我都認得。從來沒有看見這樣面生的人。余曰。太后說沒有鬼。是狐仙變形。彼曰。不是狐狸。不過太后要說是狐狸。怕是鬼。又曰。前數年。李蓮英總管在太后後院子裏走路。見一箇丫頭坐在井邊。想問他在這裏做甚麼。走近前。看見不止一人。再走近。忽然都跳下井裏去了。李總管嚇得了不得。他的跟人拿燈來。李總管就告訴這事。跟人說。井上有一塊大石頭。人不能跳下。那箇井本來不乾淨。從前有幾個女人跳井死的。李總管看見的。就是那幾個女鬼。凡是尋短見死的魂。都不能離開死的地方。要等找到替身。才能殼去投

生。余曰。我不信這些事。要是真有。我情願看看。太監曰。你要看見一回。就不想再看。了。至十一月朔。太后傳諭。此月忌辰甚多。朔望戲停止不演。宮中之人。所有打扮。亦須稍稍改換。至初九日。皇帝禱於天壇。先齋戒三日。除隨身太監外。不與人交談。卽皇后亦不能見之。禮節與其他祭祀。大概相同。祭畢。以胙肉分賜諸大臣。凡受賜者。謂之受福。非聖眷隆重者。不能得之。此一節。爲他祭祀所無。尤有不同者。則此次爲最重之典。不能遣人代行。必須皇帝親祭。蓋國中死刑。皆皇帝親筆勾決。其名單平時掌於刑部。每歲終。則以黃紙書待決之囚呈上。皇帝於祭壇時焚之。其灰上升於天。庶列祖列宗。知其子孫恪恭將事。罔敢隕越。太后雖不願居禁中。然以皇帝須祭天壇之故。下諭全宮移住禁中。蓋太后不願頃刻離開皇帝左右也。禮畢。本擬移回西苑。因十三日爲康熙皇帝忌辰。遂仍居禁中。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太后告余等。康熙皇帝爲中國最聖明之主。皆須至誠助祭。

第十七章

十一月十四日早朝後。太后對余等曰。日本跟俄國要開仗了。我狠擔心。雖然不關我們中國的事。恐怕要在中國領地內開仗。時候長久。難免不受害。余等聞之。亦不以爲意。次日李蓮英報告逃走太監五十人。人人驚駭。莫明其故。平時太監於事畢後。本可出去。但至宮門關時。必須回宮也。第三日。又報告逃走太監一百人。太后曰。我知道緣故了。他們必定聽見我說日俄要開仗。他們怕又像庚子年的事。所以都先逃走了。向例。太監逃走。卽差人追回責罰之。此次太后說不必追。其後太后隨身之太監。亦有一人逃走。太后聞之頗怒。曰。我平常待他的恩典。這就是他謝禮。信息不好。他先走了。余亦見太后待此人極好。但其逃走。殊不足惜。因彼時於太后前進。宮妃等之讒言也。由此日日皆有太監逃走。太后決意住於大內。以示鎮定。余問伺候余之太監。何以逃走者如此之多。彼答曰。太后說的不錯。他們都怕又像庚子年的事。又曰。太后寵愛的太監逃走了。並不奇怪。就是李蓮英也靠不住。庚子年太后出京。他害假病。後來才趕上。要是情形不好。他也會逃走。又曰。李蓮英害死好多無

罪的人。太監更多。他的權力極大。有人得罪他。他害人極容易。凡是他不願意的人。就有法子處治。李蓮英也吃鴉片煙。外人雖不大知道。他並不怕人。太后也不知道。宮裏禁煙很嚴。向來不許有這東西的。以上乃余之太監所言。皆甚的確。自此每日皆有日俄開戰之信。宮中人人驚恐。一日太后召集全宮之人於一宮中。語之曰。我們不必害怕。就是日俄開仗。也不關我們的事。我們中國不至於牽在裏頭。列祖列宗。都保護的。以後不要總是講論這件事。然太后雖如此說。又命余等禱告祖宗。以求保佑。可見太后心中。亦不寧也。太后不許人講論此事。而自己仍時時說之。一日談及此。太后言願意天天知日俄開戰之消息。余言此極容易。可在外國報及路透電中知之。太后甚喜。命用余父之名。訂一份報。每日送至宮中。由余譯之。余言余父本訂有此報。由是每日早朝時。余即從事翻譯。但其後電報日多。欲盡譯成中文。頗覺費事。余告太后用口譯較快。太后允之。余不但譯講戰事。凡報中要聞。皆爲講出。歐洲各元首之舉動。太后最樂聞之。又甚以外間皆知爲奇。太后曰。我們這裏不像

那樣。外頭的人都不知道宮裏的情形。就是我用的人也不知道。他們要是知道一點也好。外頭對於宮裏的謠言。就可以息了。十一月。因忌辰甚多之故。宮中既不演劇。自覺悶悶。一日太后說帶余等往禁中各處遊觀。先到大殿。此殿與頤和園中之殿不同。殿下白石階級二十層。兩邊石欄。階之盡頭爲大走廊。圍繞殿之四旁。廊有大柱。塗以紅色。窗扇雕刻極精。上下壽字。殿內以磚鋪地。太后告余等。皆係金磚。已數百年。從未啓動。余視之。其色黑。蓋漆過者。極滑。頗難留步。殿中陳設。與頤和園西苑二處之殿相同。唯寶座乃黑色橡木所製。中嵌各色玉石。此殿用時甚少。僅太后萬壽及元旦日用之。外人從未到過。平日召見。乃另外一殿。較此稍小者。由此往皇帝宮。雖比太后宮稍小。而極精緻。共三十二間。雖多不用之房。仍陳設秩然。其後即皇后宮。比皇帝宮又稍小。共二十四間。以三間爲皇妃之用。皇帝宮與皇后宮雖甚近。而不相連。兩處皆有走廊。通於太后宮。因此反若距離甚遠者。又有數處院落。備爲客室。又數處則封鎖嚴密。從來不用。皆不知中藏何物。且不知其中果有物否。太

后亦言從未進去過。已封閉多年。卽通此數處之孔道。亦皆關閉。房子形像。亦與他處不同。極其污穢。足以徵其年代之古。余等皆受吩咐。不准談論。宮妃住處。亦連太后宮。規模狹小。冬天極冷。僕婦之房。在余等房間之盡頭。但無孔道。故僕婦等出進。必須由余等走廊下經過。而余等出進。則須由太后走廊下經過。此乃太后之用意。以便照管不能逃太后之目也。余等遊歷一週。又回至太后宮。太后略一沈吟。謂余等曰。我現在引一箇地方。你們從來不知道的。從太后臥室旁邊一房。進一過道。約長十五英尺。兩邊牆上。繪畫極美。太后向一太監密語數句。此太監遂曲身由兩頭地下取出二木塞。此木塞乃嵌於牆基下洞中者。余始知所謂牆者。不過可以移動之木壁耳。將此木壁移開。卽現一房。如地穴狀。無窗。光由上入。房之一端。有一大石。上鋪黃褥。其旁置香爐一。無他器具。顯出陳舊之狀。其盡頭又爲一過道。仍如前之木壁。移開又爲一密室。如此層層推去。爲無數之密室。蓋宮牆皆爲過道。每一過道。卽有一密室。太后說。明代此等密室。皆爲皇帝特別之用。其中一室太后以之收藏。

各種珍寶。庚子年太后出走。將珍寶皆藏室內。其後自西安歸視之。均未移動。蓋當時乘亂取物之人。均不知有此等密室也。余等既出。回視仍爲一片黑石之牆。絕不見有所謂密室者。其製造可謂巧極矣。太后所以不願居禁中之故。亦因有許多久經封閉之房。其中所藏何物。雖太后亦不知之。太后曰。這些地方。我從來不講。我要常說。人人都覺得有特別的用處。謠言越發多了。余在禁中。見同治妃嬪三人。自同治帝死後。卽住禁中。爲太后治鍼線等事。其學問皆甚好。中有一人名瑜妃。尤爲聰慧。能詩。且解音樂。卽歐美諸國之事。亦皆知之。余甚奇異。彼等非奉太后之命。不離其住處。故余先未見之。但太后回居禁中。則每日須來請安。其住處另成一院落。與他處隔斷。房子甚小。陳設亦簡。伺候者只有宮女及太監數人。彼等與余言。情願長此幽寂。不入繁華之場。亦不與人交接。瑜妃房中書籍甚富。以所作詩示余。大半皆感傷之作。足以見其厭世之心矣。又與余談。甚望開女學堂。教國中女子讀書。因中國婦女。能讀書者甚尠也。勸余在太后前有機會卽建此議。但彼雖贊成西法。而不

願請教會中人爲教習。說教會中人。每於他項功課中。參以教理。非徒無益。反使人增反對學堂之心也。十一月底。太后允許直隸總督袁世凱之請。入京覲見。是日密司卡爾未來。余可以跟隨太后。太后問袁。對於日俄開戰之意見如何。袁奏言。日俄卽開戰。中國不至牽入其中。但戰端旣開。滿洲必蒙其害。太后曰。我知道因爲兩國要在中國地面開仗。中國頂好是嚴守中立。從前中日之戰。已經斃了。應該下一通諭。宣布中立。以免糾葛。又問袁戰事結果如何。何國能勝。袁曰。這很難說。據臣意。日本勝算爲多。太后曰。日本勝。與中國好些。但也說不定。俄國地大人衆。兵也較多。又說及中國情形。太后曰。中國要有戰事。真不得了。我們一點也沒有預備。也沒有海軍。也沒有精兵。毫無可恃。袁曰。現在尙不至於有戰事。太后曰。時局逼迫。教我們不能不發奮改革。但是從那兒做起呢。我狠盼望中國強盛。跟各國一樣。雖然時常有人上變法條陳。我們似乎沒有甚麼進步。袁退下。又召見軍機。太后告以頃所議事。皆同聲答言應急起改革。遂議及國防之事。有一王公言。雖贊成改革。但反對剪髮。

易服。改從西俗。太后極以爲然。曰：棄了我們中國好樣子。改學外國。狠不對的。召對既畢。仍未有所決議。如是接連數日。專議日俄戰事。召見提督將軍等甚多。有全不知朝廷禮制者。兼在太后前。更爲惶悚。時有笑話。奏對之語。亦有極笨者。有一次。太后言及中國缺少海軍。亦無海軍人才。有一武官答曰：中國人比外國多。要說船。中國有江船。有商船。開戰時都可以用。太后怒曰：下去罷。中國人本來多。但是都跟你一樣。毫無用處。此人既去。人人皆笑。太后曰：不要笑。我一點都不覺得好笑。太后見中國軍人。有如此不明事理者。心中甚怒。宮妃中有一人問余。太后聞此人之言。何故動怒。余答曰：他所說的那些船。跟外國戰艦開起仗來。不但無用。而且害事。宮妃聞之皆驚。至十一月底。湖廣總督張之洞到京。召見。太后曰：你是老臣。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日俄開仗。與中國有無關係。只管說你的老主意。不要顧忌。我好預備。張答言：不論戰事結果如何。滿洲商務。必須開放。除此之外。中國不至有所牽涉。太后又言及上次召對之事。張曰：我們維新的時候。長久得狠。要冒昧做去。必至一事無成。

須仔細商量。寬以時日。詳慎定議。且維新亦不可趨於極端。當有限制。十五年前。臣對於一切新政。皆反對之。但今日時局所迫。情勢又變。應改者必須改之。但中國禮俗。決不可棄。惟西法中確與中國有益者。始可從之。其他一切。皆不宜輕變。太后聞之稱善。蓋張之意。與太后正同也。連日召見大臣。皇帝雖在旁。從不出一言。照例太后必問皇帝之意如何。皇帝必答太后所定與己意同。一年中佛教諸節。以臘八日爲最重。俗傳臘八爲如來乞食之日。以乞得之米豆歸而煮粥。與僧徒共食之。故後人於此日。亦煮粥以爲記念。言食臘八粥者。如來卽降以福。宮中亦重此節。僅以米豆煮粥食之。不加配合。其味甚淡。

第十八章

新年將近。余等清理各物。一一取出。點查一過。如畫像陳設等。皆須拭淨。太后先出曆書。擇定十二日最吉。命余等起手清理。各宮妃分派執事。有拭洗佛像者。有換帳帳者。尙有其他各事。派太監爲之。余問太后。應否將各珠寶清拭一過。太后曰。這些

東西只我一人戴。不必拭他。各物清理既畢。太后開一名單。上列預於辭歲典禮者。此與歐洲每歲末日夜半之禮。大概相同。太后又命做新衣以賞宮妃。余等平日穿灰鼠。年終所賞。則爲白狐。新年供神所用之糕點。皆係宮中自做。太后親手先做一塊。以下則宮妃等做之。有一房專備做糕點之用。太監將米粉白糖酵等物拿入。先揉成團。做法與平常饅首略同。蒸之即發高。宮中以此卜各人之年運。何人所做蒸之最高者。即最得神之喜悅。而其人之運氣亦最好。太后所做第一塊。蒸出甚高。余等皆向太后賀喜。太后甚樂。余等每人皆做一糕。蒸出之後。皆不及太后所做之高。余係初做自不能佳。然在宮多年之人。亦無一人做得好者。余頗奇異。其後問一宮妃。彼答曰。我故意做壞。好教太后喜歡。我雖然不能自誇也。可以做得跟太后一樣。但那不是好法子。余等做完。其餘令太監做之。又裝各種乾鮮果碟。上插長青枝。擺列神前。以玻璃盤裝糖果供竈神。相傳臘月二十三日。竈神上天。報告一歲中間各事。至除夕始返。故供糖果者。取其將竈神之嘴粘住。使不能多說話也。是日。余等

皆隨太后入廚。將糖果碟敬陳竈神之前。太后謂管廚者曰：你小心等著罷。竈神上天報你一年偷了幾多東西。要降罰於你。次日太后寫福壽字。以備新年賞賜內外大臣之用。早起余等隨太后入殿。太監已將紙筆備好。有黃紅淡綠各色之紙。太后取一大筆寫之。其後覺累。則命人替寫。寫成。卽以分賞各官。太后自己所寫。尤爲特別恩賞。年終各省督撫進呈貢禮。太后一一過目。有心愛者則提出。其餘皆鎖置庫內。或永不動之。此等貢物之中。有陳設之品。亦有珍寶綢緞衣服等。直隸總督所進。爲一黃緞衣。上以各種貴重珍寶。盤成大牡丹花。其葉則以翡翠製之。光彩奪目。價值之巨。可以想見。惟太沉重。平時不便穿之耳。太后見之大喜。元旦日穿一次。卽藏之。有一次接見外國公使。余言可穿此衣。太后不聽。亦不說出緣故。故除宮中人外。得見此奇異之衣者極少也。兩廣總督所進。係四袋珍珠。每袋有數千粒。大小一樣。光色亦同。若置之歐美市場。不知值價幾許。但太后珍寶太多。珠子尤多。故亦不甚注意。不過說尙好二字而已。皇后及宮妃等所進。大概皆係手製之物。如手巾鞋子。

領子荷包等。余母及余姊妹所進。則爲香水肥皂鏡子等物。皆係從巴黎帶歸者。太后極愛裝飾。故甚喜此等物品。太監宮女。則送糕點。禮物既多。陳列數屋皆滿。余等不能擅移。須俟太后有命。始能動之。宮妃等亦互相送禮。每每有好笑之事。余共收禮物十一二種。卽在其中挑選數種。回送各人。至第二日。余又收人一禮。爲一繡花手巾。余一見卽認得係余送與彼之物。其後彼此談及。此人曰奇怪。我正在心裏想。你怎麼把我送的鞋子。還給我呢。人人皆大笑。於是各人將所收之禮。拿出比較。大半係自己送人者。又皆好笑不已。余等乃共議將各人禮物。置於一處平分之。均甚願意。新年前一禮拜。卽停止召見。將印封置。俟開年啓用。太后既不理事。諸人亦較閒適。太后脾氣亦較平時和悅。至除夕日早晨。太后往各處敬神佛及祖宗。禮畢。卽有客陸續而來。至午時。約有五十人。其中有皇郡主。太后之嗣女也。有醇王福晉。洵濤二貝勒之福晉。恭王福晉。卽皇郡主之姪媳也。有慶王家人。此皆常來宮中者。其餘諸人。則非皇室近支。皆其先世得有封號者。又有滿洲大員之妻女等。爲余前所

未見者。諸客來齊。見太后後。卽分歸各房休息。至下午二鐘。皆齊集殿上。以次序立。由皇后帶領向太后叩頭。此卽前所云之辭歲禮也。叩畢。太后賞余等每人紅緞品金荷包一箇。中裝小銀鏢一錠。名爲押歲。此乃滿洲舊俗。今仍遵行。夜中作樂。通宵達旦。太后集諸人玩骰子。賞余等每人錢少許。多者至二百元。太后曰。你們趕緊都來贏錢。但余等皆不贏。久之。太后覺累。乃停止。太后曰。我贏的錢。都扔在地下。你們都來搶罷。余等欲博太后之笑。皆盡力搶之。至夜半。太監抬一大銅炭盆置房中。內燃板炭。太后取松枝少許置之。余等亦各折一小枝加入。並投以大塊之松香。頃刻滿室生烟。皆取吉祥之意。余等或包餃子。或預備蓮子。以備明日元旦之用。蓋向例元旦不准吃飯也。太后說累了。要歇歇。又曰。我並不睡。故余等在外間。仍談笑如常。過了一會。余等進房。見太后睡正酣。乃皆回房歇息。後聞太后醒。余等捧數盤。如蘋果青果蓮子等。進與太后。蘋果者。取其平安。青果者。取其長青。各有取義。太后受之。對余等說一句吉祥話曰。你們運氣都好。問余等睡覺否。皆答未睡。太后曰。很好。我

到底年紀老了熬不住了。伺候太后梳洗畢。羣向太后拜年。又到各處向皇帝皇后拜年。日間無事。皆隨太后看戲。余甚覺疲乏。倚一柱不覺睡去。忽然驚醒。似口中含有一物。視之。乃一塊糖。余卽食之。走近太后身旁。太后笑向余曰。糖好吃嗎。不要睡了。余從未見太后神情和悅。同余等玩笑如此時者。幾使人忘其爲中國最尊貴嚴厲之太后也。來客亦皆歡暢無拘。至晚戲畢。命太監奏。太后親唱。余等和之。又命太監唱。有唱得極好者。亦有不會唱者。唱不成聲。引衆人皆笑。太后以此爲樂。唯皇帝一人總無笑容。其後在外面遇之。余問皇帝何以悶悶不樂。恆多憂慮。帝但以英語祝余新年佳勝。一笑而去。次日早晨。太后往殿上敬財神。余等亦皆隨叩。如此數日。毫無事做。唯隨太后賭錢爲樂。一日。正玩時。一宮妃忽失聲而哭。說余踏其足指。太后怒。命其走開。罰關室中三天。曰。他不配玩。這點小事。都不能忍耐。正月初十日。爲皇后萬壽之期。余等請示於太后。可送禮否。太后曰。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送。雖如此說。余等必須先向太后稟明。且不能送太好之物。故挑選禮物。甚覺爲難。雖非

上好之物。亦恐爲太后所愛。有時所送物中。或合太后之意。則曰這箇我留下。你再送別的東西。是日禮節。與皇帝萬壽之禮略同。余等遞如意與皇后。向皇后叩頭。皇后本可坐受。但以尊敬太后之故。立而受之。因余等皆太后隨身之人也。皇后無論何時。對於余等。皆執謙下。皇帝皇后皇妃。平日吃飯。皆不同棹。唯萬壽之日。則同棹而食。故一年只有此兩日。係例外。太后派宮妃二人。到皇帝宮中伺候。余派在內。心中甚樂。蓋余欲觀皇帝與皇后在一處時。是何神情也。余至皇后宮。說太后派我來伺候。皇后答曰。狠好。余等卽招呼擺席。安排棹椅。食時非如在太后處之嚴靜。余等在旁。可以談話。或吃點酒菜。坐席之始。皇妃斟酒先奉皇帝。次奉皇后。席終。余等復命。皆知太后派往。不過監視之意。故亦無事可報告也。太后問曰。皇帝神氣。是不是板樣子。余等答曰。是的。正月十五。名爲燈節。夜間懸掛各式之燈。有如鳥獸者。有如花果者。以白紗製成。上加彩繪。有一燈爲龍形。約長十五尺。支以十竿。用太監十人執之。又有一太監。在前執一燈球。取龍戲珠之意。各處音樂齊奏。燈光月色。交相輝

映。又放各種花炮。以夜間露重。有一木屋。可以各處移動。太后及余等坐於內觀之。連放數點鐘不停。夾以鞭炮。極其熱鬧。此夜乃新年之結局也。次日來客皆作別而去。余等仍照平日做事。客去後。太后批評彼等打扮如何。禮數如何。又曰。我喜歡他們這樣。不願意他們清楚宮裏情形。交春爲農事開始之時。皇帝祭先農壇。以祈年穀順成。又親耕藉田。以爲天下之勸。皇后亦親養蠶。蠶子既出。喂以桑葉。日日視之。每日折取新葉。喂四五次。夜間亦有宮妃看守。長大甚速。皇后能預決其吐絲之期。取照日光中。腹如透亮。卽出絲之日將至矣。吐絲時不復食葉。但時時監視之。其絲繞成一繭。欲驗其餘盡否。則取於耳邊搖之。如中有聲。則絲已出盡。卽置熱水中。漸變軟。而其中之蠶立死。以針挑出絲頭。繞線軸上。由此卽可織成綢緞。製爲衣服。又留下數繭。俟其變蛾。卽咬破而出。放厚紙上。生子置陰處。爲來春之種。絲理成束。呈上太后。其事始畢。太后命太監拿出舊絲數束。示余等。乃太后早年所爲。雖隔多年。而顏色如新。皇后養蠶。亦與皇帝親耕之意同。皆以身爲天下勸。使人盡力於本

務也。

第十九章

今年春季甚暖。太后欲移住西苑。但日俄戰端已開。以住於禁中爲宜。太后憂慮。日禱於神前。求神保佑。余等亦隨禱。至二月初。太后以久居禁中。心中甚煩。說無論怎樣。一定搬到西苑去。也可以讓密司卡爾把像畫完。此像已畫近一年矣。初六日。移住西苑。滿眼青綠。花已含苞。心神爲之一爽。太后帶余等遶湖遊觀。興致勃然。太后曰。我們今天好像一羣野獸。從籠裏跑出來一樣。要到頤和園去。越發快活些。召密司卡爾來宮。太后欲觀所畫之像。問曰。幾時可以完工。余答曰。老祖宗要肯多坐點。就畫得快些。太后允。每日下朝後坐五分鐘。又說明只隨便坐坐。不換衣服。讓密司卡爾畫臉。但太后坐了兩天。至第三日。卽推說身上不舒服。余曰。老祖宗要不多坐幾天。密司卡爾不能動工。太后甚怒。然仍耐心坐了幾天。至臉畫完。太后曰。無論他能不能畫成功。我再也不坐了。余不得已。仍替坐以便畫衣服等物。其後太后見

將畫完。亦甚喜。問余是否付錢。及應付若干。余答曰。油畫是密司卡爾的職業。他要
不畫太后的像。就有別處的生意。可以賺錢。他這回跟太后畫像。總覺得錢一定多
的。太后曰。你能穀拿定付錢。他不生氣嗎。康格夫人不生氣嗎。余答曰。歐美各國婦
女。常學一種職業。或習圖畫。或當教習等事。自己賺錢。並不看低。人反是尊重他。太
后聞之。甚覺奇異。曰。密司卡爾的哥哥。怎麼不養他妹妹。余答曰。密司卡爾不願意
教他哥哥養活。他哥哥也有家室。要顧自己。太后曰。人說西方文明。原來風俗是這
樣的。真奇怪。我們中國風俗。凡是父母去世了。做哥哥的就應該養活妹妹。到出嫁
才完了他的責任。中國年輕婦女。要自己一人去謀生。就有人議論。然太后雖如此
說。而對於密司卡爾謝錢事。允與軍機大臣商量。余始放心。二月十二日爲花朝。早
朝後。隨太后至園。有太監拿黃紅綢等。候余等剪之成條。約寬二寸。長三尺。太后取
一條黃綢。一條紅綢。繫於牡丹花上。宮妃宮女太監等。則紛紛取紅綢繫各樹上。滿
園紅綢飛揚。配以宮妃等之華服。往來其間。宛如穿花蛺蝶。當此春光明媚。使人心

神俱怡。繫畢。卽隨太后看戲。所演爲花神慶壽事。相傳每一花樹。卽有一神。樹爲男仙。花爲女仙。凡扮某樹某花之神者。所穿衣服。卽像其形色而製之。如扮荷花仙子。則穿一粉紅綢衫。以像荷花。外套綠綢短衫。以像荷葉。其餘仿此。布景爲山林。四面山石圍繞。石中有洞。洞中出小仙無數。手攜酒樽。此等小仙。爲各種小花。如金銀花。石榴花等。羣仙聚會飲酒。飲畢而歌。佐以絲竹。聲極柔曼。最後有虹自天而降。漸落於山石之上。羣仙跨之。虹復騰起。上升於天。此戲奇麗極矣。十四日。爲余來宮一週年之期。卽一千九百零四年四月二號也。余幾忘之。太后提起。余始憶及。太后曰。你在我這里快活嗎。心裏想不想巴黎。余答曰。在巴黎雖然快活。總趕不上宮裏快活。而且在本國跟親戚朋友聚會。自然比巴黎好些。太后笑曰。恐怕不久。你就在這里厭煩。又想飛過海去了。只有一箇法子。教你出嫁。才能管住你的身子。又曰。你爲甚麼不願意出嫁。是不是怕婆婆。或是有別的緣故。要是怕婆婆。你不要擔心。有我在。誰也不敢欺負你。就是出嫁。也不一定常住在家。依然可以照常住在我這里。去

年初跟你提親的時候。你一定不肯。我叫你再想想。到如今我雖然沒有再提。心裏並沒忘了這事。總想替你選一箇好女婿。余仍照前次回答。言余不願意出嫁。只要太后願意。我總是在宮裏伺候。太后曰。你太固執了。你這心要慢慢變過來。二月半後。密司卡爾畫像極勤。已將完工。太后選一吉時。爲其畫像收工之時。擇定西歷一千九百零四年四月十九號。余告密司卡爾。密司卡爾言來不及。尙須細細修飾。余請太后再展限數日。但太后說四月十九號四點鐘。必須完工。遂不便再說。完工前一禮拜。太后觀所畫之像甚喜。但仍嫌臉上一邊白一邊黑。余解說此乃光綫之故。太后命余傳知密司卡爾。改成一樣。余不得已照傳。密司卡爾與余大爭。然終以太后此意甚堅。乃稍改之。太后忽見畫像下有西字。問寫的什麼。余答係密司卡爾之名。太后曰。我知道外國人做事希奇。但這件事更奇。你看我的像上。寫他的名字。別人看見。將以爲是密司卡爾的像。余答曰。外國畫家。總把他的名字寫在畫的像上。已成習慣了。太后曰。只好由他罷。余見太后雖如此挑剔。心中實甚滿意。密司卡爾

日夜趕畫。故能於太后所選之時畫成。太后請康格夫人及其他外交夫人來宮看像。此次爲私見。故在一小殿內。行禮畢。命余等引進畫像房。太后與諸人作別。命皇后陪客作主人。諸人見像皆稱贊。謂爲平生所僅見。旣而招呼坐席。皇后坐於主位。命余坐於其下。諸人入坐。有一太監來。請皇后傳告來賓。說皇帝身上略不舒服。不能出來。余譯成西語。皇帝實無病。但余等初未憶及之也。客旣行。余等仍照例報告一切。太后問諸人看像。說些什麼。余答皆極稱贊。太后曰。他們自然稱贊。這箇像是外國人畫的。余見太后於此像。不甚喜歡。仍有不滿意之處。密司卡爾費許多工夫。仍不能十分討好。余亦爲之失望。太后又說密司卡爾畫的時候太長久。又責李蓮英不提醒皇帝出見外賓。太后曰。我一想。就派太監去推說有病。他們今天回去。必定猜說。今天何以沒有看見皇帝。余曰。這事已經跟他們說明白了。他們都不大覺得。次日。木匠已將像架做好。太后命余兄對像拍一照。晒出後。太后觀之。說比原像好些。過數日。密司卡爾辭去。酬謝甚豐。除錢之外。又另賞首飾及他物多種。密司

卡爾在宮。余時與之談論。已成良友。一旦別去。頗覺寂寞。太后見余沉默之狀。問余何故。又曰。你的好朋友走了。是不是因爲這箇。余不好答應。是的。因恐說余不忠於太后。且太后亦不願人與洋人太好也。乃答曰。混熟了的人。乍然別去。心裏總有些難受。但不久就會淡了。太后聞之。顏色甚和。曰。我現在心裏狠淡。你要到了我這幾年紀。自然也會跟我一樣。密司卡爾去後一日。太后忽問余曰。密司卡爾跟你談過庚子年拳匪的事嗎。余曰。庚子年我在巴黎。不大清楚。不能叢談。他也總沒有提那年的事。太后曰。我頂恨提那年的事。你知道嗎。我覺得我是頂聰明的人。別人都趕不上。聽見人說英國女主維多利亞的事。又看過翻譯的維多利亞傳。覺得維多利亞在世界上的關係。尚不如我。也不及我有趣。看他一生事業。跟我比較。趕不上我一半。我的事業。尚沒有做完。將來的事情。也沒有人能料得到。說不定我做出希奇的事業來。教洋人吃驚。或者將來所做的事。跟我已經做的全然相反。也未可知。英吉利是世界最強的國。但不是維多利亞一人的力量。他國裏有能人在巴力門。凡

事都商議好了。維多利亞不過簽一箇名字。實在沒有甚麼設施。我呢。中國有四百兆人民。國家的事。全靠我一人裁斷。雖有軍機大臣可以商量。他們也只平常可以說話。到了緊要的時候。就得我一人獨斷。皇帝知道什麼。庚子以前。我的聲名極好。國內無事。做夢都沒有想到。會教拳匪鬧成現在的樣子。我一生只做錯那一件事。我本來可以隨時下上諭。禁止拳匪。端王瀾公二人。極力說拳匪可信。是天上差下來。驅逐洋人的。他們所說洋人。大半是指傳教的。你知道我頂恨耶穌教。聽見他們的話。我當時就不言語。看以後的事。我後來知道端王瀾公做的太過。有一天。端王帶領拳匪頭兒到頤和園。聚集太監。在大殿院子裏查驗。看頭上有沒有十字。拳匪頭兒說。我們看不見。要他才分辨得出來。端王來見我說。查出太監裏頭。有兩人是吃教的。問我怎麼樣辦法。我大怒說。我沒有上諭。你怎麼膽敢把拳民帶進宮來。端王說。這人權力極大。可以殺盡洋人。有諸神保護。不怕鎗炮。又說他已經試驗過。有一箇拳民。用鎗打一個拳民。鎗打中了。並沒有受傷。端王替我出主意。就把查出的

兩個太監送與拳匪頭兒去辦。我答應了。後來聽見這兩箇太監就在園子左近殺了。第二天端王瀾公二人又帶拳匪頭兒進宮。叫太監燒香。以爲不吃洋教的憑據。端王又出主意。教拳匪頭兒天天進宮。教太監的法術。說現在北京城的人差不多都是拳民了。第三天宮裏太監都學拳匪的妝束。我狠覺驚異。他們都穿紅背心。紅包巾。黃褲子。我看見伺候我的人。都把官衣脫下。穿異樣的衣服。心裏狠惱。瀾公又把拳民衣服進呈我一套。那箇時候榮祿做軍機大臣。有病請一月假。我天天派人去看他。一天看的太監回來說。榮祿病好了。雖尙有半月的假。明天就要進宮。我聽見他假期未滿。忽然要進宮。知道他有話要說。我也急想見他。跟他商量。後來榮祿聽見宮裏的事。心裏憂慮。說拳民不中用。都是亂鬧的。他們鼓動百姓殺洋人。恐怕國家要受害。我跟他說。你的話果然是的。現在應該怎麼樣辦。榮祿說。跟端王商量。第二天端王見我說。昨天跟榮祿大爭。現在北京城都成了義和拳。要是我們跟他反對。他就盡殺北京人。連宮裏也不免。又說董福祥已經順了拳民。答應幫助圍攻。

使館。我聽見端王這話。十分焦慮。知道大事已壞。立刻差人叫榮祿。我留端王不走。榮祿顏色憔悴。我告訴他端王的話。他更着急。請我立刻下一上諭。說拳民是一種祕密會黨。百姓不可信從。飭九門提督。將京內拳匪盡行驅逐。端王大怒說。這道上諭一下。拳民必定來宮。殺盡宮裏的人。我聽見端王的話。心想頂好讓他一人去做。端王去後。榮祿說。拳匪必定要鬧出大亂子來。端王喪心病狂。必定去幫助拳匪。圍攻使館。這些義和拳。不過是平常百姓。沒讀過書。他們以爲只有中國這幾個洋人。殺完了就無事。不知道外國如何強大。要把在中國的洋人殺盡了。外國必來報仇。一個洋兵。可以殺一百箇拳民。毫不費事。請我叫聶士成防守使館。我即刻答應。又叫榮祿去見端王瀾公。告訴他們。事情太大。不可攔阻。過了幾天。情形更壞。只榮祿一人反對拳匪。但他一箇人。怎麼敵得過衆人。一天端王瀾公進宮。請我下上諭。叫義和拳先殺使館洋人。再殺盡其餘的洋人。我聽見大怒。不肯下諭。說了半天。端王說。現在就要辦。不能耽誤了。義和拳已經預備明天就攻使館。我忿怒。叫太監趕端

王出去。端王臨去說：你既不肯下諭，我就代你做。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他出去真做了。這上諭一下，以後的事，你知不知道，我也不再講了。端王矯詔害了無數生靈，到後來，他看見拳匪不行，洋兵將要到京，他叫我們都離開京城。太后說至此，不覺傷心而哭。余曰：聽見這些話，心裏難受。太后曰：我以前的事，你不要傷心，但可惜我的聲名，一旦壞了。我一時主意沒有拿定，成了這箇大錯。庚子以前，我像一塊美玉，人人都稱贊我。自從庚子以後，就像玉上有了瑕，一生都不能退。我時時心裏悔恨。我遇事主意拿得極定，只有庚子年誤信端王的話，都是他一人鬧的。三月末，太后在西苑，仍覺不舒，欲移居頤和園。是日天氣極佳，余等隨侍太后坐船而往。及抵園中水門，見紅紫滿園，芬芳馥郁，萬樹桃花，含苞欲放。太后甚爲欣喜，煩惱都忘。即日俄戰事，亦不問矣。

第二十章

余第二年在宮，與第一年大致相同。逢年遇節情形，一如往日。每日早朝後，卽優遊

無事。太后以養花種菜爲樂。親自督課。每菜蔬成熟。則命宮妃以小剪刀收之。太后在旁監視。如高興時。並助余等爲之。又定有賞品。以鼓余等之興。最勤快者卽得賞。故余等皆盡力爭勝。以娛太后之意。兼以得賞。太后又喜養鷄。每宮妃分養數頭。每日須自己喂之。清早。則以所生之蛋送與太后。余之鷄蛋。常比他人爲少。莫明其故。其後太監告余。說曾見一太監。在余之鷄籠內偷蛋。以與其主。其主得蛋多。則太后歡喜。太后最惡人濫費奢華。及不雅潔。一日太后命余開一包裏。余欲將繩剪斷。太后不許。命余解開。余費力半天始解開。太后又命余將帛摺好。同繩放於抽屜內。說要的時候好找。太后時時賞余等錢。又每人與一小簿。凡余等用錢。如買花手巾鞋帶等物。皆須寫於簿上。每月底。太后查看各人之帳。如花費多則罵之。如儉省不濫用。則獎之。故余等在太后訓練之下。皆能練成整潔省儉之習慣。以爲持家之道。余父身體衰憊。請開缺養病。太后不許。再賞假兩個月。余父欲往上海就向來看病之洋醫。太后不以爲然。說我的御醫就好。但余父吃御醫所開之方多種。似覺稍好。而

終纏綿不能全愈。余等又請太后允余父往滬就醫。因洋醫素知余父之體氣也。然太后仍不聽。說你們不要急。中國醫雖然慢。必定治得好的。太后之意。恐余父往滬。余等亦須隨去也。春季爲外國使臣遊園之期。第一日。爲公使參贊隨員等。第二日。爲公使夫人等。此次來者甚少。有數人係初來者。隨日使伊集院夫人來者有五六人。太后甚喜伊集院夫人。稱其文雅。仍照例贈送禮物。其中有一夫人。大約係英國人。狀類儉荒。穿一旅行衣。口袋極多。以手插於袋中。如畏冷然。所戴之帽。亦與衣稱。客既去。太后問余曰。你看見一人穿米袋子衣服嗎。能殼穿這樣的衣服進宮嗎。他是甚麼樣的人。從甚麼地方來。余答曰。使館裏頭的人。我都熟悉。他一定不是使館裏頭的。太后曰。無論他是甚麼人。總是不懂道理。我想歐洲皇宮裏。也決不能穿這樣的衣服。又曰。這些人是不是真心敬重我。我都看得出來。或者他們覺得我不留意。以爲中國人不清楚這些事。所以這些禮節都隨便。我想頂好是定明甚麼時候進見。應該穿甚麼樣的衣服。下請帖的時候。也應該細細斟酌。然這樣辦。我也可以

知道他是不是教會裏的人。別樣事情也可以查出來。有名的洋人到中國來。我願意接見。但平常人。我不願意他們隨便進宮。余曰。可以仿照日本的辦法。下請帖時候。就註明白。太后曰。這法子好。中國可以照辦。凡天氣晴明之時。太后恆遊於廣場。看太監在田中工作。早春時。遷移荷花。先去老根。再以新根種於活土。雖在湖西淺處。而太監則有時須行於深水中。水齊其胸。太后坐於玉帶橋上。監視太監爲之。或至數鐘不定。且時時指點之。約三四日始畢。余等皆須隨侍。兼做太后墊褥之纓。以遣時光。袁世凱又入京。陛見一次。商量國政。袁奏太后。日俄戰爭極爲重要。恐中國首受其禍。太后聞之甚驚。言有一御史請送日本軍糧。我已決意不行。袁力陳此事之不可。余每日仍翻譯洋報中之關於戰事者。一日見其上載有一段。述康有爲行抵新加坡。余以爲趣事。譯出。乃太后聞之大驚。余亦驚訝。不知此事竟動太后之驚也。太后曰。中國現在的苦難。都是這箇人害的。皇帝先前。本是尊信中國制度。遵守祖宗遺法。自從見了康有爲之後。就講維新。又要傳耶穌教。他勸皇帝以兵圍頤和。

園等新政既行。再放我出來。幸虧軍機大臣榮祿等忠心。才破了他的陰謀。我立刻回城。問皇帝這事。皇帝俯首認錯。請我垂簾聽政。我下諭捉拿康黨。雖然拿獲幾人。康有爲已經逃走。後來我就沒有聽見他的踪跡。到今天才知道他到了新加坡。太后既聞此語。亟欲知其現作何事。命余下次閱報。如見有康有爲之事。卽翻譯出來。太后言及此事。又深怒列強之干涉中國犯徒。余雖受太后吩咐。已決意不再提此事。遂漸漸淡忘。有一次到西苑。太后顧視一廣場。謂余等曰。從前此地。本來有一大殿。庚子年燒燬了。不是洋兵放火。是偶然失慎燒的。我本嫌先前的樣子不好。決意重建起來。現在所用的殿。外國人新年朝賀的時候。覺得太窄小了。乃命工部照太后所言。打樣來看。凡宮中殿庭。皆係中國制。此次則稍參以西式。及樣子打來。乃一木型。件件齊備。卽小至窗格殿頂之花。亦無不具。太后詳細批評。說此屋改大。此屋改小。此窗移於彼處。命發下改好。再呈上來。及改好送來。人人皆說比先前好些。太后亦甚滿意。又商量殿名。良久乃定名海宴堂。立時起工。殿內陳設。除寶座外。餘

皆參以西式。太后查看余等自巴黎帶回之傢具及裝飾品目單。商量用何種式樣。最後選定路易十五之式。但各物皆須漆以黃色。簾氈之色亦同。一一選定。余母請於太后。將此各物作爲禮品。太后允之。立卽通知巴黎一店。購運來京。卽余等在巴黎時購傢具之店也。工程完時。傢具亦到。太后查看新殿。仍有不滿意之處。說中國房子。到底比外國房子氣象宏大些。但屋已落成。雖指出錯處。亦不能改矣。至夏季。余閑暇時較多。每日以一鐘助皇帝學習英文。皇帝人極聰明。記性亦好。進步甚速。唯口音不十分佳。不久卽能誦讀本中之短篇故事。默寫亦甚佳。字寫極好。兼習古字花字等。太后觀之亦喜。又曰。我也想學。包管不久就會了。但讀兩課後。卽不耐煩矣。余既助帝學習英文。自有機會與帝談話。一日。皇帝曰。你說勸太后推行新政。我沒有看見甚麼效驗。余言自進宮後。已做多事。卽新做之殿。亦其一端。皇帝聞之。若以此等事皆不足道者。曰。算了罷。到了正經時候。或者有用得着你的地方。言罷。有沉吟不定之狀。又問余父。余言余父病若仍不見好。余等卽須出宮省視。皇帝曰。我

雖然不願意你去。但這自然是正辦。又曰。我知道你出洋多年。自然不能長住在宮裏。你要願意去。我總不阻止。太后允余每月出宮看余父二次。忽一日有一宮女來告余。太后又將爲余定親。余聞之初亦不以爲意。未久。太后謂余曰。我都跟你辦好了。替你選了一箇好女婿。就是某王爺。語罷。似候余開言者。余曰。父親病總不好。我很憂慮。這事請稍緩。太后聞之。大怒曰。你怎麼不知道好歹。余不答。太后亦不再言。余回家時。告知余父。余父仍不願此婚事。說你回宮拜託李蓮英。只有他可以挽回太后的意思。余卽照辦。李蓮英先不答應。說你應該遵照老佛爺的旨意。余言不願出嫁。只願意像現在地位。常在宮裏伺候。李蓮英始允替余盡力設法。自此以後。卽未聞太后提及此事。想李蓮英已在太后前說好矣。自夏而秋。當八月間。園中斫竹。太后命余等在斫下之竹上。刻畫及字。此皆備做棹椅及他種用品之需者。每當下午。太后無事。爲余等講中國史書及詩。每十日考問一次。並有獎賞。以勵余等之進益。亦有小太監受課。考問時。彼等所答之語。有極可笑者。遇太后高興時則笑之。否

則加以責罰。以爲愚蠢不用心之戒。然彼等受打已慣。毫不以此爲恥。轉眼卽忘之。太后七十萬壽之期漸近。皇帝說要大做。太后不許。因日俄戰事未完。恐人說話也。故此大萬壽。與每年不同之處。唯大頒慶典。滿漢內外官吏。或進封。或升級。或加俸。全國臣民。同霑恩惠。太后賞余姊妹以郡主銜。此等封號。唯及宮中之人。且爲太后所特賞。外廷則由皇帝賞之。先擬在禁城辦萬壽。但太后不願。下諭萬壽前三日始移回宮。故禁城及頤和園兩處。皆須裝飾。此時人人皆忙。至十月初大雪。太后興致極高。要在山邊照一像。蓋太后最喜於雪時出遊也。遂傳余兄帶像盒進宮。在雪中拍數像。皆甚佳。初七日。全宮移回禁城。禁中裝飾。非常華麗。在院中搭蓋玻璃棚。以蔽雪。天天演戲。至初十正期。一切儀注。與前無異。萬壽期過。復移住西苑。接信知余父疾甚。又請開缺。太后差一內侍到余家看病。回宮奏陳病況。卽允開缺。前往上海就醫。並命余母同去。但未提及余姊妹二人。余請於太后。欲隨往侍疾。太后先極不願。後見余志甚堅。乃曰。他是你父親。你旣一定要去。就去罷。但可以回來的時候。就

回到我這里來。太后又爲余等做衣服。及他種上路所用之物。余等只得等候。故至十一月半。始克成行。諸事預備皆齊。太后取書選定十三日出行最吉。余等十二日出宮。向太后叩別。謝兩年以來之恩遇。人人皆哭。太后亦哭。又向皇帝皇后叩別。皇帝但與余拉手。以英語祝余平安。宮中之人。見余等去。皆有惜別之意。余等在太后旁侍立良久。太后曰。不要耽閣了。快走罷。多站也沒有益處。至宮門。李蓮英亦來作別。卽上馬車回家。伺候余等之太監。亦隨送至家。見行事均已飭備。次日遂坐火車至天津。已將封海。只剩末次赴滬之船矣。既到上海。余父卽請向來看病之洋醫診視吃藥。余不久卽憶宮中。甚覺惘惘。在上海雖朋友甚多。時請宴會跳舞。而余總不覺其樂。頗有舉目皆非之慨。但望復回至宮。居上海約兩禮拜。太后派一太監來看余等。帶來賞品多件。又賜余父之藥。言自余等去後。皆甚想念。如能回京時。可卽回京。既而余父病差愈。派來之太監。遂請余卽時動身。於是新年甫過。余卽啓身回京。時天津尙未開凍。乃乘船到秦皇島。搭火車入都。太后派太監至車站相接。余立刻

進宮。見太后及以下諸人。皆喜極而泣。余言余父病已較愈。願常在宮中伺候。遂仍接管從前之事。但此來只余一人。母妹皆不在側。殊苦岑寂。太后待余仍極優渥。然余思念母妹。漸覺不安。至二月（即一千九百零五年之三月）余接電知余父病重。命余即刻往滬。余以此電呈太后。太后曰。你父親年紀大了。自然不能像年輕人。容易復原。既有電報來。你可以就去。余乃又與宮中諸人作別。皆說盼望不久仍復回宮。然此次不能如願矣。到上海後。見余父病甚危亟。延至西歷一千九百零五年十二月而逝。余等守制。自不能入宮。在上海又新認識多友。雖在宮兩年。移氣養體。而自幼濡染歐洲社會之習慣。終不能拔去其根也。自遇余夫後。終身之事遂定。余即爲一美國人矣。然余仍時時回憶在宮二年隨侍中國太后之光陰。實余爲閨女時最樂之日也。